

老莊合雋序

數年來士縉百氏其手群書
靡不博洽至語以往下史漆
園吏二書則咸捧而誦之父訓
其子兄勵其弟不指為異端

者何蓋老氏得道者也莊氏出
世者也道得于心語言文字可
以不立即函谷關道德五千言
特不得已而後言爾非真留齒
頰餘論以標雋于人間也莊氏

以出世為事任性逍遙放達自
喜故其言出有而入無大秋毫
而以泰山拘繩尺者誰能讀之雖
然惟不得已而言故其言皆雋而
亦惟不拘繩尺以為言故其雋而

足以化人之拘得此意者可解老
莊之解而神老莊之神於是
顏之曰老莊合雋

雲間眉公仲醢陳繼儒撰

老莊合雋目錄

卷之一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二

駢母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卷之三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四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五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目錄終

新刻眉公陳先生評註老子雋卷之一

雲間

眉公陳繼儒

評註

侗初張 禹

校閱

書林

潭陽蕭鳴盛

繡梓

上經三十七章

老子著五千言將以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常者不變不易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

示天下後無終故謂之常道常道常名不容思議不可見聞不

世蓋非退着言語故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矣名而可名則非

於道冥而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萬物自無而有

獨於已存矣故其發言有爲之匪者未有始之先生天生地名為天地之始

之始以爲既有始之後生人生物名為萬物之母道不外於有

可道之道無之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當其常無也自無而有故
可名之名間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欲於此觀其妙見天地
者五千文始常有欲以觀其微當其常有也復自有而無故此
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欲於此觀其微見萬物之毋
幽也不可見聞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之又玄凡書
不容思議之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中所有曰守雌
曰不爭曰慈儉曰柔弱諸般言言衆妙皆從此有無
出也故曰衆妙之門八十一章大意總括於此所謂
言有宗事

有君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
相和前後相隨天下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如
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相尋

善之道

此老每用
結句一髮
千鈞

而不離也若但知美之爲美但有不美
者在若但知善之爲善便有不善者在

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是以聖人處

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功成而不居如天地之作成萬
物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朕後爲至美至善也夫惟不
居其功則天下莫與爭功

是以不以結句妙奇有味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

上六句於
論上之使
下句歸其
功於聖人
也須看幾
個使字

可欲使心不亂不以賢自誇而使民不爭不好利而
使民心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不自恃而天下自
足也弱其志強其骨不自恃而天下自奮興於治

上為清淨

也常使民無知無欲

不好智故民無知

使夫知者不

無為之治

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雖有知而不敢為則天下

下皆德化

故濟天下於大

古之無事也

治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道本虛而用之常不盈求

淵乎

文辭簡妙

似萬物之宗

淵乎神明之宅萬物皆往資焉而

挫其

李仲達云

銳解其紛

挫其銳解其紛圓鈍以人人

和其光同其

挫銳五句

塵和其光同其塵光而不耀

湛乎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

最是涉世

象帝之先

如是則湛乎如止水之平而存存不息此

居心之法

其心之至微至妙唯無始之始可以名之

此即至仁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不仁之說

芻狗二說

謂天下萬物謂天地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下萬民

結芻以為

謂聖人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浩浩而不知誰之為

狗祭則用

之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天地之間氣化流行生生

之已而棄

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風自虛中

之不首意

愈通此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學道者不在多言能虛

而相忘之

中以應則幾於道矣故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謂

神各不死各神虛中之神也神自虛是謂玄牝也

伊川溪服

也牝虛而不實者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由

此章解不

玄牝形容一虛字

置口

生故玄牝為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若存用之不

天地根也

助勿忘也此章似說養生工夫方仲行曰

老氏之言

天長地久聖人委身如天地超然於不死不生故曰

如此而人

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

水之思者地之委
以爲黃老氣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之旋幸畏
死而求長
生豈不惑
哉
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
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結句好
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不
自私故能成其私天地聖人共
化均也

以上善若
水一句作
自頭下先
言水之善
利不爭見
人當若水
而無與爭
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
於道。天地間上善莫如水。人人處身制行效法於上
善亦莫如水。水之善者爲其利萬物而不爭有
功而不居。居上而
不居下。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
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人能每事盡
善不伐不矜
則去道不遠矣。下文七善字
皆言自卑自下如水之善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執持之使不去也。持
而盈之持之常使盈也。揣而銳

之。不可長保。凡稱量時度皆曰揣銳利也。揣而銳
之謂稱量計較之以求通利也。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金玉滿堂富之極也。富
貴而以自驕乃遺其咎矣。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者魂常附魄魄常檢
如車之載物抱一而不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守氣如嬰兒欲其
柔順而握固也。漘

除玄覽。能無疵乎。漘瑕垢超玄覽欲
其晶瑩無疵也。愛民治國。能無

爲乎。以身爲國以神爲民愛民
治國欲其清淨無爲也。天門開闔。能無離乎。

天門開闔。能無離乎。治國欲其清淨無爲也。
雖而不離。毋輕敵以喪吾之寶也。明白四達。能無知

此是老氏
煉養神之
之術無限
精神最宜
潛玩

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德。明白洞達。欲其覺不歎其昏也。競競抱一。惟恐失之。此章言存神守氣之妙。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世間

道理大都如此。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器室者。實有之利也。而所以受此車器室之用者。乃賴

虛中以為之用耳。此章形容虛中之妙。用可謂奇筆。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腹者。容納之謂。目者。分別黑

此言声色臭味之物。皆能種種為言。惟聖人方能涉

而不聞。

物而不物於物。日遊於紛華波蕩之中。而心不為之動。故去分別而取容納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

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

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

天下。夫人不知貴愛其身。而欲以天下奉其身。是以寵辱而驚。得失而有患。此皆不知貴愛其身也。

善貴愛其身者。雖以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吾之身。如此。朕後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音博之不得。名

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

夷希微三字。分解釋混。沌道理極精極玄。

此皆稱贊
善士之德
其見為儀
容莫可名
狀歸結在
不欲盈三
字

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章明道
之至妙至妙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詰
不可名不可象道之希微本如是也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若夫執古之道以御今
之有能知古始則是有
可執有可御有古有今有有有始非其至矣是
曰道紀言其有可紀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
強為之容此章形容有道之士曰善為士曰與今若
深不可識曰強為之容語似不平
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水將釋敦今其
若樸曠今其若谷渾今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與今若冬涉川為之難也猶今

也渙若水將釋通解也敦今其若樸內美也曠今其
若谷寬深也渾今其若濁和光也濁而能清安而能
生清其體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

新成

若此者其中常虛而不溢是以常敝而不新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

老子之學本在虛靜致虛之極守

靜之篤此天地之心萬物之根故
於此可以觀其復復者虛靜之謂坤之
動陽之始君子養氣之時也常者道也

此是歸根
復命之學
不知常故
凶知常則
不殆乃知
復之時義
大矣哉

不識不知
乃是太上
境界故大
信不約也
如祖盟約
誓分明是
信不足故
也
老子以仁
義等名皆
因衰亂而
復有豈知
仁義忠孝
出于真性
此老子之
家所以不
齒於吾儒
傷今思古
憤世之詞

太上知有之。太上知有之諸家解曰下天下也

次悔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言。無毀無譽

則親之譽之畏之以至悔之。民功成事遂。百姓皆曰。

我自然。不思上古之時功成矣事遂矣百姓日用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老子以上古無事為道德以中古多

其本也。又曰大道為公。純朴無偽。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忠臣孝子皆生於衰亂之世。絕無而僅有。故得名

也。此老子處衰周之時

傷今思古憤世之詞

也
此章言去
文返朴可
以為治政
老氏清淨
之教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

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

絕學無憂。道不在聞見絕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

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唯阿皆諾也。人皆曰善。勝於惡。不知善之與惡。猶唯

之與阿。相去無多也。不若併其善惡之名而忘之。

老子馬經

泊今其未
兆二語此
是抱一守
真之道目
與世俗不
同一見解

嬰兒之未孩。乘乘今若無所歸。世俗可畏之事荒忽

是未兆未萌也獨守其未萌之天真如嬰兒也
孩稍長也乘乘無所歸胸中無定不着迹也 衆人

皆有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沌愚人之心渾然

而無 倍人昭昭我獨若昏倍人察察我獨悶悶
知也 澹兮

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澹兮若大海之茫茫颺然若飄風之無定也 衆人

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衆人

熙熙衆人皆有餘倍人昭昭倍人察察我獨異於此
等而求歸於大道之本也母者道也道生萬物求食於母獨歸命於吾之所生

也此所謂知我者希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

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

林季仲云
求食於母
知反本矣

此又言無
而能有中
有一段精

真不可博
滅處

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孔盛也盛德之容與道周旋道

之爲物其執不可見其理則
參前蓋至虛而至實者也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

甫之狀哉以此
閱歷也甫父同男子之美稱衆父者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

屬於衆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甫之
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甫哉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天道虧盈

而益謙消息盈虛自朕之理是以聖人抱虛一以式
於天下功名長久而天下讓德讓功者自不爭耳古

此間有多
少不平處
惟聖人能
平其不平
其實抱一
工夫只在
不自見等
語盡之

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天全而生之聖人全而歸之說盡了又提起前面一句作如此歸結真是奇筆莊子稱之曰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希言自朕

希言少言也不矜不伐任其道之自朕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

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希言自朕一句作一篇大主腦挈道德校失得者凡夫之是非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之道盈不可久壯則衰也天地且不能久而况於人乎富貴難保驕矜易敗亦由是也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

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者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得亦得失亦得同於德而不違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不繫信不

足有餘信

此須信得及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不能信道則道亦不信於

我也故莊子稱之曰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

足不着地曰跛跛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相着也跨則不

可以行道者懦弱謙下空虚不有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

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也

若自見自是自伐自矜酒食之餘棄行之贅疣有道者不處也亦猶

跛者之不立跨者之不行可得於道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此言道生天生地生

八其初一
混沌而已
故曰有物
混成先天
地生釋天
以四大為
地水火風
與此解不
同
用字用句
自是異端
隔別鼓舞
成文耳
有輜重方
可行遠萬
乘之君何
可自失其
重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朕此章形容一道字人知王之為大而不
道道之妙曰自朕道之名曰大曰逝曰遠
曰反總謂之道王之大亦大於道而已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物重者在下輕者在上重者
萬籟無聲矣今靜則三軍沉輕者浮是重為輕根夜靜則
不譁矣是靜為躁君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
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以君子終日行常如輕重
根也雖有榮觀聲色貨利超然安處不
為之動也是君子之特重而主靜也如何萬乘之

此見至誠
能動物在
聖人只自
藏其明而
提要妙之
道耳

周南池云
知雄守雌

王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况於萬乘之
而可以身天下蓋重以輔吾之輕而靜以君吾之躁
輕則失其輔而躁則失其主矣前後君子相照應
善行無敝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總
善不善兼收乃是道纔有分別便不
是道襲重也明而又明猶言大明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等句正老
氏謹甲之
學反為偽
道學者開
一便門

一云有為
便是多事
順其無事
而無容心
焉而天下
治矣
如此下語
非唯是其

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武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

長故大制不割道未散則為樸已散則為器天地萬物皆器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官天

割以道制物自然而解不待遊刃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

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曰泰應上為字執字奢非奢修泰非驕泰言其

欲得之心勝謂神繩可以智力取謂天下可以謀詐

鼓舞之筆
亦申言其
甚不可之
意

天下事多
以剛果致
敗故老氏
道用柔

為必欲得之而反失之者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
齋曰此章結得甚奇絕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與玄
之又玄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

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

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其事好還

言迭為勝負循環之理未有勝而不復者也果者決
於自守恐而不放之意勿依違也何也物壯則老驕

矜之過則喪敗隨之已止也謂死敗滅亡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

以用兵為佳者不祥之人以不祥之人行

此章言用
兵皆出於

不得已足
聖賢之威
德湯武之
用心取天
下第一義
也

道為無名
之模能為

不祥之事故。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
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
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君子居則尚左。而兵事則尚右。左陽右陰。吉
事陽而凶事陰。兵喪皆凶。故尚陰而居右也。是以偏
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上將軍為用
兵之上故居
右居上將軍之勢出入皆用喪禮見古
古人用兵不得已雖勝亦不美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

君臣為王
故用臣與
賓二字出
來

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
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名可名
非常名

故曰道無常名。無名之樸。即道也。道無名。亦無形。不
知者視之。為小矣。然萬物之所歸也。侯王之所賓也。
其露降而自均。天地之和氣。道之所為也。朴散則為
器。器則有名。一生二。二生三。三無窮已也。體道者不知
所止。則窮高極幽。危而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

於江海也。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
江海萬物皆往資焉不匱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自知
自勝

知足不失其所。皆死而不亡之道。虛齋曰。死而
亡者壽。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証自悟可也。

如堯舜禹
湯文武周
孔雖死至
今知之是
得死而不
亡之道

此就萬物以觀道之可小可大處與前天地不自生生故能長生意同

道為天下所往而其實純無色臭味何其用之廣乃爾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以濡弱謙下恬澹無為即是道故曰道常無欲可名於小矣又曰朴雖小言其不自大也不自大則無限功業皆從此生推此章章皆狀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聲音曰腹凡外物之可欲者可以誘過客而使之留若夫道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食之無味非樂與餌之可比而用之自不窮所謂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言道之用廣也道之出言

猶曰道之為言也

老氏一生專用此術後人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誠千古術宗不泯矣

鎮字與守字相應故正天下惟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人事之有張弛猶道之有專直翕開也此教人以涉世之機所處之事所與之人所伐之國所事之君皆不可直遂誠以主之權以行之也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魚脫於淵則死人而失其所據則危器不可以示人國之利器以示人則人懷覬覦之心無施而不利道固然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鑠之以無名之樸天下紛紛我獨安安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也道者不欲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以靜待譁以治待亂以逸待勞此不欲二字侯王之至寶豈但治國策取天下可也

上經畢

蘇人即之
再思此
或凡一主

[illegible]

下經四十四章

此皆言上古之純朴
末世之虛偽愈趨愈
下非爲仁義禮之本
如是也皆情世之詞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
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

老子以太古之純朴無爲爲道德以中世之制度品節爲仁義以末世之繁文虛飾

爲禮故以道德爲至以仁義爲僞以禮爲強世強之而不從則攘臂而仍之仍就也奮而就之驅而納之

也於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虛火盛而實意衰
故曰禮者忠信之

薄而亂
之首

前識者道之肇。開愚之始。

聞見博則知益廣
故曰前識者道之

有之忠信華而愚之始皆指衰周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

學禮何也

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蓋仁義者行道立

義之發用禮以忠信為質而惟至誠為能前邪何惡於禮而何病於前識邪老子生於周末見子產之博

物季札之多聞孔子之多能蓋信子之學禮皆當世之所尚故憤疾而為此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

此個一字即是在玄札子思子所謂不貳西銘所謂無極是也

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

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琅琅如玉落落如石

道也道者懦弱謙致一於賤一於下一於自卑道之本也本立則積而口高天地鬼神川谷萬物侯王皆

以謙而益以盈而損致至也故其至也數車無車自有而數至於無謙之意也玉石堅確而不能柔弱謙

之反也容成氏日除日無歲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反復也靜則正動則反氣化循環無往不復道之發用本如是變動不居也強不生于強而生於弱

動不生于動而生於靜以強為體以弱為用靜無而動有故有無相生即強弱相須動靜相循之意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方希詡曰道無離合

老子下經下經

一五

聞有迷悟
故有上士
中士下士
之辯建言
古之立言
者老子引
為証惟是
若昧若退
道埋一生
受用不盡

大笑之

老子之道柔弱謙退鈍汚辱昧然不笑
退退然常不如潔淨皆下士之所笑也

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

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

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

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不笑不足以為道道常無名也善貸且成貸與也常

為人常與人善貸也無棄物無棄人善成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萬物自無而有陰陽相合冲氣為和學道者體此冲和之氣柔順謙卑自能成其

損乃得益
強梁者不
得其死此
真千古格
言

高貴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

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有生於無益生於損也損益之

理人有以此設教者亦我義教之也今復何言曰強梁者不得死吾將以此言教天下為天下之教父也

教父立教之首世之所尊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矣柔順謙退為而不有無為也無為而無不為是以無有入於無間空虛無物之地皆道之所入至無

而至此見無為之有益也無為之益誰則知之

無為受益
其道只是
用柔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

知足知止
兩言結局
最好

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名與
貨外物無益於身，死名死利，雖所死不同，其於亡身則一也。身也，名也，貨也，果孰得而孰亡哉？是以貴知也。

運用數箇
若字文法
峭刻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勝寒，靜勝熱，是譬喻大意與各章相似。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有道，雖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走馬，何為却之以糞？

除潔清使臨御之前，一物無有至治之象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無道。

此以罪禍
啓示人當

則戎馬生於郊，財貨滿前矣。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

知足者

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知足不欲餘者常有餘。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不出戶，封

窺牖，星辰若貫，是何故以埋數知之也？若待足迹所臨耳，目所及，猶以管窺天，用錐指地，能幾何哉？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

為學與為道異，為學則聞見博而知益明，道不在於見聞，放黜聰明，墮肢體，去智與故，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為，無不為矣。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

聖人以民
心為已心

其善信皆
因乎民真
能示民如
子

此慨世人
出生入死
而示以攝
生之道

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亦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
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
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聖人視民如子賢愚皆愛善不
善兼收慄慄不分別之意是以
太古之世百姓戴聖人
而君之聖人皆子之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
之死地者六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
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
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凡出於生則入於死矣牛之類不一死之類不一
凡民之求生動而入於死地者亦不一也何者以

道生養萬
物而不有
其功聖人
生成萬民
而不自為
德

其貪生故求生而得死也徒類也十有三言多也生
生之厚凡富貴利達肥甘五色奉養皆是至德者貪
獸不能賊刀兵不能害是何故以其無死地蓋知道
者必達於理明於理不以物害已非謂其薄之也言
察於安危謹於禍
福莫之能害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朽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言道之長養萬物其功
大矣然生而不有焉而
不恃長而不宰莫之命而常自然聖人之
治天下亦然一有自矜之心則非道矣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

修煉家知
子守母認
精氣神為
三宝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萬物自無而有必有始之者是其母也既得其母以知吾

之氣之精之神皆從此生也既知子之所從生則綿綿若存子母相抱而不離復守其母也

兌開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其終身不救見小

日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

常兌口也門者牝牡之門閉其兌塞其門用之不勤

所以守其母也見小曰明內視之謂明也守柔曰強自勝之謂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復歸其明藏心於淵神不外也襲承襲也常者道也

在我矣此章為養生而言

使我介於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此言謹畏謙和則為道驕矜傲

世實爭趨
隱徑都邑

雖使我介然之頃能知此道能行此道則其施為之際尚兢兢謹畏而不敢為道不可為也

平常道理
而失之可
與中庸人
之為道而
遠人章泰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不矜不伐濡弱

謙下此為大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外雖銜飾而內實空虛也除糞除潔靜也

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故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資財有餘此如盜賊自誇其所有豈得謂之道哉民之好徑亦由是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善建者不拔立德之

遠也善抱者不脫守道之固也百姓尸親之社稷之沒世不怠猶之子孫祭祀不輟也

修其身其德乃具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

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

以下修身
等項總是
善建善抱
道理

天下之狀哉以此

故修之身而其德真矣不但家之

廣其流愈遠故以我之身觀彼之身以我之家觀彼之家以至鄉國天下莫不皆朕吾何以知天下之同

朕哉以心之同道之同也

合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嗔不嗟和之至也

赤子也以下皆言赤子精氣未散真元強固比於

之至和之至斯之謂道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

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也道者常明常覺明能益生心能使氣祥生於不自生強生於不自大也以終赤子之意所以貴於赤

周南池云

人能知握固之道則

可比德於赤子矣

老氏以玄同為貴

以無事取

天下一句

是一章大

胡文定云我無為四

乎者何也蓋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止也謂死也此章亦主養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故為天下貴

道以不知不言為貴知與言皆非道也下文皆言墮體黜聰之意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狀

哉

奇正二句是客以無事取天下句是以此天下多主吾何以知無事之可以取天下哉思諱而民彌貧人多利藪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

何真是千古不朽至論

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以道之不貴多事以多事之亂道以亂道之不足以為天下也何以言之國之有忌諱有法令民之有利器有技巧本以為治而貧且多盜反以滋亂則多事之為害而無事之可貴也明矣忌諱多禁也

樂記治世之音安以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讜讜禍今福所

樂其政和

倚福今禍所伏悶悶政教不明之貌而其民反醇察察善惡分明也而其民反讜以此知

怨以怒其

禍福之機倚伏勢果無常也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

民勞即此

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

察察見奇

劇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正者常也奇者變也民之迷於奇正昧於善妖已非一日

蓄取儉嗇之義儉可以治國儉可以長生

是以聖人方也廉也直而光也雖務為正善狀而不割不劇不肆不耀則不徵其察察也道無繫着執之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

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

久視之道此章之意似專為養生而發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早復不遠復也嗇則返本還元

纔嗇便復也嗇之又嗇復之又復積之又積是謂重

積德積之厚則外物不能勝而身安國治可以長久

又得其母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久生於世則能視死則瞑矣以此知人之元神宜嗇宜復宜積不宜盡用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言

其易於治也緊要在下一句

以道蒞天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治十國若烹小鮮清靜之化簡易無爲也以此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言百姓歸誠不爲姦也所以朕者由聖人亦以至誠感之也君臣上下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上以德感下下以德報上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爲下凡大國之人宜自處於卑下以合天下之交爲天下之牝牝常以靜而勝牡則靜也者大國之所以下人也非

此是示人以卑下取勝非專爲大國小國言也

但大國小國亦然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

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

所欲故上者宜爲下大國以卑下而取小國小國亦以卑下而反取大國大國之事

小國欲舍容以兼畜人小國之事太國欲巽順以入人兩人者各以下而得其所欲故凡治人事天修身體道長生久視大有所爲者皆宜以下爲本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善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入之不善何棄之有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不善

人皆不能外也今夫美言亦爲人之所售尊行亦爲人之所稱不善人人亦不棄矧於道而可不貴邪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

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害以免

歷叙教者之可貴不如此道之尤貴老子立言皆以道爲貴亦千古至言

邪故為天下貴。

故立天子至尊也。置三公至貴也。拱璧以前驅馬朝聘之礼尤貴者也。然

不如坐進此道為可貴耳。古人所以貴此道者何也。道可以進善可以改過善與不善皆必由之故為天下貴。老子所貴道亦曰濡弱謙下知常守柔凡言道者皆是。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為無為。簡也。事

無事易也。味無味澹也。大必以小謙也。多必以少廉也。報怨必以德厚也。五者盛德之事也。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

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

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圖

於易以難視易也。為大於細以大視細也。蓋天下大且難者常生於易而起於細。是以聖人慎之始焉。輕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兩句千古確言

此言聖人

致慎於幾

先故能不

敗乃事欲

不飲以下

得無為自

狀之道

諾終必寡信。始焉多易後必多難。皆以忽而致敗。此章合於聖人之知幾。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

於索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

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

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朕。而

不敢為。欲不欲以不欲為欲也。學不學以不學為學也。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復之。此所

謂學不學也。此章周慎。警覺使躁人視之惕朕。

老子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莊子亦云民之種二好亂罪在於好智其意本此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將以愚之不可使知之也渾淪質朴與之同歸於無事耳不以智治國清靜無為將以愚之也是上愚字與物反矣以不智治以無為為是與物反也

江海不擇細流王者不却眾庶兩句千古至言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本下

揭出三寶而未獨說慈之一邊舉一可以知二也

衆流所歸聖人能下民故為百姓所歸不重不以為難勝也不害不以為患苦也此章專言不爭用三是以字層層起伏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譏諷

常語也以下乃老子即常語而推解之大字在當時為助語辭老子以為驕矜誇大之稱下文勇廣為人先是也細者謙卑自小之意下文慈儉不敢先是也夫惟誇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自小矣然則大與

不大固賢不肖之分也慈儉所包者廣在行師則不嗜殺人恩信素孚與士卒同苦樂慈於衆慈於敵也故能戰勝守固天之以慈儉報之也用

重在善用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戰勝者不與善用人

人者爲之下
下一句故
下只言用
人之方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善爲士者不武君子無所爭也善勝戰者不與不交鋒也用人之力得其死力也天道不爭而自勝太古之世無甲兵而自安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用兵之事聞之有道者之言爲客敵

加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也重於進而輕於退退舍以避之也是謂行而無行攘而無臂仍而無敵執而無

此借輕敵

兵不戰而屈人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指人民故

喪寶爲食

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元祐者身之寶身者人之寶土地人民國之寶食於敵則亡其

戒

國食於名則亡其身食於敵則亡其神彼神亡而身隨之身亡而國隨之故出兵則以表禮行之戰勝則以喪禮

處之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老子之道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深爲根以約爲紀建之以常無有

莫知也八
須自覓一
真我耳

王之以太一淡朕獨與神明居此所以言有宗事有君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而人不易知也然其外之濡弱卑下淺易無能人皆以爲不足知不足行故終無

知者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惟知道者少此道之所以

可貴也然而聖人被褐懷玉終不示人以可知之形
非秘之而不使人知也道可道非常道侯上士之自
悟耳

造語極奇
玩之有味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道已知而
似不知者

上也不知而自以為知者病也夫惟以人之
病為已病則知而常若不知矣是以不病 聖人不

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者何也正以其知
而若不知也故曰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此

章文最奇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

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天下有亡生趨死之道是大威也不畏
則人畏矣無狹其所居而侈大之無厭

俠其所居
厭其所生
皆墮惡趣
大焉可畏

其所生而妄作之狹其所居則亡其居厭其所生則
趨死之道也大威至矣夫惟安居而不厭其生是以
安身而不厭其道聖人真知而不銜愛身而不矜故
去彼之狹且厭而取已之所安也此章亦為自強自
伐者而言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狀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不度安危不量禍福勇往爭先此勇於敢
也勇於敢則輕死之道死名死利皆是也

察於安危謹於禍福深沉審固如十鈞弩此勇於不
敢也天之所惡在勇於敢勇於敢雖善亦必有後患
是以聖人猶難之天道恢恢如網然雖甚疎漏
而無遺失先勇於爭先者天未有不欲害之也

此言勇敢
爭先名人
世之所憎
取天道之
所忌

秦李斯劾
二世嚴刑
峻法卒被
顯誅亦其
証也

此獨慨求
生厚者非
所以貴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
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刑愈多而
犯者愈衆多殺何為益福善禍淫天之司殺也吾而
好殺是代司殺者殺也夫代司殺者殺鮮有不自傷
者矣嚴延年之母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吁可畏哉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
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
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多取而得饑多智而難治求生而得
死此皆有心於為也唯無心而任其自
然者勝此章論三事以求一事作結

人歆出死
而人生則
不宜堅強
而宜柔弱
老氏之言
深得其宗

此是蒲招
損謙受益
的道理老

子一生以
弱能勝強
柔能勝剛
虛謙受益
玄微之論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
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此章及言物理
以見道在柔弱而學道唯柔弱之為貴
列子曰木強則折其字疑作折字看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盈虧而益謙

猶弓之張而必弛也於高者抑之卑下者舉之人之

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

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

柔弱勝乎
剛強亦是

治國平天
下之道

聖人云三
字自佳

此老氏勸

人當修大
德不立結
大怨故孔
子云以直

賢

而人則不然欲以天下之不足而奉已之有餘失
天意矣唯有道者乃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是以聖
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雖有至賢之行而不
欲以自見此爲道者日損必至於損之又損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

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

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王正言若反此章明白簡易柔勝剛弱勝強似反一

知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人有怨於我而我必

而不責於人左契今之合同文字是也此契在我則

報怨

於人盛德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之至也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以計較爲心

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人之繩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

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

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王氏安石

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

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翫天

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綱其惡蕩然復

此老子因
戰國紛爭
而思上古
淳朴之俗
欲復見之
也觀其所
言亦有自
用之意

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以太古之不可行也願
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
為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

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此以天道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發明聖道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

只一不爭

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此書之意

華承有華承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曰：道隱於榮華。

大抵以不

純德之人深潛謹默。何用辯乎？好辯者則非純德矣。

爭為主故

道不在多聞。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鵠若而穀食。

以此語結

焉。用積乎？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不積

之

而自是無藏。故有餘也。是何也？天之道不言所利而

白不見其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下經畢

老子雋一卷終

20511

MLV 1953

鑄眉公陳先生評選老莊合雋內篇卷之一

雲間眉公 陳繼儒評選

句容賓王 張 榜叅校

潭陽傲帚 蕭鳴盛繡梓

逍遙遊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
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

陳眉公曰
此段只是

形容胸中

廣大之樂

却設此聲

喻蓋謂人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

老莊人口脛

卷一

乙

之所見者
小故有世
俗紛紛之
爭若知天
地之外有
如許世界
自視其身
亦太倉一
粒耳

下一怒字奇。垂天之雲垂猶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諸者志怪者也。海運海動也。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其六月息者也。

以六月息謂徙而南必歇在半歲至天池而息一說。息即造化之氣息，與以息相吹息同。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氣息而徙去。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野馬者遊氣如野馬馳也。塵埃者氣翳鬱似塵也。

矣也。言此皆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即鵬之所憑以飛者。夫人仰視其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濛濛然爾。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

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言鵬鳩所見之小坳堂，堂上坳淺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蓋之類，置其間則膠柱矣。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

在下，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獨而

水之積也
不厚將下
句風之喻
也此六句
皆明鵬之
所以高飛
者以翼天
故耳

之在子集

螭蟬也學

後乃今將圖南

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北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

鵬學飛之

言飛之高也莫之夭闕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

鵬與學鳩笑之曰

小鳩也此

條學一

段謂淺見

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

之人局量

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槍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

狹小不知

尺之高耳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奚適莽

世界之大

以奚用也言奚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地

也

蒼者三殫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

莽蒼三句

者三月聚糧

莽蒼者一望之地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然果實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

以今之行

往則必隔宿春糧米而去非可三殫之二蟲

有遠有近

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

則所食有

何知

多或少亦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如人見有

結上一段生下一段

小大則既

志趣亦有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朝菌大芝也慕生兒日則死

遠近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彭祖姓篋

楚之南

名鏗在商

有冥靈者

為守藏史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在周為柱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

下史

乃今以久

壽

特聞衆人匹之

至未言物有大小

有無適非逍遙也若以小羨大短美修此乃衆人以

情欲累性

所以可悲

又突起引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湯問以證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

小大之辨

走一節

老莊人自集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

此段只是前段又繼說一個證據言

向來湯曾問棘，卽此事也。棘人名，自窮髮之北，搏扶至彼，且奚適也。皆湯問棘之辭，窮髮不毛也。

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

適南冥也。

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圖南且謀適南冥也。言謀爲南

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

斥鴳笑之曰。鵲音晏。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斥小

斥澤之鵲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卽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宮，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言此三等

人各以其

所能爲自足其自視

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猶以爲笑且舉世

亦如斥鴳之類宋榮

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

子見之大者舉世毀

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

言道理只如此彼其於世未數

譽而不加勸沮言不

數然也。

數音朔雖然，猶有未樹也。

言宋榮子猶未有大有大

以爲意也蓋彼知本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泠然飄然也。形容其飄然之貌旬有五

心爲重外物爲輕則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言視修身以求福者不足言矣

豈肯汲汲然以世俗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謂免乎人之行非風則不可若夫乘

爲事數數汲汲也

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

六氣乃陰陽風雨晦

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寓言之意託之齊諧而不

明之六氣
無已無功
無名皆言
無迹也

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試更質之其人者也朱榮子
則是矣然未得為逍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
為逍遙也直至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
風者亦未得為逍遙也

許由字仲

武顯川陽

城人隱於

箕山

張僞物曰

充兼善由

獨善迹則

異矣而逍

遙一也

方仲珩曰此篇乃直述體大小二字是眼目鯢鵬
大者學鴻斥鴳小者文字一頭一盞一清奇崛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仍用把火時雨既降仍用

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而我

自見其不足故以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請致天下尹主也致天下言許由曰子治

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

方仲珩曰

庖人宰割

烹然消神

之譬也尸

祝真漠不

動神完之

譬也

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音焦鵲音焦巢於溪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偃鼠潛伏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

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鷦鷯偃鼠許由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歸休乎君言

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

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

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乃寓言耳往而不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

不食以下
言其神妙也

言其心無
見識猶龍
鑒然故不
知此語而
以為誑也

遷眇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音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藐姑射山名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言其神妙也狂與誰同蓋以言為欺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音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時是也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遊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其無

一段言神為無不
人無為無為也

一段言神
人無入不
自得

四子或以
為許由
缺王倪被
衣也

卽孰以明
物各有宜

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塵垢粃糠緒餘也謂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乎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

下焉。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冠宋人以此為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

惠子。惠子性惠名施為梁相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匏之種我

樹之成而實五石

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也

以盛水漿其堅不

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呬然大

也。呬音

吾為其無所用而剖之

瓢可謂瓢者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

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剖中分之也。瓢半瓠也。莊

瓠落猶廓落也。淺而大貌。呬然虛大貌。拊擊碎也。莊

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

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

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龜坼也。洴澼打洗也。統絮也。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絮，數世以此為業，族

衆也。聚衆人而謀也。有此不龜手藥，故冬月利戰而

困以敗越。言客善用非若宋人之不善用也。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

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樽浮水之壺也。

以壺繫膜乃可浮水。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為浮江之壺。蓬心猶茅塞其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

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

即樗以明物貴善用

狸往跳梁
死於網罟

不能無為
而以為知

巧殺身之
譬螯牛至

大不能抗
鼠道遙無

為全其形
生之譬

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

見狸狌乎？生狌卑身而伏，以候敖遊者。東西跳梁，不

避高下，中於機辟。音關，猶於死於罔罟。今夫螯牛，來

音二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螯牛

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

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彿乎無

為其側道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

可用，安所困苦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

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後

人世有禍，則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維，無所用於

世而禍害皆不及之，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

困苦哉

鄒臣云：逍遙遊乃莊子著書立言之本旨。全部中

無非此意，而未段借惠子之難明白說破。

魏中雪云：匏喻象虛，槁喻象靜。人心本體元來虛

靜，惠子知有用之小用而不知無用之大用，宜其

有駭於莊子之言也。

齊物論

此篇以天為骨，以因是為主，以喪我為因，是

之原，以生夢死覺為喪我之原，以未始有無

為生夢覺死之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噓，息也。嗒焉似喪其耦。

通篇血脉
在喪我二字

音榘，解體耦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為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

槁木無生
 意死灰心
 不起也
 之隱凡者
 言今日先
 生之隱凡
 非若前人
 見人之隱
 凡也
 萬寂萬木
 之寂也
 廖長風聲
 畏佳者偉
 萃也林木
 搖動貌
 上言萬寂
 此但以二
 樹之大者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凡
 者非昔之隱凡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今者吾喪我無我
 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也道子綦
 曰夫大塊也天地
 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則萬寂
 怒呬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隤也長音
 圖之竅穴以木竅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
 者似汚者激者風聲
 謫者叱者吸者謔者笑者
 咬者則者唱于而隨者唱喁也輕重相
 冷風則小和

言之其形
 有不相同
 調調刁刁
 皆林木爲
 風所搖動
 之形前曰
 獨不聞後
 曰獨不見
 文字有開
 鎖
 耶
 飄風疾風也則大和厲風濟風文大於飄風則衆竅
 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
 竅是已人籟則比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
 同萬物之有聲而使其自然已也感其自取怒者其誰
 耶

方孟旋云此篇長體本以齊物論爲主却借風起
 後始入題四大柱入結中多顛倒行散之語人籟
 地籟有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似
 鼻似口一段便合是非淆亂意人籟則比竹是已
 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
 句斷送了怒者其誰造化所使耳

大知閒閒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春

李少文云
 此下摹寫

名莊合編

人心變態
與上風木

交其覺也形開

間開廣博貌間間有別也大言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

形聲曰此句內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

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

與接為構日以心

說世間有此兩神人

關縵者

縵緩不切也

害者

音教語存

密者

思前筆後也

小恐惱

有理智事

端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

誚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

滿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

厭緘厭沒于欲也

以言其老洩也

老而愈洩也

論者既說

上四句了

却就人身

發明自其

寐也至復

陽也形容

世俗之下

心不得日

日以心閉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

內役其心如戰問然小恐事之小大恐事之大者憂

衰樂慮歎變態

不動貌

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

與接為構

以言其老洩也

老而愈洩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

哀樂慮歎變態

十二字又

溪思遠若失若疑故曰縵縵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

襟中的酌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

心愛勞日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

此考人身雖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

日夜相代乎

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如氣之蒸

菌日夜相

代以下言

造物之所

為難在面

前而人不

可見欲人

於此着意

檢點也以

下又就人

身發明一

段言雖是

有情無形

還須於有

與為親

其錯認

○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莫見所

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

此論之若近而可親而所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寔不

知之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誰與獨親而私喜

汝皆說之乎其有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十二字又

溪思遠若失若疑故曰縵縵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

襟中的酌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

心愛勞日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

此考人身雖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

日夜相代乎

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如氣之蒸

菌日夜相

代以下言

造物之所

為難在面

前而人不

可見欲人

於此着意

檢點也以

下又就人

身發明一

段言雖是

有情無形

還須於有

與為親

其錯認

○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莫見所

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

此論之若近而可親而所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寔不

知之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誰與獨親而私喜

汝皆說之乎其有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十二字又

溪思遠若失若疑故曰縵縵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

襟中的酌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

心愛勞日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

此考人身雖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

日夜相代乎

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如氣之蒸

菌日夜相

代以下言

造物之所

為難在面

前而人不

可見欲人

於此着意

檢點也以

下又就人

身發明一

段言雖是

有情無形

還須於有

與為親

其錯認

○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莫見所

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

此論之若近而可親而所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寔不

知之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誰與獨親而私喜

汝皆說之乎其有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十二字又

溪思遠若失若疑故曰縵縵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

襟中的酌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

心愛勞日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

此考人身雖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

日夜相代乎

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如氣之蒸

菌日夜相

代以下言

造物之所

為難在面

前而人不

可見欲人

於此着意

檢點也以

下又就人

身發明一

段言雖是

有情無形

還須於有

與為親

其錯認

○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莫見所

形上體貌
得真

老芒昧也
無見識貌

足以相治乎。其邇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
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
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
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奮然疲役而不知其
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
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
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汝皆說之乎言六根之中汝皆
手搔則手為頭之役目望足行則足為目之役役者
臣妾也不足以相治乎足鼻口互相為用以役之者
為君受役者為臣自體之君臣既不可定名則心者
一身之主宜以為君心又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

陳眉公云
大意謂人

心不可強
立是非定
非莫若問
是因是與
在以明

則造物為真君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寔處然見得與
見不得所謂真君者初何加損乎其形化者從衰得
白從自得老也形衰而神
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愚謂此段辨成
心非真心最當

蓋凡是非之橫主者皆起於成心之不化夫其成心
立是非定之不能化者皆其師心而自信者也人人師其成心則
非莫若問安能相下故曰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矣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是因是與自取言其有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
所見之也

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

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此師心自信各是其
是奚必一等賢智知古

人代謝而心自取精於造物者有之即愚者亦有之
蓋愚者心地不明偏多固執已見如此是非安得不

生既是有非而目謂吾無成心是昔至越而目謂今方適也其誰信之是非原無師心者強以爲有是以無爲有也既以無爲有惑心已成雖聖人復出出於汝亦不能解他人又柰汝何哉夫言非吹也吹猶言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

其所言者

特未定謂

汝雖有此

論所

言其于汝

由生

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

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往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

有真的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何此是非小成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

王聖俞云
因之一字
老莊之要
旨故下文
累言以應
之

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勝以是其所非而則至言隱矣而後有儒墨相非之論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

此句極難

曰彼出於是

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

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

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

偶對也是
非相尋及
覆無窮故
謂之環惟

涉空得中

慨然無

遊

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足之

聖人所以不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之為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無窮是

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

此段言是非

非我非我

指非指馬

非馬此蓋

是就彼意

折彼意天

地物物不

可相非則

是非何足

亦此蓋言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有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

世間無是

非只緣有

彼我則有

是非終不

成天地亦

可以彼我

分乎此蓋

警物論之

不可不齊

舉蓬

庭同與樞

柱厲與西施

恢晚

詭情

決惟道

適為

一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也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有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紛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庭樞而楹縱厲醜而西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慨悵懣懣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其分也成其成也毀也凡物無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不用爲用
總是一字

徂公賦等
正不知其
同之聲因
衆徂之喜
怒爲增減
徂畢竟不
知其同非
因而何
曰通一又
曰兩行由
一故兩

成與毀復通爲一。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萬

諸庸。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我之所謂成而

者不滯于一方。故忽然而自忘。而寄當庸也者。用也用

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

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

三。何朝三。曰徂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朝三升暮

徂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徂皆悅。名實未虧而

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

天均。均同也。無物不然。是之謂兩行。幾盡也。至理盡

無物不同。故曰同。是之謂兩行。于自得也。走者

此篇王意
以無非是
齊處齊是
非

言人世是
非之爭到
了皆歸之
空也

因而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
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即一也。達者之於
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
者。無以異矣。亦同衆徂。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
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者之是非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自無物。不可以

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

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其次以爲有物。是無極之太極也。

其大儀也。兩儀雖分。然覆載異職。各隨是。非之彰也。道

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

既說成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虧其道而溺於
 之理却以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矣
 鼓琴喻之故曰果有成就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
 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
 操之則一鼓之則一曲自操之則一曲自操之則一曲自操之則一曲自
 有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不起則亦無有
 物我之同
 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
 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
 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
 故以堅白之昧終堅石白馬之辨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綸緒

異也

也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謂
 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載事也末年晚也言從
 玄調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而明之故智盡虛窮
 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賴其盛故能
 久不爾早困也甚是三子自以殊於衆人欲使同已
 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
 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
 成亦成也若是而可不成物與我無成也夫三子欲
 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
 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
 之恢悅懽惟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
 不失其所是則已不明於物而萬物之用矣物皆
 日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僂奇之異
 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爲結亦是文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

大段謂無
我則無物
可齊意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爲是

字生來言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

乎不類乎若不執一已之見終類於不類易地而看

則見類與不類是皆相類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始太極也未始

始有夫未始有始此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

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生必自無而

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之生必自無而

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

之上層也當初本無個有不時無個有亦無個無

忽然有個無則必是生出一個有如此推明其意蓋

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

後有是非大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

意不過如此俄而有無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

無也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

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吾所

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吾所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

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

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

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使學者忘

秋毫一段

總發明自

無而有一

句既自無

而有將到

何時而止

須還歸甚

麼處去只

合還歸無

的處去欲

還無的處

有何法門

只一因是

而已故復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窮吾結一句無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通焉國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泰山勝子彭祖以至大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為一也

此論至道在不言不辨

夫道未始有言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眡也請言其

周李侯云此言以明滑稽之耀

眡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非無定主也只為人心之私立個是字有是便有

滑稽之耀

界了故曰為是而有眡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

至其耀而無

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

之故終之

理義事宜終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

以葆光是

分別者分析而辨別也並逐曰競對辨曰爭眡而判

也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辯故分也

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聖人知其如此故不

是非之表而何有眡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為至

言纔到分別處便是胸中見得不透徹故曰分也者

有不分也辨也曰何也又發個何聖人懷之衆人辯

者有不辨也之問聖人懷之衆人辯

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於此卷而

則必辨而明之以相誇示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

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

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

既說大道五句下句又再解一轉五者皆以有為傷當此以國學方此愈近彼愈遠

老莊

故各物而辨則胸中見得透自無言說無仁之迹而後為大仁
偏尚之累不以煦煦為恩也。嫌滿也大廉則無自滿之意。枝害
去矣。也不收害於人。自不見其用勇之迹也。道不可以指
名。若昭昭然分別名相。便非大道矣。言而形諸辨。則
必有不及辨處。常愛則繫於一邊。不成仁也。廉而至
於皎皎。自索則矯激。好名非真廉也。勇而見於伎。則
血氣用事。不成勇也。總之。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此
者。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此
是一篇大關鍵。莊子之言。以天下為個。孰知不言之
是字。有字壞了。欲入冥於不知。故云云。

辨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方即眇也。
理之所會也。此天理注不滿。酌不竭。無終無始。故昔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膺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
昔者看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

引証也。但文義不相蒙。諸家解亦牽強。註釋可玩。
故何也。宗膺胥敖。三國名。寓言耳。不釋。然者往來於心。必欲伐之也。舜曰。夫三子
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
萬物皆照。而兄德之進乎日者乎。蓬艾之間。謂彼之
福小之地。未能向化。而我必欲伐之。不肯釋然。則物
我亦對立矣。矣。十日並出。亦寓言。只是十方並照之意。
此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兄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
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警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宜
之。不辨者。照之以天也。十日之說。即
莫若以明之。譬也以明者葆光也。

一篇只不知便是神。觀王倪三問而三不知。皆去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之言。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之言。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意

此段以人鳥獸之宜處味色之非正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云云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涇寢則腰疾偏死。鱸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鳴鴉者鼠。四者孰知正味。後徧徧。雌麋與鹿交。鮪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徒。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民體知安佚為正處而鮪猴不然。口知芻豢為正味而螂蛆不然。目知好色為正色而魚鳥麋鹿不然。各有知。人物相反。惡乎知正處。正味。正色哉。仁義是非。樊然殽亂。何以異。

末言至人無知任天。下之自然。故馳萬物而不窮。

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無死生也。

此論生死。一夢覺。

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至人固不知利害乎。齧缺疑至人應有知也。至人神矣。神者不可知之謂至人不起識見。不生分別。一切世故解脫都盡。其居藐射無處之處。吸風飲露。無味之味。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女。無色之色。無春夏焚不能熱。無秋冬涸不能寒。無晦明風雷變不能驚。元神獨露。縱橫自在。不受變滅。故能乘雲氣。騎日月而游四海之外。雖死生尚無所變。而况利害之端乎。故止其所不知。則神矣。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長梧封人
名丘孟浪
向音漫瀾
無所趣舍
之謂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

陳眉公云
此因至人
又談聖人
之間只就
此貶刺聖
門

無。就。違。無。不。足。故。無。喜。求。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着。定。也。兩。夫。子。俱。指。孔。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

也。何。如。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試。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

黃。帝。之。所。聽。熒。言。雖。使。黃。帝。聽。之。亦。加。熒。惑。太。早。計。者。見。少。而。自。多。之。意。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鴉。炙。得。於。彈。而。彈。非。鴉。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此。皆。太。早。計。也。妄。說。妄。聽。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寔。說。十

分真寔

聽也。奚。矧。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滑。以。隸。

張賓王云
前面就因
是上發到
以是上蘊

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

處却又把
前頭死生
無變乎已

惡死之非弱而不知歸者邪。奚何如也。有日月一晝

一句就發
明文法奇

脗合者言至理混然為一也。滑汨汨也。滑昏昧也。人

言愚菴無知貌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

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所人

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個是

字故曰以是相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溺喪者

弱年去其鄉也久留他鄉忘其

故因悅生惡死者亦猶是也。麗之姬。父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滄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

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知夫死者不悔其死之斬生乎？

麗姬晉獻公姬得於麗戎之國艾麗戎地名封人之子守封疆人之女也

葛屺瞻云

始者去戎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共食而後以始之泣為悔生寄死歸得還造化則作受用

觀於麗姬

又安知夫死而有知不

一生之內

悔其始者斬生之誤耶

情變若此

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當此之日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夢

則不知彼

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

兄夫死生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之變惡能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相知哉下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又言飲酒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哭泣竟夢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之間變幻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若此夢中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占夢之說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曲盡人情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是非不必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深辯意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張賓王云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此一段又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從以是相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蘊生來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老莊公集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

無竟者畢
竟于無若
曰無物之
境尚有無
在非所云
天倪也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
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
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
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而亦無辯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黠開不明
貌待彼二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
天鈞自然之分也是非然否彼我無辨故和之以自

此萬諸無
竟之譬也
無竟則不
但無聲又
且無影絕
是無待意

然之分是非之辨為化聲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
化服也相待者相對敵也曼衍舊作游衍不如陳作
無窮之變能如此和之因之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
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并與義理忘之矣年忘則
死一條義忘則不可一貫而振動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
特操與罔兩影外薄影也行止坐卧隨形而動故曰無特操言不自主也景曰吾有

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夫影本無情安知有待謂

影待形而然邪則影所待之形又吾待蛇蚺螭翼邪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蛇蚺腹下齟齬可以行

不飛附着在身且不自知况形影原相離者蛇不附不行螭不翼
而行止坐起自然而然吾且惡乎待哉昔者莊周

此見物化不可不齊方仲衍曰莊周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莊周蝴蝶即神不可知之喻也

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景待形之所待者非形是以莊周蝴蝶物我俱化栩栩遽遽覺夢如一也栩栩輕喜貌喻曉也適志快意也遽遽惶恐貌分辨也人情以夢為疑以覺為真莊周即以覺為疑以夢為真夢中為蝶栩栩快志但知為蝶不復知為周矣俄遽然覺則依原是周矣覺便起疑疑便生辨若周夢蝶若蝶夢周物我疑矣周還自周蝶還自蝶物我辨矣故覺之遽不知夢之栩栩覺之有分不知夢之自喻覺之知周不如夢之不知周覺之與夢孰真孰疑孰苦孰樂噫其寐醒之際邪其去來之間邪萬物變化其理無窮非人想所能知識故曰此之謂物化

方仲珩云莊子前篇為逍遙遊而結以惠子謂已之言明已之能逍遙也次篇為齊物論而結以夢蝶之自喻明已之能齊物論也物論之應本乎忘已忘已則彼我不立是非兩行而物論自齊矣南郭之喪耦莊周之物化皆其忘已也此其首尾相照處

養生主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也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此言順理者無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涯際也盡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無盡之思何時而止亦危殆已下句又言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卷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為善三句正是養生

再言殆所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為善二句即駢拇篇所謂

之學

即賈子所謂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

上不敢為仁義之操。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

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督者迫也。即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緣順也。經常

也。一云督中也。郭子玄云。緣督以為經者。順中以為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事事無不可者。夫養生非求過

分盡全理盡年而已矣。

陳眉公云。此篇用意精深。下語鍛鍊。迺莊子極得意文。亦其透悟自抽。盡處非淺淺可窺。

庖丁謂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

林之舞。迺中經首之會。手之所觸。七動也。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倚之勢。用力時足

立自有步武。以身就牛。則膝微踣曲。此四句盡出一個宰牛底人。素然嚮然。騞然皆用刀聲。却以奏刀二

此段牛喻性命之理。乃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無為則生。不傷順牛。軀之理而

不用力。則刀不虧。

字安在中間。文法也。中音。謂聲合音節。文惠君曰。謹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亦形其中音節意。

舍哉。技益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

後。未嘗見全牛也。既通牛理。又合節音。所好者非技也。直寄道於技。所見無非牛。未見

其理。問也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問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

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以神遇。不以目視。固與理

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依其奏理。不橫截也。批。大郤者。骨肉交際之處。批之。今郤也。道。大窾者。節解窾空。就導令殊也。骨

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肯綮

始臣之解牛。四句喻如學道時。人問世務。看破不透。只見擺脫。不關到工夫。純熟後。見事各有理。順應全不費力。

十九年則歷陽七人解數千牛則應世變多刀若新發者操本不去也雖然一轉語言事到盤錯亦必動心忍性防檢少煉恐有虞矣驚神多矣

結法奇

脛骨肉相着處大輒大骨也我之爲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骨肉相着之間况大骨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亦若親發於硎彼節者間而刀亦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亦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盤結處吾見其難爲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舍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良庖之與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遲速其於傷刀則一也庖丁者刀

不妄加未嘗經微礙故十九年而刀若新硎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謀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逸豫自得拭刀而發之以刀可養故知養可養矣

張賓王云視止行遲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猶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爲不得已而後退藏於密也

王聖俞云承上文養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

刀之言蓋

人與右師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以如此邪人刖

非獨則不

邪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

能虛本是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空中一有

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

見者亦人之樊也

之非人使之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雖是人做
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
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焉乎樊中神雖旺

不害也

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
其飲啄之難也若養之於樊籠中飲啄雖飽
雉之精神終是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害也意蓋謂
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

陳眉公曰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莊子之學

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

本於老子

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

此處先把

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

老子貶剥

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

便是為貶

我於老子亦無所私

子張本道

而况他人

乎

遁天之刑

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

弟子謂秦失於老

秦失也

秦失也

秦失也

秦失也

秦失也

秦失也

秦失也

秦失也

秦失也

則薪者有窮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
未嘗見其盡不知其紀極也只是無盡之說卽此可
以了死生之說矣

人間世

陶周望總論曰養生主洞生理之至要矣又
歸諸無生人間世悉涉世之至隱矣又歸諸
無用能爲之而能不爲
此其莊生之本旨與

此童總是
仲尼誠顏
回救衛亂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其年壯其
行獨者言
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
輕民之生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

之蕉然調輕民如草芥也如往
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

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

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治國去之即
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之意亂國就之往而救之也謂如人之醫必
遇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
我欲以所聞於夫子者告衛君曰思其法則而知
改悔庶幾圖可安也若汝也汝叔此而往將爲彼所
戮而已謂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
不可住也

不救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
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則在我心已

雜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
言汝且憧憧多端胸中擾亂徒自苦耳何能救人
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

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古之至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人苟存於我者未定

則彼之所行雖為暴

我方自苦何暇及他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

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

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纔有求名之心則在

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曰名曰智皆不可以

盡行行之且德厚信伋扛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

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胎

為人菑

菑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寔有此德信而未曉彼人之性氣我

張賓王云
而目將焚
之數語極
一時流遁
之狀

雖無心與人爭此名聞而未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有其美也術與述同菑人者西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汝今此去殆且為人所菑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

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闔其捷而目將焚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

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彼若悅賢惡不肖又何用我而別有所求惟其

不知賢則安知汝為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衛

君既不召汝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輕

身而爭欲求勝汝到此時為其所困則目將營營然

眩惑且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

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之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

引龍逢比
干修身拊
民君猶排
擠之不欲
令臣有勝
君之名况
與暴人爭
名乎

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
救火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為惡
愈無窮極所謂順始無窮若始以不信厚言必死於
暴人之前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而
深言於暴人之前必其為暴人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

下偪拊撫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

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取叢枝胥敖禹攻有扈

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

求名實者也龍逢比干皆修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
桀紂不愛民是以下而拂上也所以是
殺偪拊愛養意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其
所以取討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寔也而獨不

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實

也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雖然若必有以

也嘗試以語我來來助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

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克孔楊采色不定常人之

所不逮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

之德不成而况於大德乎雖然又設一轉言汝之欲
往必有所以以用也端而

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龜勉而謹終
如始也陽為克孔楊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克滿其
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
喜怒不常也常人不欲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
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案服汝心
以快其意故容與其心日漸小德也言汝等人名之

又設為類
子之答分
作天為徒
人為徒古
為徒三截
文法妙

曰小德且不能
成况能大德乎
將執而不化
外合而內不訾
其庸詎
可乎
執而不化者
固執而不能回也
若如此則外將
我在內無所警
病使備止
於如此詎能自以為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
上比內直者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者
知天子之與已
皆天之所子
而獨與已言
斬平而人
不善之邪
若然者
人謂之童子
是之謂與天為徒
內
者內以此理自守
其肩寔也
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
皆天之所生
則皆出於自然
豈敢以已言自私
欲人
善其是者
不善其非者
若無此自私之心
則其
渾渾若童子
然而與天合矣
故曰與天為徒
外曲
者與人之為徒也
擊蹠曲拳
人臣之禮也
人皆為之

此師心即
齊物論隨
其成心師

吾敢不為邪
為人臣之所為者
人亦無疵焉
是之謂
與人為徒
外曲者
外盡擊蹠曲拳之禮
人人皆為之
故曰與
成而上比者
與古為徒
其言雖教
謫之實也
人為徒
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
若然者
雖直不為病
是之謂與
古為徒
若是則可乎
成者
自己之成就也
比合也
以
當面陳說
是非有似教誨
可譴謫處
然實言皆古有
非出已臆也
如此則寄直於古
人人聽之
亦不以為
謫與古為徒者
言其說與古人合也
若
是則可者
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
惡惡
可太多
政法而不謀
雖固亦無罪
雖然止是耳矣
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
仲尼言猶未可政事也
法方法也
謂汝所言事

之之說

目方法太多終是不安穩謀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為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

大抵仲尼語回只從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已心內討

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俾天也

如心裡不

不宜顏回曰回

虛被他牽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

去便是坐

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

馳只一已

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

之志以道

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集虛心中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空淨不徇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耳目不起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心知一以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不得已之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道處之自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然化人如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不得行之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步無翼之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飛神明合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德玄聖為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徒矣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有心而為之者誠未

易也以有為為易則與禪天之意不相入未見其宜

也若一志者謂去異端而任獨也遺耳目去心意而

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也唯道集虛者虛其心

則至道基於不壞也未始得寔自回者未使心齋故

有其身也得使未始有回者

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

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

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之場當

於實而止也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

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

下之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

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行

有翼有知
之喻言必
有其具乃
能其事今

無至虛之
宅無由有
化物之寔
也

以坐馳二
字反說坐
忘

則易欲行則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則不
傷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
然之報細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
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智者矣二句乃喻下

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瞻彼閼者音
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虛室生白喻心也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
馳謂彼密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
明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所由萃吉祥福下止字
是處處止則虛虛則明若我纔用心而不能自止則
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

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
夫惟使耳目內通而無聞無見外於心知而無思無慮則聰明

几遽或謂
欽藏於內知識不櫻於外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是

然無考畢
竟寓言

德不及聖
人為散

仲尼告葉
公使齊免

惠之道陳
眉公按此

世正言處
世難在喜

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組也伏戲義几遽之所行終
而况散焉者乎上既說了却結說了以是萬物之化
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如此伏戲几遽以
此行而終其身何况其下尋常散佚之人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
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王使諸梁甚重
所求也甚敬而不急者恐直空報其敬而肯急應其
怒二字言求也事無大小有不言以成為權者此仲尼之所曾
語為之階告諸梁也

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

致意焉

有德者能
之以上皆
述孔子之
語

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

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爲歡不成

成而後無患哉。惟德者能之。

則怒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

矣。成敗任之於彼而莫足患心者唯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憾。爨無

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

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

我來。饌儉薄而肉執飲水者誠憂事之過非美食之爲是也。我方受命未曾定理會事已成此病萬

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此段曲是
正當說話

亨仲珩曰

只知其不

可一句嫌

慨明達談

笑有餘非

哀諷之謂

也其自决

如此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

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

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也。有事其心者哀樂不易

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大戒

却是正當說話。大戒者大法也。事親而盡其孝則東

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爲之。此心纔

王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既

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不可奈何

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爲人臣者固有所不得

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

丘請以下
又轉一轉
說盡人世
情狀上言
臣子義命
以解其兩
愚之愛此
教以為使
之道只是
寃說
請言者古
有此書舉
以為證

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信如符驗之類交近在本國則一見符信便相靡順。交遠在外國則必以言語盡其情。方可濟事。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溢過。當也。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也。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疑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以罪皆因其奉使以此為戒。傳其常情三句。言難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自全也。

此段又教
以事當慙
巧闢力如
今戲闢之
類陽喜也
陰惡也其
始不過喜
而相邀其
率至於怒
而相擊蓋
其戲太甚
則多有過
常用
巧處
以禮飲酒
者始乎治
常率乎亂
泰至則多
奇樂

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率乎陰泰至則多奇巧。始以巧闢力如今戲闢之類。陽喜也。陰惡也。其始不過喜而相邀其率。至於怒而相擊。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常用巧處。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率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率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招飲皆以禮治初筵秩秩時也。亂再號再吹時也。蓋飲酒過當則樂多異常。或成爭競也。奇異也。泰至過當也。凡事亦然。有言人世他事亦莫不然。諒信也。始相與未嘗不相信。至後乃鄙詐生焉。是皆始焉。苟簡從事。則其終遂成一件大事。不可收拾。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音陰氣息肅然。於并生心厲。尅核太至。則

以上皆言

世情或曰

好成惡故

率引說至

此又引古

書之言就

於奉使結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

也孰知其為終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

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獸死不

擇音言懼死之獸聲音又何所擇警忿設巧言之人

繞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服簡擇氣息蕭然者

怒也怒氣既起則很戾之心并生我既如此則其應

我者以我之舛核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

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

知其然矣又何暇計其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

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可不慎與令君命也無遷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無

勸成者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

欲其成也益求多也過度即過常也若是謀事必危

故曰殆事人之相好初非一日可成必須交久乃可

一言不相授一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

日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

况使以傳兩君之命所以尤當慎也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子若乘物理之

子之道

顏闔傳太

子之道

太子而問於遷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

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顏闔

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遽伯玉曰：舍哉問乎？戒若欲救止之，則禍必先及我。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正汝身者，言上理會起就隨順也。和調和也。外為恭敬，雖然之二隨順之行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者有患就不欲人，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雖然一之二者和與就也。隨順而與之為一，則是就而人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一味依阿，澁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揚已之能，彰人之過，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嬰兒無町畦，無崖是形。

善誘有過之儲以人於無過之地者法當如是彼且與三字即順字意

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嬰兒無町畦，無崖是形。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無疵無過。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逾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輶盛溺，適有蛟虻僕綠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

此下又設三譬喻以爲諷喻自好諫諍於暴人之前者之戒

此見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

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螳螂怒臂喻小才自矜以當

匠不夢樂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

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

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

生視行不輟何邪。曲轅山名。櫟木名。社中何此櫟木

也。絜之以十圍之也。百圍大也。十

仞高也。枝可爲舟則其可知矣。厭

觀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曰已矣。勿言之矣。

不庄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

太極文木

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楠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

玩櫟此夢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

若憾而液也。立木爲柱。故曰樹也。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

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方爲用者也。夫狙梨橘柚

果蔽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

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狙梨橘果蔽之屬。惟以文

木可食。故實熟時非剝即辱。大小之枝盡爲摧折。是

以才能可用。自苦其生者也。故壽不終而中道夭。

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迺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

有此大木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物莫不若是。言豈惟木哉。凡物莫不

然。即予之求無用久矣。然而為人。睥睨者。數幾。須於死。乃今幸汝匠石能明之。以吾無用。為全其大。用若有用。則必見伐。而天矣。匠石雖人。懷維社樹。皆天地間一物。何獨以物相訊。故曰。若與予。皆物也。汝雖有用。亦幾死之散人。又焉知予無用不死之散木哉。匹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

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

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

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診占也。趣志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客者。猶言汝開口勿言也。彼指木也。其所

此段喻悼朴之人自全不顧人吹噓獎借或得吝言亦寄焉耳豈以為榮哉

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非托社以求全也。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已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邪。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社之義譽之。相去遠矣。蓋托社求全。是或一義也。但標直不為是耳。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

將比其所籟。大焉有異者。言其人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隱。籟亦能比之。故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

曰。隱將比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

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樑俯而

視其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

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

子綦論商丘不材木與荆氏三材木

陳眉公云先言大木以不才終

其天年大
言荆氏楸
栢桑以才
為之患此
三段皆言
處世之難
若求以自
見於世必
招禍患故
以此喻之
而實以神
人以不才
為才以不
祥為祥其
於無用之
用深矣

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始
而疑其有異。異處繼而俯仰熟視之。始知其不然。軸
解不實也。根如輪軸解散也。以舌砥之。則毒而爛。人
之口以鼻嗅之。則嗅而看人如醉。此木惟其不材。所
以能全其生。至於如此。大古神人所以能全其生者。
亦以此不材而已。故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圖四圖。求高明之麗
者。斬之。七圖八圖。貴人富商之家。求棹傍者。斬之。故
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荆氏地
名楸栢
桑三者可用木也。宜地氣所宜。杙。取狙猴之杙也。麗
屋棟也。高名大家也。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
伐。或三圖四圖而見伐。或七圖八圖而見伐。故解之
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

支離疏以
無用得全

張賓王云
上二段既

以木喻此
又以人喻

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所痔病者。不可
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為大祥也。解古巫祝書名。解之中有曰牛白
顙者。豚顙而鼻高者。與人之有痔
病者。皆不可以之往祭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
之人皆知。以為不祥。棄而別選。而不知惟其不祥。所
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
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

支離疏者。願隱於膺。膺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繯。足以糊口。鼓篋播精。足以食

十人。支離身軀無收拾貌。疏其名也。願。下而至臍。其
身曲也。會撮。會合其髮而撮其髻也。自願。下至
兩髀為脅。只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挫鍼。縫衣也。治繯
浣衣也。以此足為糊口之計。鼓篋。以筮飯米也。播。去

其世而得精米故曰足
以食十人言其速也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

間上有役大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

受三鍾與十束薪攘臂於其間選擇不及已也大役

既以殘疾得免又以殘疾得粟
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

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夫役既不受賜則受

之支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又况支離其德者
者以無用為大用有不能免世而自全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說聖門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

用也

陳眉公云全生一時之福而不知載世亂及身終

身之禍而不知避臨人以德則未詎冥手道盡地

而趨則未能減其迹迷陽言自晦其明無傷吾生

全之行卻曲言退身曲全無傷吾可行之足木火

桂漆之可伐皆不知身
隱求名招禍者之譬
張侗初云此篇首以孔顏問答繼以子高顏闔之
喻其論守身行義應物審幾以處人間世之道備

矣而復繼以櫟社商丘支離之說者莊周大意見當
時禍亂畢竟不可措手縱使做得好不如不做為局
耳故未及以接
輿之歌結之

德克符

德克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
遺其形骸也○補註德克符者言德克於內
自然徵驗於外非形骸所能為損益非知所
能為隱顯觀篇中所述足可知矣

王貽保宗
字始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
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敎坐
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敎無形而心成者
邪是何人也

常季孔子弟中分魯者言魯人從夫子
者半從貽者半也立不敎與弟子立而

無所敎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從之者皆空虛
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克然有得豈固有不言之敎
能使人感而
自化成者耶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

耳丘將以為師而兄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

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

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

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

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

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

常季因言
物化而異

常季因反
問其用心
何如仲尼
以心之不
變者答之
死生亦大
矣此五字
乃莊子中
一大條貫

其有異故
又開而伸
尼告之物
視其所一
數句便是
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

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
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
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夫子指王駘直溪而未往言我欲往見特尚未及耳

此以松栢
比舜以舜
比王

奚假豈特也王勝也庸常也言如此猶勝於先生則
與常人亦遠矣審明也無假實也明乎直實無偽之
理而不與外物同遷也萬物變化皆受命於我是執
其宗也化即異也根宗即同也視喪其足猶土之自
遺墜而不知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常季疑彼
之脩已不過以其知覺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常
心耳眾人皆有之物何
為獨尊之哉最尊之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
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
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正應上從
游多意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
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
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
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為物事乎

仲尼言彼

守宗之心定心也故止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
止衆止惟舜獨正以正其所生兼以正衆人之所生
也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徵
驗也保始之驗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
故以一勇士而雄入於九陣之軍將求名而能守此
一信者且能不變於死生若此况守宗正性之人以
無形司有形而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而府萬物寓
形於六骸懸象於耳目豈不能一生死命物化一其
智之所知而冥之而心固未嘗死者乎登升也假至
也言彼不待擇日而自登道崖而人自從之彼何嘗

申徒嘉安命

方仲珩云

申徒嘉安

命而忘兀

德克於內

者無戚於

外也子產

於位而鄙

元心狗乎

外者不明

乎內也

以人之從不從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

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

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

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我出子止羞與則足者并其明日又質而問之欲

使不并已子齊執政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

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也先生之門二句言此論德

之處非計位也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笑其於說

在位欲處物先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

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

言若是亦過乎鑑明則塵垢不止一段言其事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

自反邪子產若是一段言其若是形踐不自顧省而

以補形殘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

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

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

中者命也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亡者衆也默然

老莊子傳

知遇自以為應死者少也羿古之善射者

游羿彀中
莫非中地
設有不中
幸免耳人
處世間莫
非憂患二
句得免患
亦幸耳

弓矢所及焉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羿也自不遺
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矣雖張毅之
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
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
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也及至不免則自恨其
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
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
動靜趨舍性情知能與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
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
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笑吾不全足者衆矣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而有斯笑也
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王之
洗我以善邪拂然而怒者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
知命也廢然而反者見至人之知命遺
形故廢向者之命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洗
我以善者言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
吾與夫

未言彼已
俱忘物我
變化何喜
怒之可動
形骸之可
索

叔山無趾
善全

方仲珩云
尊足性也
二字下得
奇此章莊
子借孔子

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
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覺
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
未嘗知吾兀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
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子
無乃稱者已悟
則歌其多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患者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
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

以為言或抑或揚皆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踵見繼見也子不謹前三句言不愼重於

寓言也死前今以犯則悔無及矣不知務猶云不曉事蓋仲尼生為一條以謹為重無趾以謹為輕也今吾猶有尊足存縱則不可不為一足未足虧其德吾是以務去於重任自生也自覆一貫即齊自載何等自然吾始以夫子為能任其自然安知夫

物篇可乎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不可不乎

不可之意

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詼。尺叔切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

一等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

覺前非。賓賓恭敬貌。詼詭幻恠。只言好名而已。為已桎梏者。言名為已之累也。蓋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為非有。老聃曰。胡不宜使被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無趾以為天令使然不可解也

仲尼與宋公論哀駝它才德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駝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當利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

袁公問彼
是何人能
使人存而
見任去而
見思若此
孔子設喻
以對明其
使人愛者
之有本

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
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惡人形醜不倡常和言其無所作爲
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分外也雌雄即強弱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弱蓋言無論強弱皆服之
適見貍音豚子食於其母者少焉輒皆棄之而走不見

已焉爾不得累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
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塋也不以妻巴洽反資

則者之屢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

也子乳於父母之前少焉皆驚棄而走

走眴若驚貌以爲目之瞬不見已也形之類不類已也然卒愛其母者非有其形者之足愛而使其形者眞足愛也使其形者神也此以喻宅之可愛是必有所使其形者以爲之本非以其形也娶妻也式所資也戰死則無武妻將安施屢之愛者爲足故耳則則是
不全矣故不愛之何也妻以武爲本屢以足爲本二者皆無其本故也
爲天子之諸御不厭翦不穿耳娶妻者止

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
今哀駘宅未信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

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又後設喻天子之御不窮其手足不以破毀其全

以破毀其全。新娶之人不服役以勝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垂至尊之矜。背而結新昏之懽。燕彼全形者。尚足以動人。而况全於其德者乎。知此。哀公曰。則宅之所以可愛而可用者。于是焉取決矣。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

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

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

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

此又摠言之以明才

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

全德不形不以事變動其心也

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

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

更迭於目前。雖有智者亦不能求其始。知其未始有始。又何至滑吾之太和。于吾之靈府也。邪。靈府。心也。

即前所謂鑑於止水意

不入不動也。和豫通三字一意。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即老子塞其兌之兌也。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卻止也。與物為春者。隨其所遇而皆為樂也。總之不以滑和也。如此則雖日接萬變。變動而不失其時。故曰生時於心。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並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

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

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

才全全其天之所賦也。下又即水論所謂德不形者。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

老莊公傳

則也。內保之而外不動者，內保其明，外無情為玄筌。漏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哀公告閔子一段，聞德元之風者，雖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闔跂支離無厭。說音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甕。甕音大癭。音說齊桓公桓公悅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闔跂曲身也。支

因就忘之一字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

缺脣也。搃言其醜意。甕甕大癭之狀。項瘻也。兩其短局肩細長貌。陸西星曰：三子醜惡，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視全人之不如蓋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知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已若

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已若不忘則必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是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而知音焉。孽約為膠，德為接。

工為商。聖人不謀惡。鳥下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犬食也。既

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

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

以屬於人也。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

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

陳眉公云：德克於內者，不言而物化此自

老莊合傳

然一付也
夫苟不能
無情任天
徇於好惡
德內虧矣
雖謂其精
神極其言
辨如惠子
五車多方
不過為遊
談之雄以
堅白鳴耳
木以動物
難矣以見
德充之符
非勉強可
致

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遊以知，識為孽，子而不知者，他其心有所固而不用，以德慧為接應，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若何也？聖人何思何慮，惡用知？木雖未斷，惡用膠？無所失也。惡有于德，深藏不售也。惡用夫商，蓋有用人也。無所用則，遂以天矣。故謂之天，鸞天鸞則，聖人食于天矣。而惡用人為故，且人之形，其形雖小而無是非之情，其天則大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形色

象貌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曾庶常云：三凡造道布等哀駘，它則全德之極者，故以孔子之言為準。闢跋癡荒言，不但貌惡者無妨於德，雖形不全者，德自若也。未論有形無情，立言之旨昭然矣。程子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者，盡之。

大宗師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李宗謙云：宗師學者，所尊王之称，冠之以大，猶言眾父父也。釋氏言最無上乘是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人之生也，凡事出於天，故曰天所為。

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知天之所為者，天

人所為，人事盡，天理見，斯至矣。

而生也。

何謂知天之所為？不悅生，不惡惡，死任其自然，天而生也。

知人之所為。

真人乃有真知。方仲珩云：直叙下天，人二字，是一篇眼。

上數句甚
正一轉尤
妙

且有真人
之句爲下
節提頭

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
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何謂知人之所爲以其可
知之理養其不可知之天
年而不役役以傷其生以自取中道之。雖然有患夫
天則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
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
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
真知。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當者定
也亦當否之當也事既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
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爲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
爲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
人之非天也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言天人壽天之
間真人見之已早即一時未定其胸中自有真知初
不待其有定事
而後有定見也

負人任乎
其天

李宗謙云
何謂真人
以下正言
其知天所
爲處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幕士若然者
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郭子玄曰不逆寡則所順
者衆不雄成則不恃其成
而處物先不幕士則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慕
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
者理固自全
非畏死也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是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憂
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故真人陸行而非避
濡也遠火而非逃熱
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
不以濡爲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故夫
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
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樂意於所遇哉言夫知之登
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是故神定而其寐不夢也心
無妄念而其覺無憂無有愛之念則無耳若分別故

其食不甘性定於內則息息
常歸於其根故其息深深
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

息以喉屈服者其隘
隘音呢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

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踵即根也玄家所謂命蒂也是

也真人心息相依神氣相守故其息以踵衆人不得
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

喉心無定見所以易屈服於人其應對言語只在喉
舌間若哇哇者吐也凡人得所養者自是沉機不露

死生無變此段只是滿乎若淵惟多欲之人易爲物誘不知
悅生不知惡死只是死生無變於已

人不距條然而往條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
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爲

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出生也其出人間世也

意
七句即此意

結句

志字乃忘
字誤從與

容寂義暢
宋羽呈云

自古之真
人形容至

此言其不
以死生利

害動其心
故外貌能

若此

也笑以途條然往來不難之貌知其未始有始則不
忘其所始知其終亦歸於未始有始則不必更求其
所終其受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其全而歸之無
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是之謂道無生死而心亦不
爲生死所變即此是道如不以人力求益
於有生之外此真人之所以異於衆人也

君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賴顏
去軌反妻然似秋煖
音喧

然似春喜怒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李宗謙曰

上文真人若然則何適而非適乎自適而已其心志
者終始不變也容寂則神凝不動賴顏則反朴無能

妻然似秋非何所惡煖然如似春非何所愛
以死生利害怒通四時則同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

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

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

聖人之用
在下見
聖人德業
與天之所
爲一缺樂
通物以下
一段是人
之所爲意

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
人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于惡之也澤萬物不
爲愛吾無心于愛之也數句皆形容聖人之自
適其適處樂通物五句以起忘身不真句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
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狐不偕務光之徒正所謂亡身不真者也
務光髡鬻以自沉伯夷理馬而飢死箕子
被髮以請囚于羑紂吏而浮江申徒狄負石而人河
數子特役人之役適人之適以至于亡身可謂真乎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
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狀容也以義與人而
非以黨乎人謙然若
不足而非自卑以承乎人與谷與也觚德之隅也有
德之隅而無圭角張舒暢之貌有若虛之德而不浮

華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色
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
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恍乎其忘其言也邴邴喜貌似
免忘其言也喜而不喜崔

下也似乎喜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濔濔進我色
者容色日見其充粹也與乎自得之貌色則日見其
進而德則日見其止止即止於至善之止望之厲然
不可犯然亦與世人同也警乎其大而無所屈於世
方其未言似不欲言連乎其似好閉而機緘不可測
也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恍乎其忘言而聲音不可求
也恍俯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

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

經中多以
山喻道丘
喻德貌姑

對之山隱
余之丘是也

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刑王肅殺故以之為主禮

經費萬端故以之為附以知為時而相時而動循德而行而登假於道以身為律威而不猛也。乘知謙退所以輔翼人道而行於世也。時乎用智則用智不得已而應事也。循乎自然行而未始與人之有足以至於小山者同也。丘小山也。此自皆然而然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而人之大迷真以為至人之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其不一也

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

也是之謂道人死生命也其何夜旦之常天也人之

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則好與不好一也真

到此方發
出所以不
悅生而惡
死之故好
即悅也
好即惡也

小結句

天為父當
作父為天

方順莊子
却倒用文

法

猶死之而况其真乎。

卓者獨化之謂也人之所以困者皆天之所生者獨化人以天

為父晝夜寒暑猶安之而不敢惡况卓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為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

豈真君命而已哉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余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

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其獨見自為一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得處而忘
而付之自
然是化之
以道
此言不惟
毀譽常忘
即死生亦
當忘之
看來遯之
根皆起于
藏惟爲已
有故至于
遯而失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大塊天地也天地以形爲我載而稟受我以生爲我勞而曲成我以老爲我佚而曼衍我以死爲我息而歸根復命我四者雖變未始非我能順在我之自然便是善吾生不善生而稀死求生夫藏冊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藏冊於壑藏山於澤周匝維繫可謂固矣然山亦可移冊亦可解卒然玄冥司亂山崩折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而昧者不知也有力指造化也小大舟山澤也壑可以藏舟澤可以藏山是有宜也遯失也猶有所遯况以有涯之生而藏無窮之宇宙乎惟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矣又安所遯此萬物之

眞實處常如此故曰恒物之大情天下大也藏天特下於天下以大藏大總是以所藏意故曰大情

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人特以喜一有喜生之心求生益身千變萬化安所底止
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有藏必有遯也惟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有之處故善天善老善始善終夫聖人以道存身者也猶稱之曰善而人猶效之况道爲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道無始而生萬物故物係焉道無終而一萬化故化待焉所謂大宗師者道而已世之人往往認物爲已有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潛移寸晷不停與形俱化而不自

前段未說
諸字至此
方明提出
說大宗師

知也
悲夫
大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陸西星曰何謂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者言
之也情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信之一字更為闕
密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契悟故曰
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不
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返還而
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存分
明推到未始
有始也者

神鬼神帝生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
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

陳省公云
十三句之
中却以日
月斗入其
間又以彭
祖傳說證
是其筆端
奇軼處另
作一眼看

為老稀壽 蕭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義得之以襲氣
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
之以襲崑崙懸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
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其始莫知
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
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神鬼神

生地然後說到個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
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
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總
上四句極讚道之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

以爲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不可以爲日月星斗山川仙眞賢聖不得不不可以爲仙眞賢聖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此段屬辭比事更覺奇特

上言得道此復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得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

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吳言箴曰上夫道有情有信一段正狀大宗師乃一篇最緊關處夫道之

所爲道者如此這道也非爲易得須是有個冷淡的心腸了且有個勇毅的才氣了却又要從容漸進把世味剝了一層又剝一層層層剝盡然後至于無古今無成生無將迎成敗卽世法中自有出世法乃爲得道將迎只當往來二字任其往何物不可往任其自來何物不可來任其自毀自成何物不可毀與成總是無往來成敗耳如此則雖在事物紛紜櫻亂之中而大定自在故名櫻寧夫所謂櫻寧也者乃櫻而

結奇甚

自副墨至

未此意蓋

謂道雖得

之文字實

吾性天之

所有也

都是莊子

富言以談

後成其寧者也。蓋絕迹易，無行地難。須是人遊其藩，在櫻亂中走而自無感，其名乃謂之寧。寧者，靜也。相以求寂，定此外道之。

南伯子葵曰：子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

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

烏。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副墨之子，數句巧立名字，見欲得此道，雖非絕去口

耳，見聞心思玩味，然皆元神冥會，復反太初，遊心無

無亦無之境而已。爾後行於道，玄冥深沉，參寥

視也。聶許聽其始而末，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

字而領之，以會之以神，則已。初微而獨見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自

以生爲春，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遘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膺，肩高於頂，

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踣

躄而鮮。而鑑于井，曰：嗟呼！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爲

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

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

文法奇甚

五十七

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李宗謙曰。首春尻只是首尾終始。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生不死。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曲倮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閒而無事。是以雖踰癯而不害于鑒井。踰癯病不能行。貌鑒井者。反照于性之譬。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難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爲首。以生爲春。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補註縣係着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

此段又發
出所以爲
安當順的
道理

則若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結纏綿也。來不可卻。去不可留。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哉。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卽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二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

問之曰。叱避無恒。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

臂乎。喘喘氣喘息不定。貌妻子不知死生無變之理。故以私愛泣叱妻子而避之母。以哭泣驚怛將

化者之人。下此倚戶二字。便見消洒不拘氣象。不知造物又將汝化做個甚麼。又將汝往那裡去也。鼠肝

蟲臂至小之物。言豈將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以汝化爲至小之物乎。

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

以六字結
甚奇

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陰陽即吾大父母我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生之
去死猶書之去夜甚相近彼近吾於死而我不能順
其自然悍是悍然不顧之悍乃我橫為不聽悍逆於
理以速其死耳其死之速由我之悍非死之罪也彼
謂陰陽也人自悍陰陽陰陽何辜於人郭道憲云彼
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似與上陰陽字不相照大
塊至善吾死說同上
今大治金全歸躍曰我必且為鏐鄒大
治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鏐以
造化為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寢遽覺

大治金全之

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為惟造化之視人亦猶大治之
視金今我於百物中必欲為人則造化者寧不以予
為不祥人哉惟付陶鑄於天地造物之自然而我無
容心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可東可西可南可北鼠
肝可蟲臂可惡乎適而不可哉成然寢遽覺之狀
遽然覺之狀以生為寐以死為覺結得絕奇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

撓

挑挑無

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逾於心遂

相與友莫然有間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
無相為言無為也登天則逆于大

明之上遊霧則人於渺茫之門撓挑無極言行無轍
迹也相忘以生二句言不悅生不惡死也莫然有間
即無何而子桑戶死未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焉或

有頃也而子桑戶死未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焉或

大道無物
至禮無文
子貢不知
却以世禮
繩之故二
人相視而
笑

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往待事往助其喪事編曲編琴曲也嗟來歌者發方猗嘆詞四句琴曲也不曰禮而曰禮意者禮之意在反始哭泣躡踊非禮也爾言彼何人深訝之之詞脩行無有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

即師友造化造物爲徒之說

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尤以死爲決疣換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潰潰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夫以方外予之亦外之也不相反即不相入之謂彼指子桑戶三人彼直與造物者爲徒而遊於混茫一氣之中以生爲贅疣以死爲潰決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爲乎假於異物託於同體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一體忘其肝膽則無思慮遺耳目則無見聞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原始要終不知其初茫然而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爲之業而一任去

子貢因夫
于方外內
之辨故問
何方之依

陳眉公云
莊子所謂
君子者有
訕侮聖賢
之意蓋以
禮樂法度
非出自然
必割斗折
衡而後為
天之君子

來之自然又鳥潰潰焉以哭流涕謂強世之禮而示衆人之耳目為觀美哉

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子貢曰敢問其方子貢因夫子方內外之辨遂問夫

民即前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

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

方猶問其故也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

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

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

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

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

且以為給足言得小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焉以為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為也畸獨也畸人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拘方為小人人以拘方為君子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矣人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

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

得其名者乎回一惟之孟孫氏才其名無涕不感不

哀而反以善喪名高一國豈仲尼曰夫孟孫氏盡

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

陳眉公云
莊子大意
謂死生常
理當付之
無心但前
章子與子
來之自安
子反琴張
猶常也言
回一向常
訝之也

孔顏言之此真名教之罪人也

此孔子墓想孟孫欲簡而喪之意

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進於知天命也。知哭泣之事。欲簡去而不可得也。然其所爲如無滯不感不哀之類。亦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夫死生亦大矣。彼且不知付之自然。若謂今死者已與萬物同其化矣。猶以其所已化於當今者待所不知之化於後日乎。生死始終不知端倪。將謂死者化矣。惡知其不化。將謂死者不化也。又惡知其已化哉。化與不化皆不可知。又何知生之可悅。死之可惡。而滯之戚之哀之乎。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吾特與汝句言化不化一夢覺也。吾與汝遊方以內。

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

其殆夢而未始覺邪。何訝彼之深也。且彼之居喪有駭形而無損心有駭形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滅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情死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於旦。死則夜而歸耳。必無實死情猶實也。特覺獨覺也。但無奈世情故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言欲簡而不得而已。有所簡也。所以乃言乃所以如此也。吾與汝相與訝之者亦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吾即我也。又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如故曰。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夢中所見如此之適也。不識今之與汝言者覺中語乎。夢中語乎。覺則化與不化聽其自然。何待安排如人之情適意處不及造笑。因物而笑是物獻笑。何待安排死生。

意而子願
息黥補劓

之理天之安排已定我惟隨物化一任自然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而與天爲一寥天一只是造化字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

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

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資汝也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助語詞

亦助語笑來爲何必來也黥劓黥汚汝也猶言汝被

他教壞了言汝既有先入於胸則已漬仁義之黥墨

而受是非之黥傷矣汝將何以遊於逍遙自失之境

乎遙蕩恣睢轉徙總之所謂徬徨塵垢之外逍遙無

意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育

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

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藩者藩籬也言我

願至於藩籬不然者言我非峻其道不與入也籬下

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難與語道也無莊古美

者據梁古勇者黃帝古神君言至人有教能使美者

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智者不知其智去故習而

自悟在夫子轉移之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

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

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齋萬物而不

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

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功此所遊已乘及也成全也

隨從也今日見

六十三

卷一

意而子願

息黥補劓

之理天之安排已定我惟隨物化一任自然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而與天爲一寥天一只是造化字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資汝也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助語詞亦助語笑來爲何必來也黥劓黥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言汝既有先入於胸則已漬仁義之黥墨而受是非之黥傷矣汝將何以遊於逍遙自失之境乎遙蕩恣睢轉徙總之所謂徬徨塵垢之外逍遙無意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藩者藩籬也言我願至於藩籬不然者言我非峻其道不與入也籬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難與語道也無莊古美者據梁古勇者黃帝古神君言至人有教能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智者不知其智去故習而自悟在夫子轉移之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齋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功此所遊已乘及也成全也隨從也今日見六十三卷一意而子願息黥補劓

為黥刑人也

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補我剕去前目之習使我乘此全其真純渾成之太朴以從先生邪噫嘆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知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個篇名太宗師字整殺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長於上古言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衆形之間如百卉艸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與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下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是吾之師也子欲息黥補剕亦師是而已

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克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體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為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

四回坐忘矣仲尼楚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蓋者言有所得也莊子仁義二字只為愛惡禮樂亦只是聲容如騷舞篇篇與俞仁義屈折禮樂及楚楚為仁踞跛為義摘粹為禮澶漫為樂之說故先忘愛惡次忘先容至於坐忘則盡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墮肢體也去知黜聰明也大通即大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肅作聖肅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字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果勝我乎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猶勝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

陳眉公云此段只言

莊子公孫龍

卷一

六十

旁達有命
撰出這般
說話方華

村謂一篇
到此將個
造物無心

體總結是
力弱而其
聲微也父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淋雨不出。子桑非病也。子與疑以為病而裹飯食之歌。詩若哭。子桑非怨也。子與疑以為怨而問其何故。非真疑之也。彼所謂相與於無相與相親而笑莫逆於心者也。若歌若哭。力弱而其聲微也。父邪。母邪。天乎。人乎。言使我至此者。誰為之乎。此子桑之歌也。

有不任其聲。而趣促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不任其聲。言無力聲不出也。趣舉其詩。趣促也。所謂情隘而其詞足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趣舉。父母生我。豈欲貧我哉。天地覆載。我豈私

貧我求其為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者。命也。命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賢智不能免。愚不肖不能逃。我其柰之何哉。則亦安之而已。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

應帝王。莊子學老子以無事治天下而不居其功。乃合於帝王之道。此之謂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四問而四以不知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也。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蒲衣子曰。而迺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人王即大舜氏之類。有虞氏不及泰氏。即皇隆而帝

有虞氏多。慮太氏喻喜以告。無為無為。蒲衣。

是以配天。此帝王所應也。郭子玄曰。天以

老莊合集

老莊合集

卷一

所好爲是人之惡爲之意蓋無爲有爲之別也藏懷也要結也懷仁結人
非人者以超出於人之境故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
者也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
非人徐徐安舒也于于自得也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呼牛呼馬皆置無心卽是知之情信德之
天眞皆自然也一任自然便非人爲便不復入於人之中故曰未始入於非人非人者其作爲無非人也
未始出之則爲有虞氏未始入之則爲泰氏此有虞氏不及泰氏之大旨也往說以爲非人訓作天太鑿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
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日中始人姓名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度裁度

之已出經也崔本以已出經句式義度人句焦訓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句連下讀猶云君人治自己出以經爲法式以義裁度是皆所謂議道自己已者孰敢不聽其化似長
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
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蚩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言以治爲外以無事爲內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爲也
正而後自斷斷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我無爲而民自正之謂也
且鳥高飛以避鵲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

曾一蟲之無知
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况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爲經式義度以

拂亂其
常性哉

天根問為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天下無名

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人論以不

以為天下為問便非無為而為之道故斥為鄙人。

治治天下

惟是心淡問之不豫焦說豫作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于為。

氣漠順物

天下者無以先之而求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無私總是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

應帝王無

以處墻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

為之治

之心為。與造物者為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

將遊於造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

墻垠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帛猶何故以治。

天下感予心謂我方遊于無。又復問無名人曰。汝。

事何故以多事激觸我也。

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矣。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造物之自然而無。

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為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

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其名曰無。

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疏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疏虛也。言事事通徹而所見。

虛明也。以此而學道不勸。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為。

善。使物此可否。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子居問明

王之治老

聃答以不

治治天下

惟在忘功

善使物此

可否

老聃曰

是於聖

人也

胥易技

係勞形

怵心

自表亦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者也

者也

也。有刑徒易更猶言率更也。踐更也。如漢鬼薪是也。技係者以技巧而係累藝術之人也。此二等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如是

者可比明王乎。

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也。殽當作狸。狗能執

狸與猿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若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其貶之之辭。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

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

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

者也。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即功成不有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即朝野不知帝力何加之意。貸

李咸回見
妻子

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即民無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也。不測無有只是个無為自然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

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相者也。取斷於歲月旬

日或遠或近其言皆驗。若神畏其言之驗故走心醉者心服也。壺子列子之師故稱夫子。又有至焉者列

子言神巫之道更賢於壺子之道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

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實誠與來以予示之徒

汝

有向道之文而無得道之實而固自以為得道與此
壺子責列子之詞李宗謙云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
生也無雄又奚卵喻言無心則無迹也汝未得道心
未能化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必欲人信之此便是
有迹處有迹故神巫得以形迹而相汝壺子明日列
四語列子初言汝試與神巫俱來使之相我

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

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神巫見其尸居而坐忘故以為

死而不可救活不出十日矣濕灰者生氣將盡如灰
已濕而欲滅也列子惑其言而以為師之果將死故

泣涕濕灰地文人有此色皆是死形蓋示之以生音
閉而欲滅之機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
華與濕灰均於寂魄德機生意也杜閉也彼殆見
吾閉生意而不動遂以為弗活矣試再與俱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

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神巫見其神動

而天隨故以為得我而瘳而謂之有生杜權不動之
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言吾見其於杜
閉之中已露權變
全然有生意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

也嘗又與來

天壤天田自然之壤也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有無

俱遣而一段生意自踵而發言其氣自下而上也善
者機猶言性之動處遂以為有生矣試三與俱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容貌不齊，難得而相，必待其齊而復相之。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太冲卽冲漠之氣，莫勝無偏勝也。衡平也。彼見吾生機渾無，往不平，莫得涯故以爲不齊。地文，天壤，太冲莫勝三者皆是。觀名淵，深昧不測之義。鯢桓，鯢所盤桓也。審，當作潘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于水面，故鯢盤桓有泡沫處謂之淵。止水停蓄不動，水面有泡沫處亦謂之淵。水流下停蓄而亦有泡沫處亦謂之淵。止水之淵全然不動，故以况地文。鯢桓之淵靜中有動，故以况天壤。流水之淵半動半靜，故以况太冲。衡氣故曰此氣三焉。我有九淵而向所示神巫者方示其三。我之妙處猶未盡者，試四與俱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壺子示之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立尚未定，自失而走。彼之去已滅，其迹已失之遠而不可見，雖追之弗及矣。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而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無而順之以無心，若有物若無物，彼看我因以我爲隨，波逐流故捉摸不定而走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饔食，豕如食。

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

哉一以是終

於是列子悔所學之膚淺而歸三年不出學個自然學個忘已忘物而忘忘也

者伐妻執爨於厨竈之間不知有妻也食豕食如人彫琢其聰明而復歸於朴塊然其形猶木偶人也其形如木偶安知有封畛廉隅之多哉紛多也一以是終言其終身常如此也

李宗謙曰未既其實又卽下文所謂虛也雌陰也雄陽也無雄奚卯者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是也復命篇云受得真仙訣陰中鍊至陽人身皆陰惟一點先天之氣屬陽不得雄施安能成卵不得真陽安能成道總是言其未得道之意地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涵平一等

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卽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朴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盡知者太冲猶言大和太冲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于此者故言太冲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于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權字示之以太冲莫勝者卽衡氣機也鮑桓鮑所盤桓也審當作潘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流水之審爲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水却停蓄也鮑桓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停蓄之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見列子此不過處其三言尚未盡也止水之淵以况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鮑桓之淵以况天壤善者機雖漏水不動有鮑盤桓其中便存靜中微動意流水之消以况太冲莫勝

衡氣機亦上一半流下一半止。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爲太冲衡氣之喻。未始出吾宗。宗即太宗師也。三年不出以下正言學其虛處。大抵壺子一段總是言無爲帝王之道。不爲天下於天下只虛其心而已。心有滅則杜機可見。心有生則善機可見。心有半生半滅則衡機可見。一有起念便露色相。便非自宗。夫惟未始出吾宗則虛矣。不滅一念杜何自見不生一念善何自見不生滅一念衡何自見無動無靜無垢無淨與陰同德與陽同波。離人入天出有入無不可得而知安可得而見哉。得是道者在至人則無相。

至人無爲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鑿渾沌竅

李宗謙曰一段正言其虛。以盡上文未盡之蘊。無爲名尸四句皆無爲無心之意。有爲則有窮。無爲則何窮之有。有心則有朕。無心則何朕之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遊心則入於無朕。如來本性所受乎天之生理。盡即體之遊之也。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無窮。無朕無得皆言其虛。故曰亦虛而已。然豈虛之而後虛哉。道本虛也。心虛若鏡。妍媸聽其自照。去來付之無心。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言不損本體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李示謙曰道體本虛其不能虛未死耳前念未滅後念復起東念忽至西念又生緣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逐委迷真去道日遠都歸心生故心非死則不能虛也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曰儻曰忽土冲氣故曰渾沌此个寓言却是人耳中法象坎離交媾總歸坤宮故曰遇於渾沌之地仙家所謂遇黃屋之前又云味落黃庭歸于崑崙是也曰遇曰地曰待善曰謀報德皆形容其未能無心之意渾沌之地在心之下腎之上胃之前是丹田虛空之所非有形竅可見故曰人皆有視聽飲食此獨無有無有者無竅也渾沌無衆竅故無衆嗜雖無衆嗜媾而知媾畢竟是頑土鑿破也因其無竅破其有意復歸于無所謂坎離沒亡是也七日而渾沌死頑土死也渾沌既死儻忽亦化何爲報之哉莊生內篇而終之以死之一言嗚呼亦玄矣人知生之爲生而不知生之爲死人知死之爲死而不知死之爲生故生者死之徒以其心生

也死者生之徒以其心死也心生則不生心死則不死矣至人之死非真死也幻心死也障心死也惱心死也知心死也而其不死乃真不死也精不死也真不死也神不死也道不死也七篇雖多不離死竅一字讀是書者能灰心息念得其混沌之死又得其谷神之所以不死內篇之旨豈不思過哉半

H 351 1
D. 1000

Chen ...
43

鵲眉公陳先生評選老莊合雋卷之二

雲間眉公 陳繼儒評選

句容真士 張 榜叅校

書林少渠 蕭世熙繡梓

外篇駢拇第八

此篇以道德爲正宗以仁義爲駢拇用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意泰看一部
宗旨全在此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拇是大指也枝是旁生也與連合也

齋伯秀曰夫人德性如王在璞生俱生日性人所同得曰德莊子所云德性字義與其所漸被聖賢不同駢拇枝指皆病也雖出於生而有不自然比

老莊合雋

卷之二

水潤山通人所同得者則為多矣。附贅懸疣出平形哉而後於
及為聰明故曰出乎性而後於德。性贅餘肉疣癭瘤皆病也。駢枝則生而有贅疣生於
所鑒仁義性有形之後然非與生俱生亦是剝物故曰出於形
於福而已而侈之真淳喪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
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
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
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多方多端也用之
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
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
明並言皆以非務內之
之學故但見其多事耳

郭子玄曰
夫有耳目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者未嘗以
暴盲聾目

乎而離朱是已。此下又歷引古人以明駢枝仁義之

困也所困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
常在於離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為非平而用明之人則以為
離暴曠則是矣故曰非平。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
離曠雖聰而離朱是已

明乃亂耳黃鍾大呂之聲非平而師曠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
目之主也。以禮樂為外物也

性不長者橫復暴之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擢袖也塞猶言茅塞也德
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
暴之而仁為德而塞性也法禮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難
仁已偽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黃鼓以言

天下未嘗語黃鼓感鼓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真句遊心於堅白同
暴乘蹈而動之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真句遊心於堅白同
則曾史之

異之間而做畦畧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以瓦
而纍

黃鼓天下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辯者之多言連率不已累疊便失其常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累瓦結繩比之修改其言句以性失於盜為辨故曰窺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敵勞也驕毀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敵蛙以奇辨致其譽無用之言若以為非乎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危辭未嘗而揚墨之徒則以為是矣

天卜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何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多駢旁枝猶言餘刺也自

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刺之事非至正也至正者使天下各本然之理也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得其正而不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正正者猶言自然而此解分明然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為

駢雖枝而不跂雖長而不為何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

仁義失常然之性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意往說與噫同絕句

歎聲思謂只如字德云意者仁義其非人情乎何為仁義者多憂勞也非人情即非自然也多憂多以外物自憂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

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心於憂一也

此

呂吉甫曰

後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手足之駢枝雖皆為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為憂苦矣枝多生

仁人高曰

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故曰不足於數

今世之仁人高冒而憂世

類決性命

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富貴故意仁義其

而養富貴則不足於

數之類然

莫知其非

性命之情

而守之則

決之而流

蔽之而暗

之類也

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蠢蠢也。且夫待

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創其性也。高目者半附其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

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

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并言之器上嘈雜也待鉤

繩規矩以下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不審以仁

義繩束之常然者即下誘為俱生不知所以生同焉

俱得不知所以得是即性也德也性天之命德自得

於天皆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

賊矣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鉤繩上約膠漆

皆修為之術也

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

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响俞其言以為仁義欲以此

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

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

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

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

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

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

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亘古窮今不加

老莊合傳

損也連上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纆索自拘束也離

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

之門徒以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惑迷也方四方也

易位矣大迷則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

失天地之性矣

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
與。信上句以形下句。招猶令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挽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奔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

君子小人皆殉外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

陸西星云論至於此

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

坐若駭規然却有至理

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

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數子者，指上言聖人

褚伯秀曰天下皆或

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也。皆殉物之失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

遂設數殺亡羊以喻

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

伯夷盜跖

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又以亡羊設譬。男而博塞，女而歸奴，曰穀。讀書博塞

各以所殉

事之美惡不同。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

為君子小人之分而

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伯夷

其殘生傷性一也

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則一。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

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

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益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於性分

上添了個為善念頭，是以遜國而避諫，伐而餓殘生，傷性與歟。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佛書所謂金屑雖貴，看之眼中何異砂土。意益如此。則有君子焉，有人焉，若其殘生損性

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天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極處處生損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辨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真也

朱道子曰
以此係彼
曰屬屬性
乎仁殉仁
者耳故不
善也率性
通彼乃善
不付付於
我而屬之
於彼雖通
之於彼而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愈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

我已喪矣
郇臣虎曰
未結于愧
乎道德一
何是以上
下俱不敢
為則虛靜
恬淡寂寞
無為得道
德性命之
正

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屬性猶言屬意也。曾會參史子魚此又借喻兒師曠離朱以例會史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騁於外則皆為淫僻矣。

外篇馬蹄第九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
思從前篇天下有常然意生來

此以禦馬
明治民首
尾馬之性
晴喜怒曲
盡其能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艸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此段言
外物能

為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凡馬立時其蹄
必有跛起者也義臺寢王者宮室之名及至伯樂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馬編之

以阜棧馬之死若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聚之整

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燒燂其蹄剔剪其毛刻削其甲羈縶各
羈落其頭畢絆其足今所謂前轡後轡

陸西星曰
天下之物
性有常然
自適其適
者可以養
生可以盡

年故以馬
設譬

也編列也阜棧槽楹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
行列也楸飾也飾鑣纓在領下故曰前有楸飾之患

朱道子曰
陶匠之善

馬制於人而不得自
樂其樂所以多死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

為方圓曲
直皆失其

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末植

常然者也
為天下而

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

失其常然
方不知在

善治馬而陶匠善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陶泥
匠也

有之道而
治之之過

匠木匠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
燒剔刻錐馳驟整齊也豈土木本然之性有此方圓

也

曲宜哉以此而猶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
木也然則治天下亦奚賢賢焉損天下之性哉

此段言大
古之治與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

未世不同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善治天下者能不拂
民之常性而已常性

蓋至德之者織焉而衣耕焉而食人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
世無知無易至於富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命曰
欲後王立天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法天下始放蹊隧蹊音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
疑故歸咎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過

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平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天於者曠蕩於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
顛顛莊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樸無心之意山無蹊隧
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當
是時民無機心不相戕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
拔而散群然產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
為同類又烏知其有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

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
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
之所所以日濟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
文飾繁大樸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
性得矣安所及至聖人覽覽為仁覽音別蹠蹠為義
庸吾治哉蹠音題

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
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

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
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此言至德之

人治天下之過覽蹠蹠皆勉強不安之意澶漫即
汗漫也摘僻屈折手足之意言聖人以仁義強天下

而天下之心始疑以禮樂用天下而天下之心始分
疑與分而太樸散矣樸散則為器故純樸不廢之先
孰為犧樽乎犧樽成而純樸廢矣白玉不毀之先孰
為珪璋乎珪璋就而白玉毀矣以先道德之自然者
不廢安取仁義以生疑乎情性之固有者不離安用
禮樂以強世乎以至文章煥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
聲混人力最勝自然愈遠道之所由裂也亂之所由
階也作者之聖偏之矣故曰殘樸為器工匠之罪也
毀道為仁義
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踉馬知已此矣此以馬再喻犬馬食草飲水飢渴之

之知止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闡

扼驚曼詭衡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

周南池曰
馬之智能
至盜罪在
伯樂人之
知能爭利
罪在聖人
然則欲使

人心不至
於好知者
反其真性
而已矣

也自伯樂治馬而後馬始生詭竊之心介獨也獨立

而睥睨怒之狀也闡曲也闡扼曲其頸以拒人不

受羈勒也驚悍驚也曼奔突也詭衡者詐受其衡竊

轡者偷竊其轡與人抗敵曰盜言馬之知流於詭竊

竊盜變態百端要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

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政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以先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禮樂以正天下
之容體縣政仁義以治天下之心志而民
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是聖人以仁義禮
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始爭趨於利故曰好智爭利
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
下無知無利之為得哉

外篇肱箠第十

此篇說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奸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故以

肱箠命篇

將為肱箠

肱音祛

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扁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扁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

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

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盜守

者乎

此六字緘滕繩結也攝纏繞也扁管鑰也鑄鑄下

李卓吾曰此段以大盜起聖智者故舉田成子盜國一事作証文勢大有波瀾

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

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畧之所有耒耨之所刺

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

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

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

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

竊齊國并與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田成篡齊以私

方希詠曰陳成子欲簡公此古今一大變局也孔子方且請討於魯使魯之君臣決計問罪成子其能長量貨公量入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然則齊國者非以滕鑄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誅十二世有齊國者非以滕鑄

十二
之固乎則聖知之
者幸也法適為人盜守耳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論至治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郭道憲曰
為盜之聖

者龍逢斬比干剖荑弘脰

脰音耻

子胥靡

靡音靡

故四子

勇知仁是
莊子撰出

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

指個道字出來

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

以訛侮儒
者其言雖

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

脰裂也糜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龍逢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而以世故
觀之寔有

此理

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

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上論大盜以田

郭子玄曰
竭川非以

恒證此論大盜又以跖證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

虛谷而虛
谷夷丘非

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

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

以實淵而
淵定絕聖

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

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

非以止盜
而盜止攸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

善人準其道以立身

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是不善人多善人少利

止盜在去
欲不在彰

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蓋聖道非為害而盜跖用之適

以為害耳四賢之見殺亦受道害者承上文言聖人

聖智

於大盜雖不相為謀而實相因而起故又為唇齒唇

趙之喻楚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

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

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

此等句調極佳

魏仲雪曰此言竊仁義聖智者

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死而大盜不起指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絕聖棄治絕仁棄義以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無弊端也

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若使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盜

之愈甚是重生聖人重利盜跖也蓋極憤世之辭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

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

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

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

甚衆非賞罰所能勸懲

仁義聖知耶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皆聖人立之以防天下之僞而皆為所竊竊鉤小盜也鉤

懲是難重

腰環也戰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

聖人而治

者乃如比蓋竊之小者易覺故有司得按法而行誅

天下總無

竊之大者陰施陽受而人不覺故反得國而為諸侯

益於治也

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侯之門仁義存則固假

其名以濟其私者也是不特竊國併

竊聖人之仁義聖智矣非大盜而何故逐於大盜捐

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

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

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立於人上人譁不見

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

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重利盜跖而不

能禁止聖人之過也蓋至是則聖人賞罰天下之權亦幾乎廢矣

故曰魚不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

所以明天下也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離于水則人得迹而捕之矣聖

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人皆知則人得竊而用之矣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

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擿玉毀珠焚符破璽制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繩聖棄智之意殫殘

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擿亂六律鑠絕竽

瑟塞瞽矇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人始含其明矣毀絕鉤紐而

絕聖棄智
大盜乃止
此一篇大
三

棄規矩擿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

巧若拙擿亂者拙擿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拙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

瞽之耳而後能為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聰皆合

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意亦同因因巧字却

舉老子大巧若拙語以証之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懷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懷

除而棄擿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彼人含其明則

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

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

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

法之所無用也。不鏢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師曠

言古至德之世以慨今好知之亂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

裕伯秀曰南華務在絕聖棄智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智而無道則

絕聖棄智

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言古以見今之不然然結繩而治至不相往來語

思後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

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鈺固吾嘗符之知多則魚亂於

知以正其所趨復乎

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

直善以全其所受而已

毒頡滑堅白解垢異同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

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削格猶漢書曰諸

陸西星曰此以緩頰

之士知計
漸毒頤滑
堅白解頤
同異策鼓
人心方之
其弩醫弋
其僞尤慘
天下之亂
朕此之由

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
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好知者求以立異而不知本體之本同果於非人而
不見在已之非是皆大亂之道也。不知務外求異也
已。知曉然易見人人所同然也。不善不是之在人也
已。善已之自以為是也。此即頤滑堅白解頤同異之
徒是也。下乃祖言。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備與之蟲。背趨之物。莫不失其性。甚

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
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俛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噍
噍之意。噍噍已亂矣。
天矣。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衆
暑四時微而至於備與背趨
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
知之亂天下也。種種慈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爲之貌。
噍噍囁囁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
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與前篇素樸而
民性得
矣。處同

外篇在宥第十一

總論曰：天下不可治治之也。以故君子不得已臨淵天下其道在之。宥之使其相安於性不濫而德不遷無患於樂不恬而苦不偷總歸於無爲自治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

代以下之賞罰皆足以櫻人心而種種儒墨
曾史之是非析楊桎梏之拘制皆從此起為
治不勝勞而天下馴至於大亂世猶且以仁
義聖知為足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
效而不悟其為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絕棄之
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
見者何在於是國政不至倉農人心不至蠹
壞從容無為又何暇治天下乎次設雀躍之
間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為治者罪在櫻人心
此析楊桎梏所自來而桎梏之所以為利者
也故廣成子告黃帝以取天地官陰陽而要
歸於樞內而閉外鴻蒙告雲將以合六氣育
郡生而不外於隨體而吐噫此真治身治國
之要樞而在宥天下之至道也篇末歷叙君
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
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作發於其心見於事
業一也大抵此章自無為中翻出個不可不
為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而結以

天人君臣之
別噫盡之矣

天下不可
以治治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在者優游自在之意宥
者寬容自得之意民有

常性為人上者以宜任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
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
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昔堯之治天
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

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古之治天
下者曰堯

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苛
添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

郭道憲曰
以堯對桀
亦猶曾史
與桀跖並
言之類

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
性上不可添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夫不
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不愉

方希詔曰
黃帝堯舜
之仁義三
代以下二
賞罰皆是
以櫻人心

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
安長治者天下無之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

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

之形乎即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并陽大怒則氣

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之疾生焉

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

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鸞而後有盜跖曾史之

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

不給故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紓憤

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

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

矣於是始有喬詰卓鸞盜跖曾史之行接迹於天下

喬者矯已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密卓者特立

而過於亢鸞者鉅擊而過於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

之是皆拂亂天常賊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民君

人者分為善惡定為賞罰舉天下以賞之然能賞於

賞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不及故曰其善者不
足舉天下以罰之然能罰於罰之所及而故天下之
不能罰於罰之所不及故曰其惡者不給

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

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

不足以賞罰也奈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匈匈焉日以
賞罰為事乎彼方趨之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

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實罰罰在之宿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此說性命之情不特而且說明邪是濫於色也說聰邪是濫於聲也說仁

為實罰之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為明而好五色

聰明聖智皆亂其直矣故曰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說禮邪是

仁義禮樂義有心以為之故以為亂於德而悖於理說禮邪是

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濫也禮樂為外物故曰相

於技相於濫相助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

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

相於疵也藝業也疵病也業能自勞病乃自若以聖

業相於疵此聖字只是能字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變也

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

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無撓者無撓

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則見頽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

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為因殺

乃自累自淖約柔乎剛強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寒

苦之意淖約柔乎剛強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寒

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淖約儻美也

為淖約所柔廉劇圭角也雕琢磨礱也少年得意之

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劇雕

琢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凜凜時如凝冰然此形容

佛經云如人心中燥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

何降伏其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其若淵而靜其動也縣

伏字便見憤驕不可係之意而天憤驕而不可係者憤與其唯人心平而靜人心

陸西山曰係於天憤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之也昔

堯舜之勤征伐皆以仁義搜人心者黃帝始以仁義搜人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肱股音

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於其血

氣音勤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

崇山投三苗於三囓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收無股脛無毛言勞也於與謹同才柄也言於便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內也規為也言其為仁義法度勞

苦如此而猶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作堯自謂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是也夫施及三王施音而天下大駭矣丁河

集為垢之名而為

之端一開

不仁不義

仁義搜人

心者仁義

之端一開

不仁不義

仁義搜人

心者仁義

之端一開

不仁不義

愴囊而亂天下也

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

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為

害矣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

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

何哉天下不以為亂及尊之信之何迷惑之甚耶豈

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

相傳授鼓歌以舞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皆訛

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

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

無為兩字乃一篇之宗旨

到此說出果何為哉此段直說無為自然之治

老莊合編

卷二

尸居龍見
教句皆以
形容至德
無為之妙

則可以寄天下。不得已三字便有倚天下而不與之
後可以天下託之以其身之可貴尤貴於為天下而
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故君子苟能無

解其五藏無摧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
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

下哉。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藏便是束矣攢拙
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

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為而威儀可則自
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默也靜也默不言也雷
聲感動人也雖不見而德動人故曰淵默而雷聲神
精神也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動神而
天隨從容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董
而上蒸之動也累細微而累多也若動而又不動若
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為於上而天下
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

用幾備於
是乎通下
文氣如泉
漏寒蒸勃
不可竭

桀跬上有會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恩
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
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施延也堯舜
且如此延及

三王尤大可駭矣三王既如此所以以下而小人則為
桀跬之行上而君子則慕魯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
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為知而以人為愚
自以為善而以人為否自以為信而以人為誕彼此
皆然故有相欺相疑相非相譏之事爛漫其性命之
理到此都狼藉了來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此段言
其不勝天下於是乎鉞錐制焉。鉞音斤繩墨殺焉椎鑿

與前無搜
人心句相
應

決焉天下春春大亂罪在櫻人心。鉞錐繩墨椎鑿皆
用刑之具繩束縛
者也墨黥滯也春春猶籍籍也頭足異處
處曰殊死罪在櫻人心者言白黃帝始也故賢者伏

處大山嶠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

世殊死者相枕也。枕去聲。桁楊者相推也。桁音杭。刑戮者

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賢者隱遁不出

而其君自勞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

於此時猶且高自標致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

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離也跂踳也踳意音

也攘臂奮臂抗談也乃自許自高之貌意音甚

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

桁楊接摺也。摺音習。仁義之不為桎鑿柄也。柄音柄。焉知

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嚙音嚙。故曰絕聖棄知而天

下大治。意噫同歎也甚矣哉句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耻也上下爾甚矣字意

徐士彰云
桀跖嚙矢
如言異端
赤幟也

陸西星曰
撰出黃帝

問廣成子

一段說歸

道德以見

文之歸宿

原來治天

下只是寓

却不同桁楊械也銅頸及脛者相推言行者相挨挨也接摺今枷中橫木亦楔也桁楊接摺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柄因仁義而有桀跖嚙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會史為盜跖之嚙目也嚙矢今之響箭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問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吾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

官陰陽以遂群生是變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為之奈何叩其

下手用功。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

官者。物之殘也。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

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

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而後也指黃帝而言

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翦翦猶淺淺

也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間音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

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聞治身奈何而

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指天下感廣成子之言而

置天下事于不理也築齋室以為居葺白茅以為席間居三月皆遊神於淡之意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

廣成子所

善問

語至道正

是脩煉家

第一法門

大道歌云

神一出便

修來返身

中炁自回

如此朝朝

并暮慕自

然赤子結

靈胎古今

論道只此

數語

故以為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

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耳目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

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窈窈冥冥

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

不勞後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

為敗要之吾身之形神者皆耳目心知之為累故

主也神守形而形自長生矣慎女內不動其心也閉

識不知而後德全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

有希道云人身中自有天地陰陽此物字即是吾儒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冊家藥物之物和即火侯也一即藥物也

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于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為汝若教汝也。遂往也。入窮也。雖曰不識不知然而道之陰陽不可不知。我教汝往於大明之上而至彼至陽之物又教汝窮於窈冥之門而至彼至陰之物也。官我藏府也。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陰主靜陽主動而吾身之天地各我其宜。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吾身之陰陽互藏其宅。即此吾身之天地陰陽而慎守之物物皆自堅固。故曰物將自將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于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

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矣。失吾道者上見光。而

下為土。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所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暗然無知舉頭見日月低頭但見地而下而已。

今夫百昌皆生於上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百昌百物也。生於上而反於上落葉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女者離去人間之意。

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
天地相爲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
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縉昏即窮冥昏
默之意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惟見入欲盡滅
真若常存此非長
久視之道而何

前言治身
此言治天
下應以無
知無爲作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
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爲此

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拊髀雀躍形容
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貌贊然屹立貌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

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

鴻蒙氣也
雲將雲也

鴻蒙氣也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

雲將雲也
扶搖風也

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

或曰東海
水神不得

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

指以爲寔

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

不輟而對曰
吁掉頭搖頭也弗知正是鴻蒙未開弗知乃真知也
天忘朕耶朕我也呼鴻蒙爲天言前日曾一見豈已
忘之

耶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燃爲猖狂而

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

一言

浮遊過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
不知所往無所往也執掌紛汨也無妄真也遊

放謂是則
是微意

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
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効也民以我為法也
鴻蒙

曰亂天之經途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

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三意字與意通雲

將曰然則吾奈何天之經常物之情寔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達其自

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群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

群而去則是有爾我同異也鳥者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也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

皆自有心以治人始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僂

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

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問一言鴻蒙曰意心

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墮音墮吐爾聰明

倫與物忘大同乎淖溟淖音幸毒哉猶所謂苦哉

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徒但言汝但處於無

為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淖溟同沒

也淖溟而與物相忘則與淖溟之大解心釋神莫然

同矣淖溟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釋神莫然

無魂萬物云云各役其根各役其根而不知渾渾沌

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

情物固自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猶前言塊然

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能終身不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當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役

維其本也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而生故曰各役解亦分明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貌渾渾沌則終身

不離乎道矣。纔而有覺，則與道爲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闕者見也，無問無闕，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卽無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物各遂，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固自生。

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降猶賜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

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郭子玄曰：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夫乘物非爲迹也，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自往，故爲民所倣效而不得已。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達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魃群而鳥夜鳴，離其所以靜也。朴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潰然通放，故遣使

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聖真物皆不以存懷而闡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爾乎？滓溷與物無際也。莫然無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爲真復。渾沌無知而任其自佚，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闕，則失其生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

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

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

如衆技衆矣。

陸西星曰：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偶。蓋以前面許多說

寧無事于話，皆矯世絕俗之談。人多以爲異已，就此便說世俗爲人之國，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乎己，所以喜者也。一人所具心爲己之聞，見同出於衆人，人不可得而議我，也。聞不如衆，既同出於衆人矣，則是己之聞見猶夫人也。曷嘗超

晉書甫曰

道之無爲

自然非特

人君體之

而以道佐

人主者亦

當因衆以

名

臣

集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上

卷

之

一

校之衆而出於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安自己而欲爲人之

欲自任以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

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蓋古之君子有高天

下之見者必不隨俗以失從遠卽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我必曰絕之棄之

雖大駭俗必欲因衆以寧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者也其見爲夫衆焉已矣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國乎其存人之

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

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以衆見而治人之國幾何不僥倖而喪人之國

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知之則必不

獨衆見以爲是而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

已之獨見行矣

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

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雖然特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

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運用二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王張綱維乎是物

也夫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

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將提挈陰陽主

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也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其視有大物

者可同日語哉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又起一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

隨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配對也與人相合也

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

人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處乎無響言寂以待感也行

乎無方因人變化也絮汝適攜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求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撓無極也出入無旁者獨往獨來無所倚傍也既無端焉有始既無始焉有終故曰與日無始悠久可知至是則形軀不足以礙

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有得有

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如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者

大同則求其為已了不可得焉得有有乎親有者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樂為治者皆是也親有者天地之友則非獨有之人不能與於此矣

樂軒云莊子此段把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

觀此一段非止談說虛無有精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為

世間許多

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

卑而不可不囚者民

卑喚做粗

也。以道為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囚者民也

匿而不可

不可不任

不為者事也

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

等語似此

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盡

手脚便粗

棄故曰粗而不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言義則去

義豈可去哉

故曰遠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道無親疎仁則

有愛雖非至道

而豈能遺仁哉必推

節而不可不積

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者禮也

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為者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孔儀三百威儀三千豈

一目一人之力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也天也指形

可為故曰積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 而不可不為者道也。也天也指形

幹轉從上
數句到此
已盡却又
從起一物
字即以前
者莫足為
一句通下

會於仁而不恃。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 薄於義而不積。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 應於禮而不諱。

接於事而不辭。接事之閒直情徑行無所退讓故曰接於事而不辭也 齊於法

而不亂。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正之意故曰不亂 特於民而不輕因

於物而不去。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徇民物雖可因而不逐物以喪真 物者莫足

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精者為道粗者為物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而有

不可以不為此。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又曰不明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

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

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

此又用聯珠文法歸

老莊合集

到道上何不通於道兩
謂道數語句只是一意
說破道字
最親切

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為者也。王者天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其說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矣。

外篇天地第十二

此以天地名篇。總言為君者只以無為立治。如至德之世不可失其常性也。中間太初有

無一畧尤為喫緊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多

其王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
褚伯秀曰天地至大人物

至衆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于德故物莫能離成于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

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

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是以古之

君天下無為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故通於天地者德

此以天地明君德。呂吉甫褚伯秀俱以故曰玄作斷句予謂當作玄玄讀猶遂古也。

郭道憲曰
無精無粗

皆出於自
然則技即

事事即義
義即德德

即道道即
物也凡以

天無者令
而巳况以

二為一之
意

也行今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

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天

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自能自立者。通於天

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

物也。凡以治人。為尚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故曰。古

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

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天下自

化。心如淵水之靜。恍之而不濁也。民鳥得而不定哉。

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

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為。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剗心焉。剗。夫子曰。者。莊子受其師長桑公微言。

覺之心而後無為為之之謂天。天自然也。為之以自

可以學道無為言之之謂德。得於已者。而不言喻。故曰。無為言

也。愛人利物之謂仁。仁者。以民包物。與為不同同之

之謂大。異者。亦同。故曰。不行不崖異之謂寬。崖。異有

明聖智絕有萬不同之謂富。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執

德之紀。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德成之謂立。

卓乎如有所立循於道之謂備。循。其道而行。則無所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

夫子或作

老子亦通

魏仲雪云

上言聖人

統天地御

萬物人見

其應物多

方以爲應

明聖智絕

人遠甚而

老莊合傳

之謂完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

其為萬物逝也。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

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心之大也逝者往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曰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

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

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

生同狀。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藏富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天壽為哀樂不以窮通為榮辱

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為我之私分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胸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

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歟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已視之若一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濔其清也。濔音昔金石不

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乎

其居靜也濔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然金石雖有聲非人

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前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

一辭王音定之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

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王德者言有

原以正其在我故其化蕩蕩如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無不

此視乎冥為無不能而不以此為名故曰耻通於事本原萬物冥以下即之初也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

闇然日章而後其心以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也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

王德者邪

萬物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下句生字言

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在我之刑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

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

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而起之意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觀也

此謂王德

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

之中獨聞和焉

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今惚今其中有象也人皆

以為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和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故溪

之又溪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

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溪之又溪入玄之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修即長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

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

未明也喫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

明言辯者不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之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陶周望曰北處陰陽存南處陽而還即此意

此段言堯要齧缺而

許由危之
見君天下
者不可徒
自恃其聰
明睿智以
爲治也

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

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

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

天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

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之由生則不與之配天平彼且乘人而無天

也以其對物故方且尊知而火馳

日本身而異形

根乘人而而急用之故曰
無天來生尊知而火馳
下數句總性之意也
見配天之意也
難天許由
歷指其師
之失以對
帝堯其不
自掩諱如
此然而爲
後世優師
者借口亦
非訓也

方且爲緒使

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

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夫何足以配天平雖然何族何祖

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

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祖故曰有族有祖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

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又高矣衆父之父天

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爲臣道

以此爲君道皆有患害故謂之北面之禍也南面之祿也

此事頗疑鑑網中多有之

堯觀乎肇肇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

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

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

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爲

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辭說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卽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分劑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

觀肇封人所以視堯者而使之授取分富千歲上仙無此三者之累今世多以三者之故役役其身不能自脫觀此亦可少息

諸人也

夫聖人鵠居而鰌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

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鵠居無定所也鰌鳥初生

者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求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管也與物皆昌者物

與我各得其生也修德就間那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僂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

者也身常無殃自樂也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諸
而耕於野
以見德義
刑立法立
於前患隨
於後亂從
此始矣

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
矣夫子闔行邪無落五事他他乎他音邑耕而不顧此
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不如堯舜
矣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他他低
首而耕之狀充不賞不罰今子賞罰
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太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

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個無名而止此老又自
無名上推出個無無者當虛心理會無與有對已
自成個一了故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一既
曰一之所起寧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
此改寃極之無無也此個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之為言
性命根宗得也故曰物得未形者有分且然無謂之命追夫
而示人以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謂之命追夫
返還歸後者分陰陽闢闢往來不窮且然無謂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
之要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
陶周望曰成生理謂之形造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鼓萬
太初有無物之出機故曰流動而生物物者動
并無有無之流寓而成形實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
之名無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始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
不可得也齊其所生之理要皆一而成而不可易故曰流動而生
一之所起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有形者有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
亦無一之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形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一亦不可也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

保如保合大和之保保合

此神則其神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故脩性者貴反於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

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若

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言脩性而同於初其至德若此故合喙而鳴喙

鳴而合此聲音也胡為而鳴胡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人所以不得如聲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緝緝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則謂之玄而合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修性反德其道如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治所

此段言堅白之辨總之自勞其形神故告

之道同條共貫若相倣效然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辨者之言雖紛紛多端而我離折堅白昭昭然以示人若懸於天宇之間夫子

老聃曰是晉易技係勞形

休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狙獲之便自山林來

皆技

以無聞無人之在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拘肆計功皆勞形言止用功休心以才藝自累者也成思者為人所係縛而成其即前章獨愁思自山林來者自山林中為人捕而來也言又如聞獨見之執留之大便捷之猿為所愛則必繫之杙之而有執意

繫就捕之患二者安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問與而所

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

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

此又非其所以也。

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天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者有

頂有踵也無心無耳者無知無見也有刑者物形而下無形無狀者道形而上若夫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皆存此其踐形之人世全無也故曰盡無此踐形之人其動止同其生死同其廢起同廢起即窮達然而非其所

以然也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

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其所以然者則與人異其所

無容心非唯忘物并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則入於自然而與天爲一矣

蔣閻勉所以詔魯君者必服恭儉拔出公

蔣閻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

者必服恭儉拔出公

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

忠之屬謂非不出於

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所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

正然而非所語於帝

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

王無爲爲德故季徹少之

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存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

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貌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

力小不足任大事也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

地如此則是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

歸之投迹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

蔣閻勉

覩覩然驚曰勉也

若於夫子之言而無所知故曰茫

此論大聖之治天下王與節王

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

之德相應

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民溟滓然弟之

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也。獨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

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而進於但

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為為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

由然。以堯舜為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凡堯舜之教而

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溟滓有耳

心低頭之志。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兄

居安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澆指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觀之，曰：「柰何？」曰：「鑿木

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沝湯，其名為槔，為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

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畦，間鑿隧為水溝也。抽，拔也。

之易也。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

子曰：為機，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

方仲求曰

子貢之所

云者，概也

不知機械

一動將機

事机心種

種種而起

矣以滑其

神明此所

以不入於

滓陰夫人

之耳也。孟

子曰：為機

能抱靜主

一也。道所

不載，言不

純白不備

則神生不

定者，道之

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

羞而不為

也。

畦，間鑿隧

丈人刺記
聖人勞神
後形不能
自治其身
安能心治
天下解地
盡高人一
寺

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益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貌。獨弦。哀歌。言人不知而自誦。自說。賣名。忘名也。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記吾聖人之言。
也。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口向之人爲何者邪。
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

此段堪可
丈人作
贊語末云
休世抱卿

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卑。陋。慙。懼。貌。項。項。自。失。貌。不。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枯。樸。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文。人。也。託。其。主。於。世。能。所。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其。所。往。卽。淳。遊。而。不。知。所。求。昌。任。而。不。知。所。往。也。淳。備。純。一。渾。全。忙。乎。無。形。迹。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言。人。心。中。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

修而渾沌
是財丈人
之所以自
治其身也

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入於畧。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
為後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罔驚邪。且
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夫人者指漢陰
丈人。不以毀譽
為損益。譽且不顧。而孔叢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
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
而不自定也。假修大修也。渾沌即天地之初也。術道
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
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
無為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
汝將固驚邪。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謹亡意欲
縱觀大壑
因論聖治
而及德人
神人但德
人比之聖
治言一會
矣。德人比
之德人又
高一層矣

謹亡將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子
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焉遊焉。將焉遊焉。大壑大海也。橫目
遊焉。大壑大海也。橫目
出於目前也。遊於大壑者。
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
死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
之民乎。願聞聖治。謹亡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
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
為。而天下化。手執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
聖治。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
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其事。可為
之實。順其所可為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事。情而行
其所為。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也。天下自

然化之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帝王也非美惡四海之內其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恬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其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恬乎愜然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大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

李仲達曰
新書聖而不可知之
謂神其實
南華所謂
神者蓋就
人身上論
也混冥與
上渾沌同

財用飲食皆置之不問言無心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秉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昭曠者言大明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天地之道自樂而萬物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寔理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

混冥即
混冥即
混冥即

朱太復曰
渾沌
夫自有虞
而觀周武
之師則征
伐之不足
重謬也尚
其然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

離音
離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

蒲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

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言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

蒲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

蒲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

蒲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

治皆亂而
後治之不
若至德之
無為也與
應帝王篇
治則無病也
孝子為父操藥
其色終是不樂
不若父
至德之世
不尚賢
不使能
上如標枝
民如野鹿
標枝皆無情
無欲之喻也
端正而不知
以為義
相愛而不知
以為仁
實而不知
以為忠
當而不知
以為信
蠢動而相
使
不以為賜
是故行而無
迹事而無傳
相與以實誠也
由心之謂忠
當事上得其當也
端正
以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
蠢動

藥場也傷音 禿而無髮禿音 病而求醫 孝子操藥以

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無傷何以藥不充何用

治則無病也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進修也羞耻之名故曰下

尚賢不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標枝皆無情無欲之喻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

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

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上得其當也端正

以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

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
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
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陸西星曰夫自古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

不及揖讓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見蒲稽

一段議論正去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懼也

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橫羅

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周武

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時之所值不同不

得尊此而薄彼也以故無見詰問天下均治而有

虞氏治之邪抑亂而治之與蓋天下均治則無庸

於治凡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世雖無亂

形而人心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以困以

得人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蒲稽因無見之

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所願

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明是

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焉耳已故曰

老莊全集

卷二

四十三

有虞氏之樂塲也。瘍醫者癰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髦。病篤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孰若無庸於治之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而同修乎渾沌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修其慈父。而其色焦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為愈哉。故聖人修之羞之者。耻其心之將日勞而事之將日煩也。至德以下。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不諛不諂能諫

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謂已道人則為是者而為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

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

身諛人也。

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所謂同是者非獨得於己也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

人加以道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

聖賢皆作下一等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

看故如此發明耳。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合其譬者比物醜類合天下譬喻以立二說飾辭者修飾其言詞也聚眾者聚天下之學者而

此段言世人過聽俗人之言全無獨見之處所譽者反過其實故以大惑大愚鄙之人

婦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未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謏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別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記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為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為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途有憤悱之言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謂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

俗言二字
與上俗之
所謂然而
然之二句
相應

此段分明
說聚一時

聚徒學
之八患施
公孫龍子
之持務空

不至惑者勝也而令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所嚮趨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令天下皆惑於其說也我雖獨有所趨向何以回一世哉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琴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折楊皇琴里巷曲名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眾人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琴此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羅勉道以金鍾當如字讀言此又以樂為喻金鍾瓦鍾也如秦王擊瓦鍾以正古樂不入眾耳聞俗樂則告設有二人擊瓦鍾以

談而無實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不能行矣
行者

凡今天下皆惑于雖有所趨向其可得邪知其不得
而強之又一惑者言明知其不可告語

而欲強以語之則是我又添一惑也 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

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釋之舍去也不推不
必推說也比近也付

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言厲人惡人也惡
人生于惡其似已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

惑者皆不自知
則不如厲人矣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書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

曾史行義有間矣朕其失性均也 其斷在溝中者破
爲犧樽之餘也同

邠臣虎曰

聲色臭味

五者皆足

以滑性令

人有不自

得處下以

鳩鵲虎豹

設譬甚言

以困爲得

之難也

此一本或爲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且夫失性
畢竟皆是枯木矣此與滅穀亡羊之意同

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

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顙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

厲爽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爲之故以爲亂性以此
四者與趣舍并言所以抑之也困懷中顙逆入也中顙

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
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

故曰趣舍滑心而使性飛揚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

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子則鳩鵲之在於籠也

亦可以爲得矣 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
爲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

再設譬文
法更圓活

此為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為自得矣其貶之之辭也。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及爭是非。胸次為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以柴。搢笏然在纏綴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皮弁鷩冠。搢笏紳脩。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修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胸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纏綴繩縛也。眈眈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極口以詆楊墨交臂束其手也。囊檻所以押虎者。

外篇天道第十三

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寃極精微孰非出於天理之自然者

郭道憲曰
此段王意
却在靜上
言聖心是
有王之靜
虛靜恬淡
寂寞無為
八字足靜
字之義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運而無積。則是純亦不已。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昧然者冥然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言聖人非以靜為好事。故欲好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在大匠取法焉。水靜猶

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鏡與鏡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皆靜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日止於至善也。

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休即虛。則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無不當其宜。故

動靜合一曰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愈。愈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

季仲達曰。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此處說得無不當其宜。故

道理何嘗如頑然無

知之空枯。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俞安樂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按此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天靜

虛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知也。退居而閒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

靜聖動王

四字是莊

生獨勸語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彊侯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子無為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
途成千古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
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

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

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

謂之天樂

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為徒故曰與天和者也

大本大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也。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騖音廣萬物而不為戾澤及

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

方孟施曰

人和從天

和而來故

下顯言天

和邊見惟

聖人能明

自天地之

德而以虛

靜為天樂

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陽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
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世數句與大

宗師篇同却又看莊子曰三字前日許出之言今以

為自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把作實話看天行行乎

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為陰動則

為陽同波同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
無物累無鬼責數句。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
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
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
以畜天下也。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
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

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此善養人者也

周存菴曰以天地為宗三句乃篇中之大綱領而無為一句尤為提綱挈領之要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王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生天地道德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不主者言君當佚也

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

方仲球曰智辨才能皆屬有為不自慮不自說不自為則何之有天下極替君道無為之妙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維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源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落天地言籠落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地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羣也

莊義若云
上言君道
無爲臣道
有爲而此
云主取要
臣職詳因
以本末說
起者言主
上之所先
者不在末
惟在人道
之有序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上。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無爲爲本以有爲爲末。要在三君道無爲也。詳在臣道有爲也。威武與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數等羞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白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卽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

聖人先後之序取象於四時見語道者必

要諸序

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精神之運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化作化生也。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

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
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先後而有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
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
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
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
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
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此段
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
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形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

魏仲雪云
天命天討
賞罰未始
非天莊子
之言過於
分別耳

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
形名名稱也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
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原免其罰減去其官矣是非旌
別淑慝也賞罰謹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言為
治之序
如此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
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

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

之至也
愚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

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
由其名猶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
各有處而無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
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
古之語大道者

驟而語三
生奇巧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若不知先後驟然，始矣。倒置也。迂途也。若逾此自然之道，倒置其本，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天下者也。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以形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一曲一偏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下所以事上，則是臣道。

堯末免過

用其心舜

對堯所言

皆是無為

之道天合

之理然則

居天下者

含天地之

外更有何

法耶

夫天地者
又是莊子
之言結句
甚老

昔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敖，慢侮也。苦，哀憐也。嘉，喜也。婦人，寡婦與孺子。對說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有美為哉！天地而已矣。」

因觀藏書

而論仁義

之真情解

地更高於

老聃乃孔

子稱之猶

龍何耶

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克
自為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此堯自嘆
之詞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
莫大於此也其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他為但
法天地則可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中其說曰大謾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
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

及半而老子遽止之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

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

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對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

義之情也老聃曰意音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無私焉乃私也物愷者以物為樂之意也幾乎危乎
也幾乎後言即今所謂落第二義也

使天下無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終有夫

失其牧有無私之名胸中便有個私字故曰無私焉乃私也

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

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

乎偈居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

性也。欲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用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以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逃也。逃亡之子。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故歎而

周南池曰
士成綺始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因慕聖而
來一見而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趼。反。古。而不不敢息。今吾觀子

有所刺試
豈非以忽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爾相接其
心不相入

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言其勞也。跣足根厚。皮也。鼠壤有餘。而棄妹。言鼠壤之中。乃有食餘之菜。是暴棄天物。於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是不愛物。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言其積畜有餘。生物熟物在日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

此即以有崖而徇無崖者也。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

呼牛應牛
呼馬應馬

巧知。知音。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

老子涉世
之術盡此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

矣及示士
成綺以修

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刺

身之道又
不欲以徇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

人忘其天

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言我若實有此事

也。

人以訊我。而我乃拒。士成綺為行避影。屢行遂進。而

之是兩重罪過也。

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穎。頽然

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穎。頽然

此言道無
不包無不
實惟至人
之心常自

頤去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
機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元以為不信。邊竟有人
焉。其名為竊。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途進
狀衝然突視狀闕然口喏狀義然堅固狀馬性欲馳
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既坐馳之意也動而持舉
動之間有矜持也發机也即所謂其發若机指其司
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
畜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
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若兄
實理則無此病矣邊竟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
為賊謂其机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老子

靜定故天
下之大不
足以累其
心伊尹躬
耕樂道天
下弗顧于
謁弗視即
是此意

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
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
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
之餘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
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夫至人有世不亦
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棟音
丙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

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有世有天下也雖有
天下之大而不足以

累其心棟惟也雖奮而孰天下之棟此心亦不足與
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遷言不計利害也寃及
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
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乎

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通同
也道

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潘子傑云：意不可言，傳故有輪扁斲輪之喻。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也。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其形色，聲名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

得其實，可悲也哉。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情實也。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

及此所以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

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

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

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顧，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褚伯秀云：終篇以遺書得意，猶相陳官而寓之於斲輪，所由與狗迹遺心去道遠者，莫矣。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即是此意

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聞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輪扁只上意謂道不可言傳而設喻如此耳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耳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昔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魄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莊子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

外篇天運第十四

褚伯秀云

首篇以天

運地處啟

論端設問

日月風雲

流行之故

答以六極

五常三皇

之治跡天

運而行德

教故無爲

而化民樂

自然

承上章而言重重微問造化欲人求得一個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王張是孰

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

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天行一日一周豈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豈有爭馳於其所乎誰爲之主張綱維此者又誰爲之居然無事而

使化育自成者意者有機括藏於中雲者爲雨乎雨

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濔樂而勸是雨者豈爲雲而

施乎或隆而起或施而止孰爲之也又何風起北方

人放意爲此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九洛即洛
書九疇五
行五事八
政五紀之
類

敢問何故巫咸福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吾常帝王
順之則治逾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東或
西有時而上彷彿西表孰爲之
噓吸是氣者孰居然無事而鼓舞搖蕩是者問所以
然之故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帝王能順自然則治
逆自然則亂太古之世惟順此理故以治九州功成
而德盛九洛九州也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
皇向上人也

莊子與商
大宰論仁
孝而云至
仁無親至
孝忘我見
得孝弟仁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以虎狼爲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仁無物不
有雖虎狼亦有仁心至仁無親者言仁主於

義此等名
目却非自
然惟行其
無事亦法
天運之義
也

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大意言仁孝
不在名以名則虎狼亦可爲仁以寔則必相忘於親
乃仁孝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孝不足言
者非不孝

也蓋至於至仁則盛德之極孝不待言矣孝固在至
仁之中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非
過孝之言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未能盡
仁則於孝爲不及若能盡仁則非不及矣夫南行者

至於郢北面而不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
北自北

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故
遠非不及也大意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

使親忘我難

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和忘矣自此以上日忘親親忘我日忘天下天下忘我

但要一節高一節忘親者孩提生而狎於膝下知愛能愛不學不慮非忘親而何親忘我者凡親之不能忘我皆我有心感之今也我無心而使親忘我易兼

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至忘天下天下忘我

方仲球云莊子看得孝悌八者都是勉強的故引至

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

証實一段來

息而言仁孝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

遺棄也藐棄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

後其德者也不足多也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嘆自誇也孝悌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也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

自苦而已故曰自勉故曰至貴國爵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然則至仁在我彼孝悌八者又非所論矣并與屏通渝變也凡可屏去者皆可屏滅惟道真常安得而渝之不得而渝安得而屏之哉

郭子玄曰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身非有親也而首自任上足自在下肺腑居內皮毛處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軀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郭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適

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爲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爲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王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泯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皆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弁者除棄之，謂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北門成間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樂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爲此樂所驚駭也，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

此段答以
始聞之悞

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奏作也。徵猶琴動作，聳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自四時迭起以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後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後，萬物得序而生，長既盛後，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有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

此段解後
聞之意

也。流光流暢光華也。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蟬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尾首即終始也。死生債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即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枵聞所以懼者如此。吾又奏之。

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意長短剛柔。

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在谷。蒲谷在阮。蒲阮奎郤。守

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

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蒲阮蒲谷。

言塞乎天地之間。奎郤塞其聰明也。郤與際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為之度量。言

我之作樂不用知巧而猶自然也。其聲揮動竟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子欲慮之

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

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

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

女委蛇故怠。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

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蒲而自忘。身若虛空。

然乃至於委蛇。放施而況汝。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

此又言卒
聞而感之
故

老莊子集

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迫逐也。林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幸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窕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不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自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無言而心悅。謂其悅

此頌一轉
本無別意
添作一轉
便成節奏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到此又撰出一頌。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又妙益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之處。崇森爽意。怠而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忘六用不行之時。

師金惜孔子之窮而以沾道比已陳之為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何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狗法度猶
相反之租
梨獲狙梨
周公之衣
醜姬效西
施之美益
見古道不
可行於今
也
按六喻一
芻狗喻其
迷眩二車
舟喻其遠
時三桔槔
喻不知物
之用四梨
抽喻不知
物之躰五

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褻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圖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昧焉。此段議吾聖人芻狗結草為狗祭天解厭之物祭時所用已則棄之中惟也。一說昧目之昧。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

優狙喻不
知人六西
施喻不自
知觀此而
知孔子之
所以窮也

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僂應物而不窮者也。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桮棊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桔槔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

開門挈妻
子亦無此
事甚言其
醒耳

應物之喻也。相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皇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相果屬似梨而酸。故禮義法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狻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狻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後狙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周公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也。顰蹙額也。顰必西施而後可。行古道必古人而後可也。

五十有一
正孔子知
命之年而
曰不聞道
何輕於侮
聖乃爾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爾。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然則。即是發道不可傳意。

此言道得
自得不可
以言語文
字問相傳
中無三二
句指出學
人病根

不可者無他也。中無王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

中無王而

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
中自無王。非所自得。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
所質正也。在我既有。所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
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
雖分中外其實。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只要自得也。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此言教人者我言雖自中出而

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出。言以告汝矣。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入。汝未有見。而中無
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耳。故但以聖人爲隱。聖人實
不隱也。道不可傳。無他。故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日
然而不可。名公罷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

名不可多取。此訛儒者好

劉巨虎曰
此言儒者
徇名故勉

爲仁義以名也。遽廬。艸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
自後其德也。覲見也。纓有聲迹。可見則禍患所由生。故曰覲而
其實仁義多。名目古至責。人特以爲假道托宿焉耳。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
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

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苟簡聊

且也。言隨時而不着相也。不貸者。猶言不捐已。以與
人也。易養易足也。無出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實
之理也。是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之義也。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

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然。是采真之遊。豈殉外者之所能與。富貴親權。卽是
貪天殉財。烈士殉名。率者死衆之意。操之而患失。則

上云天之所見也。闢視也。所不体迷而不和返也。心無明見而
戮民是以不能返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故云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
未云天門弗開。則其心終茅塞矣。
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而者。天門弗開矣。
正之。罷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

有此人世。則有此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之用。罷
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
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
在我。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
為。不然。則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天門猶言靈府
弗開。塞也。故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
亦相忘矣。度數
陰陽又何求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老子把道
德看作是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此是譏侮聖人處。嗜膚眯目。遍

日然之朴
只宜放風

居則備一昔之術之昔。惜然毒之狀。言自苦。吾子使

而動總德
而立如魚

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

鳥之相忘
也一屬仁

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放風順化也。總執也。

義便落第
二乘矣。稱

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天

猶龍一段
太史公史

負大鼓而求亡子。必不
可得也。傑然自高貌。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

記亦載之
但句調與

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

鵠之白。鳥之黑。月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黔。染黑也。
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

辨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泉涸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魚之响濡其潤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譚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以此老子龍在天地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陰陽言以大地之道自樂也嚼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規正也。

儒者崇尚
三皇五帝
而老聃反
加殷桀豈
非以其道
之不同耶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余年運而往矣。予將何以戒我乎。人亦指老子以孔子之聲見老聃自稱孔子門人而修謁也偃堂居於堂上而自居有傲物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逾武王逾紂而不敢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

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
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
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爭
嬪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
人始有天矣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
一節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
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脈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
至舜而曰月而生兩歲而後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蚤也
使民心競至禹而曰始蚤也誰誰何也未至於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
使民心變孩提而蚤能問人為誰矣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音而天下耳使
亦太甚矣子讀檀弓周典對象心變變於古也人有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
哀公語大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為罪法禁詳

不然其說

也當此時也人皆曰分種類各親其親各是以天下

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是以

天下大駭者言天丁自相駭異皆由楊墨之徒此是

彼非橫議交作其作始尚有倫叙而今之駭也婦人

女子至愚之人亦皆喜亂他又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

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知音上悖日月之明

下悞山川之精中墜四時之施其知暗於屬屬音

反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

以為聖人不可耶乎其無耻也子貢寔寔然立不安

也規求也小獸之末不過鮮步如狐得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竟覺然不安貌

諸伯秀曰仲尼見老

子歎其猶龍則以人

合天末至

於俱化伯

聞淵雷之

妙遂棄六

經陳迹而

究其所以

迹不出三

月與化爲

人則迹同

乎人而跡

合乎天矣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

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

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

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

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孰知其故者孰知其

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有履則有夫白鵠之

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鰲黿之喻也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而化類目為雌雄

故夫白鵠一段引物類為喻天

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相視而自化不運不交也凡

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蟲便有生物之理故虫雄鳴

上風雌應于風而亦化郭子玄云鵠以眸子相視虫

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

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殫苟得於道無自而

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

之矣鳥鵲鵠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

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

得之矣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鳥鵲鵠

山海經曰

宣愛之山

有獸焉其

狀如狸而

有髮其名

曰師類

山有鳥其

狀如鳳五

采文其名

曰奇類皆

壯也

壯也

壯也

壯也

蜂也。即蝶蠶之負螟蛉。祝使化而似已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自然而然者。不與化爲人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學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而非無爲之爲。無爲之爲。則與造化同功也。

外篇刻意第十五

是篇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之以能解純素之真人。則知刻意尚行者。之爲假也。明矣。

此段總言
有爲不若
無爲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譏。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刻意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

爲尚也。爲亢。爲高。也。然則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人山恐不深之意。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

商伯秀曰
南華歷叙
古人立志

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各異若夷
齊之爲亢
孔孟之爲

強國之人。致功弁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

修伊傳之
爲治集許

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

之爲閒老
彭之爲壽

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

以述觀之
似亦不能

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無偏是以
貴夫虛無

好修潔也。教誨之人。爲師於世也。致功弁兼。是莊子當時日擊之語。避世閒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爲亢。非世者不同。若夫不刻意而高。無

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

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

道聖人之德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也。無極。無定止也。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

人得天地自然。故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恬憺寂寞。虛無無爲。八字。只是個靜字。即自然意。道德之質。實

本然。此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爲之聖人。蓋惟聖人之無爲。則天下之道舉之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憺矣。平易恬

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平易恬憺。即是無爲。意神不虧。即是德全。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

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

自此以下
速用許多
故曰字
平易恬淡
天行物化
同德同波
知故不留
動合天理

則災非非
貴何從而
至死生謀
慮何由而
滑哉

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天行順天
理而行也

物化視身
猶蛻也。同
波同流也。
隨所感而
後應。我無

起無心。應物之意也。此三句。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正見不爲福先。不爲禍始。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知者先事之謀。故若
已過之迹。去知無意

必去。故則無感應。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

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且覺無憂。其

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憺。乃合天德。若浮若休。即
茫然無着之

意。不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

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

循天理。今
天德有此
與彼同

不勞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

至德之人
自是虛靜
自是恬惔
自是純粹

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而不變靜之至也。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也。無所於逆粹
之至也。悲樂數句甚有味太虛之體本不自虛無恬
淡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於不思善
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
變動則心擾一有忤觸則胸中有物而不得謂之虛
一與物交則微逐世情而不得謂之惔一有拂逆則
胸中有疵而不得謂之粹曰靜曰虛曰惔曰粹總是
一個自然之德忤與逆相似粹無疵也形勞則繁精
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
長生是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
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
勞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
水為喻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

褚伯秀曰
養精神以
歸純素是
養生以純
素為本純
素以守神
為先至於
與神為一
若注合歸

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
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天之行也一日
一周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
變惔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于越
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養德即是養
生提起一個
神字便親切了此便是道家之學夫寶愛其劍則柙
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精用則勞之譬也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
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
而勿失與神為一
四達有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
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
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同也
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神是守而勿失用功久

則道之大也。又則與神爲一矣。此大面化二之神也。一之精通於天倫野語有之。奚必刻意。尚行爲哉。

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

素謂之真人。

天倫即天理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野語猶里語。

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大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已神人無名皆不只是聖人字。却喚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言。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是則學問二天處。

莊子雋二卷終

2011
27 NOV 1997

鑄眉公陳先生評選老莊合雋卷之三

外篇繕性第十六

前篇言養神故有天行物化之論
此篇言存身故有時命行謬之說

郭道憲曰
恬靜定也
定能生慧
故曰以恬
養智知吾
有生之治
本來無物
何以知爲
如此而後
能靜故曰
以知養恬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
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夫德和也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
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
順乎安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

德則不昌則物必失其性也

焦弱侯曰繕性于俗學滑欲于俗思爲句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念即乖况於繕擬心即差况于思非唯無以徹其覆而抵益之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即人之覺性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繕之思亂之者也恬者無爲自然之謂夫謂之養知若有心于知矣不知知體虛玄泯絕無奇益有知而實無以知爲者也故又謂之以知養恬恬即禪家所爲無知者也知即禪家所謂知無者也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以至者不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于性而第求之禮樂則逐末忘本支離于俗學而天下亂矣何也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而爲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伎而爲仁義禮樂

此學術真俗之辨也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混茫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漠

而常自狀遠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安

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亂之流濛醇

散朴莫之爲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三人

以燧人伏戲而下爲德衰者不遇欲人符性命祗希夷歸道德之根本耳

下衰世道升降俱是矣。知有理之可順，則其順一者已。離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為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故曰安而不順，作意為天下而離道。與其教化則非無為自然者，故曰漫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狀矣。故曰離道以險。政失淳和，俗趨浮薄，德以行。天下狀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狀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去其自然之性，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也。似此心字皆机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博繁多而寡矣。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此惑亂而不復反其性情之初也。

褚伯秀曰：世道交喪而不可復，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溪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由是觀之，承上無以反其性，說世喪道。隱故不自隱。舉世不知有道，道喪世道亦不明於世。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不在山林之中，而其道德既隱而世莫之知矣。是其所以隱者乃世俗隱之也。非聖人有意自為。古之所為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太謬也。隱士非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當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當

時命而太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溪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反一無迹者言成功

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溪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又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溪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望賢隱見一衡之時命而已。無心焉。大行則乘時而無迹。大窮則存我而待時。此古人存其重我之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智。不以智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此承上存身而言。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

以此得志
二字生下
一段外物
不足以人
其心即是
浮雲富貴
之意

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

是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曰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任彼。而不在我。故曰寄。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肆。

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此軒冕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

樂彼與此同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

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矣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同也物

與俗未也重求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

郭子玄曰不以辨諦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悽薄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正之貌道不自行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堯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來不可圍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淒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無憂而已言亦無忻懽之喜也寄

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內其置倒也

外篇秋水第十七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辨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言論意察所可及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雨涘渚崖之間不辨

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涇渚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滿拍滿岸故曰涇流之大河河中而涯即涘河東西水畔也間者自東西距中一水荒

借河伯海若問答以明小大多少之分與鸚鵡鵬鳩之論類

芒遠而見不明故曰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始旋其

面目。眴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

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

夷之義者。如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

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伯河神名海。道百三字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北海若曰井。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謂大道也。

龜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

者。騖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

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呂吉甫曰。拘於虛則小大之可限。騖於時則久近之可專。束於

教則方術之可制。天下所以不得道者以此見道無窮。蓋人心不可自足。彼挾其一得。以自鳴。以少息矣。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涸。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

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

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

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騖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聽姑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間。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北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

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

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

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豪末通之在於馬體乎。空

少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

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在士之所務。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

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

水平。世界之小。知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任土任事之人也。伯夷辭之以爲名。

天子語之以爲博。皆言其自多也。自多則亦何伯之見矣。

呂吉甫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才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爲道而不

前云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此以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傳前後相照應。

前言其大此一轉又

言天地間無小無大

即所謂莫大於秋毫

出乎爾。窮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北海。言順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而望。洋向若回。楚大道而從無窮之遊也。何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篤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制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產。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非大小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土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語哉。

河伯曰。狀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

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河伯欲大天地而小毫末。便不是了大比

之末而太
山爲小也

天下之物受享有多寡難量度也食報有久近無定

時也遭遇有得失無常盈也死生如循環無新故也
是故大智者惟有大知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
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爲多寡誠知天所分予受享有
多寡量之知量無窮證鄉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
不可驟也

跋知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
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

不可故也

證鄉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爲

者雖易而不跋撥拾也跋望也誠知久近之時無定
止候之而弗覲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殊不以此爲
喜愠誠知分劑之無常盈也明乎正道而生死聽之
生不爲悅死不爲災誠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爲故
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

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

自得也

大約莫來人之所知有限不若其所不知若

至小所以知所以生也至大所未知所未生也今我

欲以其小者宜窮此至大之域宜其迷亂而不自適

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

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由是觀之豪末雖小不足謂之小何

以定至細之端倪天地雖大不足謂之大何以窮至大之方所哉

王元澤曰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
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
無一定而各各自足故智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
無窮証於古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
之無常明於坦途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
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此者近而彼

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爲之近也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爲近則近亦未始不爲遠以譬大小亦是一樣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証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証之益身之所處見在爲今過去爲古卽見在之過去也今卽過去之見在也狀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遙而不閤今無常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緩乎前追而弗及則跋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造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爲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爲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憂知分之無常明乎坦途無有平而不跛無有往而不復則知生者物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必反其生也何說之有死者物之來而歸也而歸者必伸其死也何禍之有不禍謂其及吾寧而不崇以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死生晝夜卒始若環不可守以爲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

天壽疑貳其心故其生也不悅其死也不禍夫知物物之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則我卽道道卽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爲大而豪末之爲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爲妙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之爲適然其所不知者作麼指擬未生之時作麼名狀今我以眇然之身而欲窮此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適也不自適則歟然而餒其小宜矣故惟知量之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生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個學問又自觀遠近証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體勘將來如是則我雖豪末而不足爲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爲之大故曰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太域

此一轉又將大小字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

面換作精
粗重重入
細說向道
理上去

情乎

至精而入於無形小之極也至大而極於不可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夫精小之微

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

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

所不能窮也

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也大之盛者曰埤言大而又大也殷盛也由此觀

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異便異宜也然論精粗

皆形也今精曰無形非無形也但小而微而數有所

不分耳大曰不可圍非不可圍也

但大而盛而數有所不能盡耳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總之可以言論可以意致者皆局於物之形而

有精粗之別

非其至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

若夫言不可論意不可極則無形矣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

是故大人

之行不出乎害人不為利不賤門隸貨

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為食乎力不賤食

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

以下言大人體

道之事雖不害物而亦不煦煦沾沾以愛物自多故

曰不多仁恩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後而求利者

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我不爭貨財而亦不

可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事皆自

為之而無所借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為食乎力貪污之人爾自爾而不自我亦不鄙賤之故曰不賤貪污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所為者與衆

此言大人
修進之事

和光同塵故曰為在從衆佞諂之人亦由由與之偕焉能境我故曰不賤諂佞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數者皆無迹而不近名者也此等人富貴不能產何足為勸貧賤不能移何足為辱孰者為是孰者為非故無分是非孰者為大孰者為大孰者為細故不辨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聞者曰聞於古有此語也道人不聞無名可聞也至德不得無得無喪也大人無已忘人忘我也此誠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大小此一轉又添入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惡至何者為極

一段又見
道眼俗眼
之分聯用
數個因字
句法靈變

也貴賤大小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也蓋上既言大人貴賤大小無所分別故伯伯問凡物既有內外分明一個貴賤大小蓋欲於無分別中認個分別當何所一而窺測之倪者緒之兩頭取分別之意也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道觀物物初無貴賤以物自觀物始有貴賤若以世俗觀之則貴賤又在世俗而不在已也此即軒冕倘來寄之意若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以大小之等觀之因萬物之大吾亦大之則何者非大因萬物之小吾亦小之則何者非小若知大者未必大雖謂天地為稊米可也知小者未必小雖謂毫末為丘山可也

也是則物之大小未有定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

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物之功

有而稱，有則物物皆有其寔，有者未必有也，因無而

稱，無則物物皆無其寔，無者未必無也。亦猶東西雖

相反，而不可相無，因東而有西，西亦可謂之東。是有

無之賤分，本未有定也。功分功力，分限也，各任一職，

以爲功，故曰功分。功分以趣觀之，因其所狀而狀之，

定者定其爲不定也。則萬物莫不狀，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

時到底不離因字

自堯舜之
堯舜作証
見堯桀有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又以讓與

一讓也。唐堯虞舜，讓則貴，燕之子，曾讓則賤，均一

爭也。商湯周武，爭則貴，白公楚平王之孫也，爭則賤，

此可觀。爭讓非異禮，堯桀非異行，所以有

貴賤之分者，亦因其時，未可定以爲常也。

郭子玄曰：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

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唇齒，唇齒者

未嘗相爲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

郭子玄曰

天地陰陽

對生也是

非治亂互

有也將奚

去哉俗之

所貴有時

而賤物之

性不

所大世或

小之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也騏驎驪驪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鵠鵠夜撮

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又理觀之

梁屋梁麗屋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驎狸狔

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鵠鵠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

性不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

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必有者亦猶殊泥殊枝殊性

物類之所必然必欲主其是而無非其是猶師天

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行明矣狀且語而不舍非

愚則誣也

不知有天必有地有陰必有陽從古為然

此無方之德也國有君祭有社皆喻此心以道為主
之意無所用其私故無私德福心無畦畛則我無私
愛故有兼懷而無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
承翼擁謂謂戴也

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

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

論萬物之理也

私繫不總意無方即無私無私則萬物

終無始者道之常也死生盈虛者時之變也故物有

生必有死不敢以生為常處而居其成功有盈必虛

不敢以形為定位而守之不失何者四時之序成功

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

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有始以是而論物之
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大義大道也物之
生也若騶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

郭臣虎云
動變時移
涉世道却

是如此

不為乎夫固將自化。且物生若馳驟然不可執而守無有動而不變化者無有暗而不轉移者我唯游衍於大化之何必於為何必於不為而以世俗之辭受趨合自累乎亦順造化自然之化而已矣

已矣

周南池云言有此至德之人決不擾世網

見人當天而反其真耳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

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

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

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

能害也。此一轉河伯問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何貴於學道不知唯知道者乃能順化而達於事物各有之理達於理者必審於權變有道之全軀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必能順受其正不至自

驅於罟獲陷阱之中即所稱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

數豈水火寒暑禽獸所能害然不謂其恃此可以薄

之而不能害也薄迫近之也亦謂其能審安危定

禍福謹去就自不至於可害故物莫之能害耳故

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

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天然者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而在內

言王張之者在外言幹旋之者能順天而動則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得則在乎天矣德在乎天則胸中深

知乎天人之理從此內外皆宜內則本乎天然而安於所得位居之安也此屬天道外則屈伸進退各循

其理此屬人道發明至此皆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

曰何謂天何謂

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

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

之

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河伯海若把天人二字問答而發得天道人道愈自分明牛馬

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故落之穿之是以人而順乎天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但不當以人欲而滅天理耳又不當不因其當為而有心為之以已然之故滅其自然之命耳又不當以已所得之德而喪於為名耳知此三者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反其真

郭子玄曰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肢百脉五臟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者雖心

所安亦不能犯之也
夔憐𧈧。𧈧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𧈧曰。吾

陸西星云
變一足𧈧
百足蛇無

足皆能自
行然猶有

形似風則
無形而自

形然猶以
形用也心

則以神用
而古今字

宿無不週
適說此數

重真是構
思奇絕

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𧈧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

所以然。𧈧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以足為用

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𧈧以足為累則萬足

不如無足之愈故𧈧憐蛇蛇有矣視無有為不足謂

不如風之無形故蛇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為不適

謂不如日之形綴於此明流於彼故風憐目目司視

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目憐心也踰蹕行不進貌無

郭道憲曰
任天機而
不與物爭
是小不勝
也而萬物
皆入其範
圖則大有
所勝矣此
是人衆勝
天天定勝
人之意

而所以動者予不得而知也衆足之行難不及無足
之行易何也不知亦天機使然不可變易且吾無足
自行又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
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
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
指我則勝我也。鱸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
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
人能之。脊背脊也。脇胸脇也。予動身而行便有形像
之可見似形像也。今子蓬蓬然忽從北海而
起倏忽從南海而止祇有蓬蓬之聲絕無可見之形
何也不知唯無形也。故任他手指我亦能勝我。任他
足踐我亦能勝。鱸踐路也。然風勢一烈至於木盡拔
屋盡傾者唯我能而物始不能勝也。故以衆小不勝

爲大勝是莊子斷辭就風中又添說個小不勝大勝
任天機而不與物爭是小不勝也而萬物皆入其範
圖則大有所勝矣此則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聖
人之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似之故曰大勝者唯聖
人能之自然而然而然
物物不可違

呂吉甫曰夔以一足爲易。鱗蛟多足之難。茲以多
足爲易。鱗蛟無足之難。天机所動莫知其然則其
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
莫非出於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一豈。殘少多何
足以與此大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
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
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
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

褚伯秀曰
孔子遊匡
而臨難不
懼知命由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吾以是諱窮久矣。而

化非正
人所制
也故曰天
生德於子
臣人其如
子何若焉
橫達所出
屈何以見
聖人之勇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行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公大。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制命猶言造命。

諸伯秀曰
井龜海鱉
即前河伯
海若之義
而歸於達
理明惟物
莫能害謂
世俗沉溺
所見陸渥
雖河海之
大猶謂之
小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因。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聞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陷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趺躄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入觀乎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禁矣於是遂

巡而却

公孫龍當時辯者指井壞井也井幹井欄也

而求所長

十墓子坎井之地野籛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

越分而求

野籛與科斗遊巡而却小不能容却退步出也

非徒無益

也

也

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

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

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鼃聞之

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個十年九潦

巧

如說安得水旱如此之

且夫二字

且夫知不知

起頭陞失

且夫知不知

極妙之言

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

豈淺見之

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

所能識此

有適一時之利者是非陷井之畫與且彼方跳黃泉

黃泉而登

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

大皇即高

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

者人無淪

以辨是真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深者達九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

溺之意

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

老莊合編

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

卷三

九

而走

商鉅馬駘也一時之利一時之利口者駘也

大皇天也下陷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遠也夷然即釋然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深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強索之以言辨不亦小乎未下之夫曰餘子國能耶鄆國中所能之非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呿口開貌逸逃遁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

莊子達人耳其荅二大夫之言最得興趣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霜

骨而貴乎？寧其生為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濮陳稻水往先

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竟內累者言欲托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只是尊生不願仕意郭子玄謂性各有所安是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為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

是鳴得腐鼠。鵩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

之梁國嚇我邪？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鵩以腐鼠

子惠子最厚，故以相嘲。爾練實，竹實也。鵩鵩，鳳鵩也。

此以與上段辭楚王之聘同一意思腐鼠之譬與神一見解諸伯秀曰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鵩豈得腐鼠皆嘆時之流薄嗟道之

不行也
莊惠豪梁
之論言物
我之性木
因以形問
而不相知
耳會之以
性則樂彼
與此同人
不知魚之
樂固無足
怪彼競言
辨之未忘
性命之本
斯篇可怪
矣

莊子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
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
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
知子之豪上也。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女當初問
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豪上亦如此知魚。
也。人情物理自是，可推居豪上之逍遙，則豪之下者
不言可知。古言莊子善通物情，以此。

外篇至樂第十八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
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
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
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
謂樂者，未知其誠樂邪？否也。蓋天下之事，感則
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
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於誠，則禍福之機常相
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
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謂
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觸體之答，皆以
人所不樂爲已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可共語
哉？中叙觀化而化及者，時變而無惡求已而不
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搏情
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卉蟲獸生化之常，而
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大哉！机乎孰
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循環，無極
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於一偏而
非樂之至也。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

朱太僕曰
人能於
苦中心生
怨離勇猛
思復則其
樂將至矣

不為化所役不為机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
之妙民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為至樂也歟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
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此篇乃是以前篇不
以物害已一段推廣

同上而天
言之奚為
奚據以下
四句言若
何而可也
富貴壽善
等四等人
疾作勤而
作之思慮
善否為戰
事而思其
憂
富貴壽善
三句故直
破以苦形
無益解地
儘高人一
頭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
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
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苦以為善矣不足
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
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
無有哉惛惛老不聰明貌烈士為名譽者四段本同
意皆以物害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後却以
烈士一段變換發明躡循與迨巡同爭則殘其形不
成名不成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
謂之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
善矣

此下極道
無為之樂
足以活身
困惟言天
地之清寧
亦在於無
為也

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
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
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俗
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群趣者。言舉世羣而趣
之。誣誣然。必取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
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
如何也。此溪鄙之之意。果有樂無有哉。畢竟果有樂
乎。無也。決之也。然我以無為樂。故曰。至樂無樂。至譽
而俗人反以之為大苦也。
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
至樂活身。惟無幾存。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為可以定是非。幾存者。言無為則庶幾存其樂也。請嘗

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爾無為相
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
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
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蓋天下所尊則富貴。善壽。所樂則安身厚。味美。服好色。聲音所下。則貧賤。天惡。願樂未必即得。苦未必即去。而徒以形役。抑何愚哉。富之養形也。為外。觀貴之養形也。為疏。節壽之養形也。徒遠憂。即烈士之盡忠。殺身全身。則不忠。均未為盡善。如子胥其証也。樂與不樂。此足辨矣。而世必羣趨之。吾無乃舍吾之真樂。而甘世俗之所大苦者邪。愚之甚矣。所樂者。真樂也。真樂只是無為。惟無為可定。是相亦惟無為。可以活身。而存其樂。請嘗試言數行。乃是收結前語。而言無為妙處。兩無為相合。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無象無

迹萬物職職言萬物各任其職而生有生長者長皆自然中生隨耳故曰皆從無為而生

褚伯秀曰人處幻境之中難途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為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声色也而美善不可常有下所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乎現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疎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必爭徐有以開悟之則若無過舉臣盡其職君臣之盛也若天子胥用乎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世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何肯可知故必知至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非真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真名也然後安於無為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為近之大地無為而清寧故萬物化人而能無

為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

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

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

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

此段正好

內篇養生

至中泰失

三號大宗

師中子把

子桑戶孟

孫才等章

參看未明

而槩既達

而止斯所

以誨有情

者將令推

至理以遺

累也

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明發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原壞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之迷着者故為此過當之舉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慄慄然惡之滑介即是滑稽之意

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假借者言此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

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

我又何惡焉觀化者觀萬物之變化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慄慄惡之此

以生爲假借塵垢真是了當之論彼爲生所苦者亦大愚也

言又何惡焉正解前念蓋病而惡亦人情思死生之

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則亦恍然悟於化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擲以馬捶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

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

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

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

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

則無此矣子欲聞子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

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

郭子玄曰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常生而愛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

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髑髏溪曠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爲人間之勞乎？體然空虛而堅固，貌雖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

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見大造勞我以生，佚我以死，悅生惡死之爲惑也。按莊子髑髏五問，可謂灼見

世情憂患之端如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廬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

者管、丘甚善之曰：小子者不可以懷大，綆短

齊侯不可以大道說，故有樂樂海鳥之喻。

者，不可以汲溪。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

適也。夫不可損益，褚布袋綆汲井之繩，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也。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

一定之分，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

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

惑則死。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

譏當世遊說之士。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

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

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飴，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

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

棲之溪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鰵。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鳥之

所食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御音迂。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與壇同。水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

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名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是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

止於定。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首而裁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知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此

上髑髏再發此髑一皮而偏論此化生之理。列子從傍見髑髏在蓬蒿之下。寢其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也。未嘗死則死亦生也。未嘗生則生亦死也。謂死為歡。可安知予生之果為歡邪。何生何死。孰養孰歡。皆無定主。夫人情以生而飲食曰養生。而長存曰歡。此却以死而復精曰養。死而無累曰歡。如此則說分明。以養形為下足存生。以死無生累為真。南面王樂舉人世一切悅生惡死。種種凡情皆歸妄見。惟予與女同在大造鑪冶中。鼠肝蟲臂。惟其所化耳。女而若俱。指髑髏。

此言大小
之化相因
無窮斯至
食醯以下
皆明有情
之物觸類
而變

種有幾得水則為蠲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蠃之衣生
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巢
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膏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
其狀若脫名為離撥離撥于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殭斯殭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輅
生乎九猷蒼丙生乎腐蠅羊奚比乎不羣久竹生青
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
出於機皆入於機種有幾者言天地間物之化生凡
有幾種自濕化而言天地塵埃為
息所吹浮游水生塵塵相碎如絲如縷其名為蠲蓋
水若欲生河中先有此朕其在水上相交之際水得

上氣凝為體質名鼃蠃之衣即水舄也生於水為水
舄詩所謂言采其蕢是也鼃與蚌依其下以為衣焉
先於陵屯則為陵舄即詩所謂若以一物而有水陸
之異也陵舄而得鬱棲化為鳥足鬱蓋壤也鳥足亦
草名其根化蟻蟻而葉化胡蝶胡蝶相也蝶類蓋舄化
為蟲質多孱弱又生田夫野竈之下得火之氣化而
為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離撥離撥伏土于日化
而為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為斯殭斯殭化為
食醯食醯蟻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生願輅願
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輅黃輅生腐蠅腐蠅生督丙述
述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羣久竹生青寧為一
句羊奚艸名根如蘊蓄比合也其根連於久下生笋
之竹則生青寧青寧竹根蟲也程豹之別名青寧生
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
蠻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
限而斷之机者氣之動處出於机者生也人於机者
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
息養乎歎問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

郭子玄曰未嘗死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為樂果養乎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蠅至皆人於机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

外篇達生第十九

總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一輩只是養形莫如棄世乃達觀之說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生之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知之所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

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

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

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

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以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

則幾矣

其為不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久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謂盡也

保生之道不過乎此

此段論神
金者不傷

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
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
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
以相天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貌象聲色
上而本有
四字比舉
其一文法
也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汝所障碍也行乎動物之上而不憚御風而行也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爲也凡有貌相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貌象聲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

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造物者無形故口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

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遠之度而藏

陳大士云
前曰守氣
此曰藏神
神正所以
守氣也

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
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
端之紀無物之矜也紀即理
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
德渾全不離也與造化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
之隆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
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惜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
也無郤無間在內者既全而
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惜言雖爲物所選
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惧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精密藏
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
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爲是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
讐者不折鎡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
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
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
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醉者全於酒聖人存於
天天只是個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聖人藏神正藏於此鎡干傷人飄瓦中人
而人不怒者以其物之無心也天下平均者言行於
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
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
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
夫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爲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
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爲者未
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

實之理
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

墜則失者鎗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痾僂曲背以竹竿黏蟬曰承累丸於竿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

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

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厥概通概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概椿

張侗初云
知此可與
論積習造
妙矣

操舟喻定
神無矜亦
見託養而
後可幾完
神

莊見微云
此段舉為
志不可分
之喻而中

復舉操舟
覆車却為
注之事以

喻之乃喻
中之喻也

也

也

也

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
蜩之時其身如木概而不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
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
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借喻以論純氣之守

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溪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乎含惡往而不

暇觴溪淵名遊拍浮者沒人泗而入水也善沒之人
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萬端而不

莊子每每如此

動其心故曰不入其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瘖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注射也射而觀物曰注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瘖矣瘖與昏同矜憐惜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

外而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士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

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此段借牧羊者必鞭其後見養生必周其防

牧羊畏途拔簪掃帚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簪以待門庭供弟在乎鞭後子洒掃之哉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遂而戒危此其羣則意便調猶鞭之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其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皆在人未盡者不可委之天豹內養之人故老而色如嬰兒毅奔競之人一意為富貴容於外故曰養外然既曰往來富貴之家高門解大家者是已縣薄解間閭小戶何也按按薄即惟薄垂簾也門高簾遠

老莊合註

此段於學
道者已分
上最為親
切

示人室慾
之戒有意
上起意喻
中生喻

彘喻以物
害已陳眉

非富貴之家而何鞭其後言牧羊者必觀其後養生
者必周其防豹毅二子皆知一時而不觀其後者也
故曰人仲尼曰無人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
事未盡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無
而藏不專於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
而立貌形如槁木是也靜動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
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為至人
矣故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以畏途喻衽席即
鐵眉伐性之
之斧之意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

公云觀莊
子以龜自
喻以彘喻
人清濁自
別

犧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

則女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

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楮之上

聚俸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

異彘者何也玄端冠也牢筴承柵也犧芻養之也尻

楯几也几之有文者曰豚楮俸曲也曲而可以聚物

者番筭之屬也竹器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

死置其身於跌之上番薄之中亦甘心焉為謀如彼
而自為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莊子自喻以龜喻人
以彘清濁別

方虛舟曰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痴儂承調以發明
前章絃氣之守操舟若神即精義人神之謂牧羊

鞭後則崇養生之規祝莊說彘則警軒冕
之惑者皆以破世人之愚惑達生之妙旨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誤音詒為病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

滴音畜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

病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詒詒喘氣聲氣逆之病也忿滴即鬱結也病在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

病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履龜有髻戶

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音蛙蠃躍

滯漫周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竈戶隅水丘山澤何地無之

亦理之無足異者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出

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沉溝泥之中屬管仲神名戶內糞掃之餘積也管仲亦鬼名倍阿鮭蠃居中央

北方鬼洪陽屋中西北方之鬼此以上言人家中所

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神萃水丘埵神夔山神方公

皇野中神委蛇大澤中神此皆山澤神鬼之名公

日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

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奉其

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戰戰丑然而笑曰此寡

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

病之去也

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日見者必霸故

喜而病自去矣
赧然笑貌

此言守氣
之學借闕
雞喻養氣

紀省子爲王養闕雞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
橋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鷄景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
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反走矣聞鷄而應見景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
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
動初言虛橋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
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卽宜視也望之以木
雞則神氣俱全矣

此言蹈水
之道無私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魚鼈

亦與前論
採舟意同

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
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
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
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
所以蹈之也鉅流汨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
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
旋磨處汨湧汨處出入隨水上下也孔子曰何謂始
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生於陵
則安於

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故性三字義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不可泥以生長
字強求

此借梓慶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

善削鐻大抵亦耗氣恬守而後外物無所入其中之喻

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

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賀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

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人也

當是時也無

觀東野稷之御馬也

力疲則必改而人之

役神也神竭而不焦

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入性形體三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此人之過勞其神之喻也

勉究乎道者能如工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到此又散說數句倕

是第快適境界

為其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而自中規矩此取以為喻非謂其實為蓋也規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枝亦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

矩自非圓矣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靈臺心也一絰一也不桎不拘疑也適安也足安於屨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

曰忘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足初躡屨見其恰好則知有屨之適倉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勉究

陳太初曰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要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與忘足忘要未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况於未乎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學者體道要具一副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

老莊公馬

卷三

三十八

識方能游
乎大方如
域藩籬以
自方真是
鸞鵠之類

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
賓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夫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芒乎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
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
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註謂異事告於扁子賓壇通言
稻棄於鄉里也明汗自別於汗
俗也飾知驚愚修身明汗言有心求
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

孫子出扁子入

坐有間仰天

而歎

弟子問曰先生何嘆乎扁子曰向者

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

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

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

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

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鳥也若夫以鳥

養鳥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

而已矣今休歎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結以魯郊
之鳥聞鍾
鼓而興悲

此喻外失其養則內失其性也

之若載麗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乎我款啟小孔竅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詼當時學者見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外篇山木第二十二

是篇以山木會題即大樗櫟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

陶周望云舍道德以即世路未有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與不材俱逢世之拙術單虎張病俱亡身之捷徑此聖人所以立喻於水宅也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雞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民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也

數句曲盡人情

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言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也。用舍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無毀。亦無譽專爲則有心矣。無肯專爲。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其自然爲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肯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傳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有毀。不有所壞。若何以興也。廉則露圭角。故必至摧挫。尊則總事權多。所指議有爲。則有

市南子喻魯侯避患

心作用故。名易起而。易虧人之惡。成樂敗者衆。故賢則智而招忌。而反爲所謀。不肯則愚而招侮。而易爲所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何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屬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

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

言豐狐文豹不免於患。特以皮爲之災。魯國爲君之皮宜其付

老莊合集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昏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

市南子之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說雖極痛患之意隱約僻處也居於溪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

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酒心去欲以淨其內皆不有魯國以欲

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

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既無物之

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

南越有邑焉

南越有邑焉

以淨其外

以淨其外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市南子之

居然不免於

說雖極痛患之意隱約僻處也居於溪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

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酒心去欲以淨其內皆不有魯國以欲

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

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既無物之

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

南越有邑焉

南越有邑焉

以淨其外

以淨其外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以建德之國名

而說其道
德乎

而問其將設何術蓋
疑其厚歛以速成也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

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無疑萃乎

芒乎其途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

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

有大塗者乎

奢言我惟泊然抱一此外無敢更設他

智術雖既彫既琢之後亦當復還於大朴之自然而

已侗乎其無知無識儻乎其若怠若疑萃塊然之意

芒無物之狀萃乎芒乎或往或來一付之無心故來

者聽其自來往者聽其自往去而不順我者我亦聽

之而勿罪曲而附我者我亦聽之而勿私或順或逆

一聽其力之自盡故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

唯其一之間無敢設而已大塗大道賦

歛之事且然而况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太公任論
避難之術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見之曰

可謂知道
矣而欲孔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

子去功與
名夫氏為

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猥猥而以

天下無道
故欲易亂

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而治此乃
憂世之惑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

心豈太公
任所能識

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

儻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

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怠今之燕也猥猥紛紛引

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粟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爲行列而不如鳥鴈爲羣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

木耳井以聲名自見之喻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

與衆人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於伐者必不能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際虧皆自損也

還與衆人言退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而與衆人同也

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

人亦無責焉至人不問子何喜哉孔子曰舍哉辭其

交遊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順道自行默然自晦故口道流而不

恐孔子當
時未必有
此語

此一段乃

是莊子嘲

聖人之辭

亦寓言也

言弟子一

時之相依

者皆體合

利交之徒

其聚非天
屬也無怪
其親交益
疏徒友益
散耳

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一也此於任若無心也削迹損勢不以功名爲意我不責人人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借孔子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圖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戶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

桑戶又引
帝舜告禹
之詞貴形
緣而情率
則知天屬
而不待外
物矣

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子桑戶與南門無功也。假人假國之人，屬利合者利在則聚，利盡則絕矣。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而易絕。說盡人情狀，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此利交者皆然也。孔子曰：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戶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

待物

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冷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物也不勞不離則至足在我。不必以身外之物而益我之形。待形者待之以益我之形也。既不以身外為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而又何待哉。

郭子玄曰：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係屨。

原音

而告魏王。魏王

曰：何先生之儉邪？莊子曰：貧也，非儉也。士有道德不

能行，儉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儉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莊生論士
不遇時如
騰猿之不
得構梓豫
章徒托身
於柶株枿
柯之間其
能將安逞
之憊病也
言衣弊履穿
直貧耳非儉
也若夫道德之

雅周乃自
言其貧非
以此言壯
魏王也

士遭遇非時處乎昏君亂相之間進退
王獨不見夫
離谷不能自逞欲其無德詎可得邪
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
王與
長其
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柵棘枳枸之間也
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
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
無德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閭心徵也夫
故以騰猿
之也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王長言其志
誠意得也柵棘枳枸有刺之木振動恐也加急強直
也加急自是不柔以狀猿尤精神康得勢則騰躍失
勢則拘急士之窮通異致也亦若此矣語其德甚則
比干剖心其徵驗也夫言
比干者重重以見輕也

孔子擊槁
枝而歌
氏知天損
之易安則
人益之來
處之必有
道矣他日
有云非道
不處非道
不去即是
此意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
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
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
槁木凡也槁枝
槁木故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官商
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人聲歌者犂然端之意
顏回端拱還日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
已而造哀也
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
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
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
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
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人之歌者其
誰乎
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
回曰敢問其
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

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天損窮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富，

貴也。無受者，富貴不淫也。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己。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無受易。

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寒也。不行推不去也。運

物運氣也。天地之流行，運物之發泄，無非自然。吾亦與之俱行，與之俱泄而已。故曰：偕逝。爲人臣

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

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

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

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

取之何哉？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碍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碍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

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

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

鷦鷯，即鷦鷯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

吾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人之堂上也。堂上爲

明神祭視之地。故曰：社稷存焉。托身明神以祈不害，是鷦鷯存身之智也。鷦鷯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

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意，鷦鷯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

即鷦鷯之托身避害如此人乃沉溺於富貴之場反不如鳥之智矣

害故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

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

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

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唯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終吾身而已矣。時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視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貪得之戒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棘。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躍步。執殳而畱之。覩一

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

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雕陵地名樊園之藩籬也。感周

之類。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鳥逐物而自迷之狀。褰裳躍足。褰起

下裳。舉步盤辟而回。避也。執殳而畱之。將以取之也。因見蟬得樹之蔭。而不知螳螂之將搏。螳螂方執翳

而不知異鵠之利已翳。螳螂之斧執翳。猶怒臂之意。異鵠方利螳螂。而不知執殳者之畱其後也。此皆見

利而忘身。與形與真之戒。莊周休然曰。噫。物固相累

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夫物有其利者。必相爲累。有欲於物者。亦必有欲之

忘身忘形
忘真愈說
愈入

魏仲雪云
濁水清淵
喻人欲自
濁天理自
清窮人欲
而忘天理
此莊悲世
語也

蟬名螳螂螳螂召鵲今異鵲又召我恐我猶將有所
召也是謂類相召留字與召字絕有情留則彼自有
遲留不知去之意故人得而留之此有召彼有所留
物類相感理固然也而况人乎捐彈反走蓋深悟天
下利害之相
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
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
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
人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
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
庭也
虞人守國者許詈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
守形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
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
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故曰人其俗從其俗他

陽子以逆
旅悟自賢
之戒老子
有云慙色
與盈志擲
無益於子
身信然哉

人之園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為虞人所戮
辱也言吾且不知吾身之違禁反怪異鵲之忘真是
徒知異鵲召我之彈而不知反召虞人之言宜其遭
此辱而悔之也晚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
皆真實受用語

楊子之宋宿於途旅途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
陽子陽姓名茂字子居列子以為楊朱美者
自美言美者自是美也惡者自惡言惡者自
是惡也吾皆

不之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
安往而不愛哉
逆旅主人自適其妾如此陽子因事
立教有感於美惡無常惟人自造故

命小子記之而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不見愛哉夫美不知其美而賤惡不知其惡而貴愛惡無心美惡自變而其美惡至使人不知也則其所以美所以惡者必自有在而世之自召蓋又不獨一妾矣如此發揮隱然言表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褚伯秀總論略曰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知魏國之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仲尼見溫伯雪子曰擊道存則啟道之機不在乎言詳訓詁之間顏子歎超逸絕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容移盡求諸交易失之繁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舉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國視闡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于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

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以衣冠論儒故莊子得以小之及號于國而獨存仲尼也則真道之不磨偽學之易泯固昭昭矣文王舉臧仲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唯恐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是亦君臣之極則也至若伯昏不射之射叔敖三仕三已此又至命之士離人入天神氣不變死生如一者也學道至此是為歸真不則猶之乎外殉物而中始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豁工文侯曰豁工子之

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富故無擇

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日子之師誰

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

田子方見
文侯不稱
東郭順子
而稱豁工
及文侯一
問而道
人無能名
乃知人有
可名者非

褚伯秀曰
子方能使
文侯悟所
學之非知
魏國之累
可謂一言
悟王者矣

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
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

以稱之

稱道數當言稱道理皆當也其爲人也真真
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

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緣順也葆養也
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故曰清而容物人有非道
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
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豁工之善猶容言順

子之美不可容言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

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

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

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主梗耳夫魏真爲我累

耳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失也土梗者得其
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深究無爲
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直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

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

也伯名雪子其字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
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

故曰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

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

溫伯雪子
不欲見中
國之人以
其徒明禮
義而迷失
真心也及
仲尼一見
而云目擊
道存固知
至道不在
言詮之末
也

顏回自以
為步趨言

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入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足也。諫我似子道哉。以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也。郭子玄云：目擊而道存，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聲者，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辨皆學孔
氏而云瞳
乎其後者
若以為無
得乎道然
而未達者
一問耳

此是孔門
傳心之訣

亦馳。夫子奎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羈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步趨馳皆以馬為喻，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而情自然。周美也，無羈者不可以迹名也。民滔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為如何也。奔逸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瞠直目也。視也。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

言人受大
造化密移
交臂易失
蓋若求諸
不忘忘真
惟乎陶周
望曰新陳
換於呼吸
生死代終
剎那乃欲
校後先於
聖電之間
分凡聖於
泡影之內
所以越之
愈遠求之
愈艱耳

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
亦然。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
曰哀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方可數也。日
既明。時物之長短大小。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
自東方。入於西極。自朝至暮也。有目有趾。羣動之物
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為。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
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
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
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功。而不化以待盡。皆循
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
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
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
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

而失之。可不哀與。

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
曰倣物而動。無隙者。無所間斷也。

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
曰薰然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
間。不以命為規度也。日徂者。日月如是。與之俱往也。
交一臂者。并立也。終身與汝周施。而汝未得此道。故
曰交一臂。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
而失之。

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

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

存。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

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
至於無。而後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
曰彼已盡矣。而女求以為有。肆貨馬之地。唐無璧之
屋。貨馬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
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亦行必極。

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
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
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
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
知奔逸絕塵者嗟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
矣若到此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
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意謂見到無處有盡仍
舊即是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而吾有不忘者
存故吾者陳迹也步趨
之謂所不忘者真性也

蕭伯秀曰
老聃遊於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

物初孔子
識其離人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獨立具眼
相逢造妙

先生形體掘若稿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若此而猶
有間不幾

即離騷所謂晞髮也雖然迎定而貌非人猶木偶人
掘兀兀然者遺物遺外物離人離人類立於獨者

必贅乎然
非因机問

超立一世
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

理則無以
惠後學故

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

詳及于陰
陽成和生

將物之初者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

物之與由
其萌以究

議其近似者也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蕭蕭出乎天赫

其端使人
人人知天

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地之大全
而忘形骸

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

之不變是
亦聖人弘

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

道濟物之
盛心也

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萌死有所乎始始

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

極心也

宗紀者綱維之意亦自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為之紀者造化也一晦一萌晝夜也消息蒲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物類相化此之終則彼之始彼之始則此之終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此分明是說個造物也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為之宗是即造物也孔子曰請問遊是也言不是這個孰為之主宰也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飪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

貴在於我
與是至美
至樂之說

一而周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生死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至美至樂贊道

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小變言易數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舛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生死且不能滑心而况得喪禍福乎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介芥蒂也隸僕隸也譬之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

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若以患心但世俗之人

至道無爲
無修非索
解人不得
終云修証
便是落第
二乘

不能解此唯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
道一故曰已爲道已爲道者此種學問無修無證假
以言論補助皆落筌蹄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
故又發此一段假借也
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
水之於汨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
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
夫何修焉
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
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修其心他人孰
能免此脫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
同此孔子之言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修心其
說非也汨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不竭者以其
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
不假修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
亦自然而已矣又何用力乎故曰夫何修焉孔子出

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雞與微夫子之發
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醯醢雞醢中之一蟻蝶
也言包覆醢中豈知
甕外之大言所見者
小也發覆謂啟幕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圈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珮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有其服也
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
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莊子見魯哀公
一篇載孔
子與哀公
論儒甚悉
未云今衆
人之命儒
也妄常以
儒相詬病
哀公聞斯
言也言加
信行加義
且曰終沒

之世不敢以儒為戲乃知魯國而儒一人只有仲尼而已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于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北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珮珕者言其行詳緩而珕玉也珕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佩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飲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以百里奚有虞氏論動人見爵祿死生不入其心者方能如此

方飯牛時自適其事而已豈有求爵祿之心所謂一之外無敢設者故牛得自適其性而肥死生不入於心無為而為心無所動也心不動故能動人死生指焚廩浚井動人指成邑成都及師錫底豫也

引圖史必神開氣定方成真畫故元君一覘而悅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儻儻猶瀟灑漫舒遲自得而不疾趨也受揖不立者言與眾史相揖而畧不住也般礴箕踞狀羸與裸同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林疑獨云神閒氣定意在筆先故元君覘而知善畫也此合上段皆言無心感人之妙

李仲達云文王見莊丈人之可用人直受以政可矣何乃託其意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受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

於外君耶
然則夢帝
齊子良卿
母亦神其
說耶

此是太公
釣於磻溪
事莊子以
為臧丈人
亦是恍惚
別樣話頭

語錄云後
牛之載將
以釣川邪
將以釣國
邪

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顙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無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

途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黻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

德，則同務也。黻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

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壤植散羣，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務與眾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黻斛，即庾也。外國之黻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

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今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政及天下，言此政施於國而國治，不知可及天下否。丈人以文王有心及天下，便非自然，故不應而辭其位。朝命者，朝聞文王之間，逃去終身。

無聞益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以有心爲之則損德多矣猶斯須者言苟猶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豈可譏刺乎

則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藉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引之貫盈開弓而至

方仲珩曰蒲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措一杯水於其上極言其伯氏無人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所云不射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伯神用死生無變於已者方有此手段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懸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懸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

陸西星曰

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至人雖未

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

難一神定

有恟日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背遂懸者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未

矣然是定也而豈易言哉

已之意故曰遂巡三分其足一分在辨二分垂於虛

處可謂危之志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規青天至黃泉揮斤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怵然而恟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

楚孫叔敖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知得失之非我任去來於無心

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

可謂知道矣故仲尼以真入之道與之

古之真人與上段論至人上闕青天寺語

用心獨奈何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自養意也孫叔敖曰吾何以

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

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

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

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

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

亡乎彼躊躇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與賤哉仲尼聞之曰古

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凡爵祿平若

意思相類

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克蒲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

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

凶威所屈也伏戲黃帝不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

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大山而無介

處貧賤之病而不以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克蒲

天地者道也道在已者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

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此意即朋者喪足而尊足者存謂道之在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

魏仲雪云凡君見道之言則知道在我者重而外來之得失不問可也

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向失者既不足以足歟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曠然無矜乃常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之所自也北遊趙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皆有心為道之譬無為無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無為萬物成不言天下化知道不可得有為不可得私物之有生于無通天下

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嗜醢而自生勃然出溲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毀養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屢稀用假不用故工守捶鉤以今

李仲達云

此乃假設

問答之詞

其意蓋云

知乃不知

不知乃真

知也無為

無謂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慮何慮則知道何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

答也非不答也不知答也

三名皆是寓言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自然者也

狂狷狂也。屈者。掘然如槁木之枝。狂狷而屈然。無知貌。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闍黎也。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爲。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己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

方世球云
尊道德而
紉仁義禮
見此等名
目皆後人
添設非自
然也故引
老氏之言
爲証

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似也不近。不近道也。知者不言。此是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卽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爲有迹之物。有迹則於道隙矣。莊子以禮爲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華外餘而無其實者也。外故曰爲道者。餘之僞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夫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黜聰明。墮肢體。此爲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則是忘其故吾之時。能無爲則循天理之自

周南池曰
唯人得歸
根之道故
死生如一
無變於已

然無所不可為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不與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言收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為者也。大人所以易之者。以其知天地間死生往來之理耳。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為徒。吾又何患。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言如花木之發為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以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即為死之類矣。伊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便是此意。碩果不食。剝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紀綱紀也。主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一理則吾又何患焉。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

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

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艸之方盛。則以為神奇。落而在地。則以為臭腐。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為奇神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為臭腐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故曰。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聞無為謂

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

屈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

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

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非不應不

不知與知
之辨玄之
又玄

首非不答不知答之意非不告欲告而忘即篇首云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之意渾化而不知答故謂之
真是忘之而猶有未忘者存故謂之近似惟知便非
真知故謂之不近妙處只在知者不言一句屈往之
疑問至是始恍然悟矣

故以黃帝為知言
郭子玄曰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
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
矯放之所出生日損損華偽也華去而朴全則雖
為而非為矣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歸根之易惟大
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無難也知變化之道
者不以死生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但
是聚也俱是散也吾何患焉患生於異也各以所
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
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其神奇通其臭腐耳
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
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先
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真物

樂乎可得
而見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
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商量故
曰不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或短或長或寒或暑或苦或甘皆是自然

之理而其所以長短耳苦者如
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

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

之謂也
不作即無為也無為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
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矣故曰

觀於天地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
之謂也
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
莫知其根也
上彼字指天下彼字指物言今以天地

此見道為
本根為天
地君為萬
物母即中
庸大莫能
載小莫能
破意上下
天淵無非
這個道理

至神至精之理。與自物之化。合而觀之。則知物之或生或死。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為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員。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扁然即翩然。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于瞻。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是也。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未足為大也。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言秋毫雖小。亦待此道而成。體未足為小也。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沈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忘而存。

此段被示與醫缺論道只在舍重保和去知去故此是下手工夫亦是真寶大學問

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此一段又撰出兩個知道之人。相與語。正汝形。一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和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識也。天和者元氣也。攝汝和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神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為汝。美德潤身也。道將為汝。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無知。血視貌。犢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

丞之與舜
言者謂道
不可得有
即生身性
命非汝有
也明此道
者可以遺
身而忘生

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卒而睡寐者，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收視返聽，而復寐也。實見此理之自然，而然不以事物之已然者入其心，故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芒忽無見而遊於無物之初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一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寧壞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溪美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

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

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丞官名，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

物生，故曰：生者委和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疆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無執着也。執着便非道。

郭子玄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鬼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有，而况無哉？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至于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行處飲食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疆陽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

老子玄云
曰冥冥曰
無形曰道
自明其獨
生而無所
借者故胎
而無種而
生明神氣
之不可為
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聞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
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大道窅然難言
哉將為汝言其崕畧疏淪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培擊屏去之也窅然深奧貌崕
邊際也崕畧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畧而已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
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崕
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昭昭可見者冥冥不可見者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
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
見者精不可見者人類九竅則胎生禽類八竅則卵
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於此此意蓋謂人
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

周南池云
兩言聖人
者謂聖人
斷之聖人
保之惟此
道也

莊子之意亦如此其來無迹其往無崕言造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太虛之間也人之
室居則有門有房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者乎邀於此者四枝
彊思慮恂達耳目聽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得
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
其道與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彊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
定也卽是以接而時生於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
非此道誰寔爲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
道而已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
也今之求道類皆誇辨博以爲已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

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
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淵淵乎其

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不匱則君子

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終

復始結亦不已也運量萬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運

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於有心只為君子之

道蓋言其有迹也而我而應物則為運量萬物物至

而我應之則為萬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

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

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之形而其心遊於

物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故曰直且為人將反於

宗宗者萬物之初也自本觀之生者暗醺物也雖有壽夭相去

友宗之說極其痛切

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暗醺氣之不順者也

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為疔為贅造物之氣生而為

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

初而觀之也堯桀是非言入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

而後有之也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

已何必是堯非桀曉曉然果蔽有理人倫雖難所以

自誇於辨轉湏臾之頃乎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

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至人之見道分明如此且

天地道理均有自然妙處果蔽物之微微者也其生

也有時其種也有種亦有自然之理本實曰果草實曰蔽舉其微則大可知舉物類則人可知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物中之一物也遭之而不違者遭人倫之有逆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

李仲達云
勃然出溲
然入衆人
所同也與
物化一不
化聖人所
獨也

化不爲膠柱之行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
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與起亦不越此理而已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焉而已注然勃然

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生物衰之人類悲之

忽然而生即須臾之意出生也伸

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溲然活熟也一倏忽間物
莫不相推而出以生莫不流轉而人以死此即往者
伸來者屈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夫纔化而生則
本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有無同乎一理
而人物之類自以爲
悲哀愚惑之甚也

解其天殁墮其天袞紛乎宛乎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同論

也

藏弓曰殁囊衣曰袞愚惑之人軀殼爲累猶有所

包裹而不自知覺則一經蛻化萬累俱空何
啻解其襞而墮其袞墮落也紛乎宛乎宛轉變化也
魂魄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真如旅人之
起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不形之
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
之形也即佛所謂惟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人
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故不得而至焉學而將極
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不以此爲務
若衆人則徒議論及此而未有能至之者故曰非將
至之所務也此衆
人之所同論也

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又就此
語演說

謂能至者則不論說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
則不論論則不至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
若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故知道不貴自
誇博也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

形迹見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故不若沉默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故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郭子玄曰曰冥冥曰無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于精者由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跡之塗者放形骸乎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正分而已無用知慧爲也若海者容恣無量也終則復始者與化俱也用物而不後已故不置此明道之瞻物在于不瞻不瞻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爲人者敖然自放所

遇而安了無功名也反于宗者不逐末也暗醜物者直聚氣也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間哉果蘇有理想言物無不有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宜過而過也謂偶和合之謂也帝王之所興起如斯而已際駒忽然而乃不足惜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矣人類悲之死類不悲矣解強隳袞言獨脫也紛宛者變化氣血也大歸者無爲用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俛然不覺乃至也明見無值聞至乃值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也

莊子論道
無不在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此因求道者每求之高遠故因東郭子之問而以愈下者

告之以見精相煨燼無非至理精者而道在粗者而道亦在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

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呂云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甕無知而有形屎溺有知而臭腐若是則為道而道無不在可知矣東郭子

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

市履稀也每下愈況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

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履稀者以足躡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况此也下即監市之賤正獲之官欲知希之肥瘠但問諸下賤之監市則其比放說汝唯莫必得愈明故曰每下愈况此以喻問道者也

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莫必者無固必之意汝若無固必之意則

方希詁曰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道本無為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

以莫必之心求之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

於是在矣間乎寥已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喻

無物之含言嘗試相與遊於其中把物理細看一番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有終窮此其中有無為妙處何其澹泊而靜虛冲漠而清淨調和而閒適乎此皆形容無為之妙也寥虛也已與矣字同言能講究至此

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順足以故曰寥已吾志無所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彿

得謂之道者畢竟道

林希逸云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畢竟道

者畢竟道

在一貫耳。不知所往。安知所至。不知其來。安知所止。我既往來。終日說玄。而皆不知所終。則但見其彷徨馬閑。入於大知之中。說妙却與。而不知其所終極矣。彷徨猶狎。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糟粕煨燼也。馮閎虛曠也。大知至道也。

不異

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物物者道也。道則與物俱化。無在無不在。而無窮極。故曰與物無際。際謂嵯際。若稍有嵯際。則謂之物物。則有窮。吾得以其物而窮之。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故論道者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然亦豈離此物而別有為之道乎。惟得其不際者。是即能於嵯際之地。而見其無嵯際者也。故曰不際之際。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謂際之不際也。

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世之人不得其不際之際。且謂盈虛衰殺之迹。足以盡道。而非也。物則有對待。有窮盡。有盈虛盛衰。隆

殺本末。積散之看。於兩邊。所謂有際道。則無盈無虛。而非盈虛所能盡。無盛無衰。無隆無殺。而非盛衰隆殺所能盡。無本無末。而非本末所能盡。無積無散。而非積散所能盡。皆若有積實。不可窮。所謂不際之際。乎不在此。可見矣。

阿荷甘

阿音

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

晝暝。阿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

曝音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

訑音

移。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

麥開也。推開其戶而入。曝然放杖。聲天知予以

天言。今棄予死矣。蓋謂老龍

弁欄。弔聞之曰。夫體道

郭道憲曰
卽此藏之
一字便是
知者不言

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
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也。所以論
道而非道也。弁姓欄名因弔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
道者與道爲一也擊歸而宗之也有體
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
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况其體道與
老龍同者乎。狂言卽大吉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
其言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爲此言况
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萬分之一
小之又小可知矣。道本無聲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
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
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卽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
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若弁與無無之。
蓋謂神農之爲此言亦未爲知道也。於是泰清問

泰清無窮
無爲無始
皆莊子假
設名目總
見道不當
名名之曰
道便不是

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
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
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
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
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
乎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
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非
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當名

於是發語詞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歷數者如生天地則可貴在尾臂則可賤秋毫成體則可約彷彿四達則可散是也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為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也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

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大物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崐崙在於

宇宙之內太虛又在崐崙之外崐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熟字當熟字看說道而至於無無二并其無而無之中庸所以謂無聲無臭至矣

此以大馬以守鉤之巧受得其用兄道之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無有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無未能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為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其名寓意明甚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鉤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

無所不用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
郭子玄所謂都無懷
物來皆應是也

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
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
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非鉤無察用心專於

一鉤之外無所見即前所謂惟蜩翼之知也用者巧
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爲而無
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於巧且
長得其用而至於老況道之無爲無不爲者天下之
物孰不資賴之乎

道無古今
無終始即
須更不離
之說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謂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

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

仲尼曰昔之昭然

而答未有天地之問意蓋如此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

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昭昭見之甚明

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
昏也昔日之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
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
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
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
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

一息之可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

陸西星曰
當生之時
本體在生
不當更作

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天地

死現當死之時本軀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

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若能無昭無昧。無古無今。則死不得以繫之矣。不以生生死者。言繼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惟知道者忘生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不以死死生者。言諱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之名而後死其生也。惟知道者忘死不滅生事。以死其生。何也。死也。適去生也。適來吾人當順以待之。勘得破。則其死其生。本同一體。死不過死其血。肉之軀。生不過生其血肉之軀。故曰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死生變化盡屬後天形質。豈有先天地生而謂之物者。故曰有先天地生而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也。物物者可以先物而不得謂之物。以其無物故曰物物者非物也。由物而出者。只可謂之物。而不得先物。不得先物者。猶然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

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既曰有物。則物物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亦以形迹相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之非物也。如此。

郭子玄曰。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為外化。因感

而應不動其心。則為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為構。目以心。關則為內化。與物相觸。則亦而見。役於內。則為外不化。故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古人惟是有是。內不化者。存然後能外。應乎物。為而不有。過而不特。與物化而不化。於物與物化。即化物也。如人胸中。必有個不搖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不憂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安化安者也。句言古人無心。自然何知其化。何知其不化。何有心與物相爭。相刺而與之俱化。亦惟與物相忘。不求多。以相勝而已矣。必與之莫多者。即內化而內不化也。舜帝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齮也。齮音齮。而況今之人乎。齮音齮。儒墨之師。皆未能盡。

羅勉道曰
日狶黃黃
帝有虞湯
武至於儒
墨家原以
是辯論相

整粉何究
今之人乎

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齮。齮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整。故曰相整以狶。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不傷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為。無不為。不物乃物。物之意。今之人。心既為物累。故情隨感遷。如人遊於山林。臯壤之間。其始也。必欣欣而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為物所動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

郭子玄曰
至言去言

二句皆自
得也由知

而後得者
假學者耳

故淺也

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夫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

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遇可見者不遇不可見者可見者人也不可見

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但
知知慮所及便謂之遇而不知所遇有限所不遇者
尚多但知力量所及便謂之能而不知所能有限所
不能者尚多夫不知不能受生皆有定分固人所不
能免世人用心用知欲以免其所不免者畢竟何益
又可悲矣故至言則無言至爲則無爲必欲遍知人
所不知遍能人所不能則所知所能亦毫末之在馬
體耳見亦淺矣齊遍猶者也

老莊合舊卷之三終

6
Copy

10311

Chen, Ching-ja

9 NOV 1960

v.5

鑄眉公陳先生評選老莊合雋卷之四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總論曰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竊竊俎豆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矣是以南榮越之是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而欲藉師說之轉移是爲換手接人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邪惜越不能直下承當待掃鍼而後自愁灑濯也故老子於其再見也乘機直指盡祛褻捷卽其抱一求已還嬰順物之誨衛生之經已自槩見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鑊錡陰陽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

無有生死先後一體臟腑廟偃彼此不常蓋欲悟生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以富貴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正靜虛明之無為合道而羿之以巧而射伊尹百里奚之以好而龍是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定其志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為不怒靜則平氣神則順心如是淡然獨與神明居定於一而應無方矣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壞作穰畏

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

呂吉甫曰老聃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為不足然獨與神明居楚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庚桑姓楚名老聃之門徒也畏壘禹貢之

不為也

羽山見洞靈經庚桑獨得老聃之道以居此山僕之畫然飾知者去不用妾之挈然裕仁者遠不親所與居皆擁腫性魯之人使令皆鞅掌懣懣之輩大壞大熟也灑然異之郭子玄謂異其棄知而任愚也作疑詞甚是方與下今字照應口義作見其灑灑有異於人意非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久方見其有益聖人尊之之詞尸祝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

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

矣南面者必其所居而不釋然者不樂聞也弟子異之異亦疑也疑其不釋然之故也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春秋空成者豈無所得於天而然哉皆自然之大道運行於其間故曰大道已行矣吾聞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

杓之人邪。杓音標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至人與道為體尸居

環堵之室。百姓咸順其自然。自為歸往。而莫知其所以然。如猖狂然。此無心自然之應也。俎豆字自尸祝

中來。杓小器也。必我淺。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

魚無所還其體。還音旋而鯢鱣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

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舍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小小溝瀆無巨魚。即鯢鱣亦可據此而制其尊。六尺曰步。七八曰仞。言小小丘陵

無巨獸。即夔狐亦可據此而為之惟祥。即惟也。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者。言賢則惟尊能。則授職正以其善。率先乎人。而與人莫大之利也。自古堯舜其於賢能。亦然。况畏壘之民乎。畏壘之地。雖小而敬賢之心。亦與古同。夫子指庚桑亦聽者。亦當聽從之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由車之

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

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小子來庚桑呼使來後即

以不厭高其巨魚巨獸之喻而轉告之。由車吞舟。由亦吞也。狀其大也。介獨也。碭流蕩也。言巨獸離山則同。皆制之

金其生也。巨魚失水則蟻蠶苦之。此皆不能高飛深遊。名見而况全其形。害集也。魚獸有之人亦宜然。彼長生久視之人。藏其

生之人而身者亦欲遁世無名不厭深眇而且夫二三子者。又

知反不及已矣。豈以其智反不若魚獸哉

此乎

謂大亂起
於堯舜者
莊生之言
未免過激

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且堯
舜二子又何足論。小辨破道。猶之妄鑿垣墻而殖蓬蒿。小之乎為見耳。又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計較瑣屑。小之為量耳。安能濟世及物。
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益。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阨。音培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舉賢則民以賢軋。任智則民以智軋。耳。何者。民之趨利甚勤。如水赴下。不可止也。利端一開。將子弑父。臣弑君。白晝可以橫掠。日中可以穴墻。

何弗至者。阨墻也。至此又揭起吾語。汝者。丁寧告戒之言。大亂之本。必自堯舜始。而其流禍及于後世千世之後。必有衆暴寡。強凌弱。而人相食也者。貽禍可勝道哉。

按畏壘之意。以溝陵比其地。以巨魚巨獸比其民。子以鯢鮪鰐狐比其地之妖孽。小人大意謂禍小非大。賢之路。賢去實羣小之秋。如鯢鮪夜舞。狐狸晝嘯之說。庚桑之意。則因其說。以巨獸巨魚。况以高深遠引。為山為水。以姓名人間。為網罟。為蟻。大意謂一受賢能之名。便罹禍罔之實。如鴻鴈具其弋者。何慕之說。

南榮越趙音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

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

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庚桑弟子托

庚桑子恐已之德不足。以化南榮越。故使之見老子。是亦換手

後人之法

業授學也。及此言者，企及庚桑之所誨也。全汝形體，其受而不虧也。抱汝生守其性而不離也。無使汝思慮營營去其知識而不鑒也。以此三者持之，三年積久功純，幾於道矣。何越之未及此也。

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育者不能自見耳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

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

其此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宜皆開辟而無所蔽而我乃為物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而夫子教我以全形抱生，夕

使思慮營營於此，黽勉。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

越雞不能伏鵲卵。魯雞固能矣。雞之

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

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

託為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藿蠋，豆中大蟲。越

雞，小雞也。鵲，大鳥也。小蜂不能化大蟲，小雞不能覆

大卵。惟魯雞能覆鵲卵耳。越雞小而魯雞大也。此喻

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子，何不見老子以

南榮越見老子問衛所言之惟

南榮越聽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

是抱一勿失即軻書

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

懼音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意同

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

問音融擔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融楚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衆人偕來即釋氏所謂汝胷中正闢張明

誠云携帶甚多滿身伎倆是也懼然顧後越之不知所謂也所謂即指平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

語忘吾答失吾問者中心茫然失所問答也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

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

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

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言吾人涉世亦難矣

去其知而不知則人謂我朱愚朱愚猶顧夢也若有心於用知則吾身反以知累益謂無心孰不可有心

又不可將安逃乎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則一也

老子曰向吾見若

聵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

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向吾見汝眉睫已知汝為未知道今以觀其言

而益信其然也上若字汝也下二若字如也規規蹇淺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芒乎而無歸省也

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性情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

也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

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

魏仲雪曰外轅內轅世人往往為兩有所

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轅者轅音不可繁而捉將內

櫻故與道
德不能相
入

捷內轆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捷捷音外內轆者道德

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於是南榮越請假館卒業召其所好欲求其是

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十日自愁好惡交戰困心

衡慮也孰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其自愁津

津乎其猶有惡而未能去若是心之有看未能寧一

也轆以皮束物也應物於外欲自檢扼則繁多而不

可執提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其如物拒於

中何故內捷而不開心中擾擾欲自檢扼則細繆纏

繞而不執提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其如已涉

於感何故外捷而難解轆捷皆執提斂束之喻此言

學道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內皆無下

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自有之道德且不能持守况

欲循自然之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

理而行者乎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

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病者方病人有問之

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病而

不能言矣今我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雖

有教誨之言使我愈加惑亂倘飲藥以加病老子曰

也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

周望曰

老子所謂

衛生之經

者不遇放

下而已然

先教之以

抱一勿失

者開一方

便法門

一受寫出

嬰兒情狀

九七

卷四

視音藝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

瞋音瞋

偏不在外

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

衛生之經已

嗥哭也嗑喉也嗟聲乾也赤子雖終日

掣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碍小兒則不然其音拱德猶性也言手拱自然如有所知所為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俱順也波流也同波即與物俱住之意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經矣

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

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性不相與

為謀不相與為事條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

經已

妹初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是特脫洒自悟如水之解如凍之釋而渣滓尚未化也至人外與人同而內自同乎天不以世故利害相撓觸不立詭異以驚駭乎世無計度之心無事事之迹其往也條然而無所累其來也倜然而任其真復曰是衛生之經已

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函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越既問此又

問然則是至平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吾向者固告汝曰汝能見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皆上語再結出而加以身若槁木之枝心若死灰二句如此則超出於禍福之外無禍而亦無福矣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間已遠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

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胸中也胸中泰然而

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何以見其同於天蓋此修直之人至於天光既發便是至誠悠久地位恒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人之所歸則爲天之人言非常人也天之所助則爲天之子言天愛之如子也非同乎天而何

處則天民出則天子俱是泰然而自得之非有所爲而後得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

即是者天鈞敗之彼知道不可以學學政學其所不能學知道不可以行行故行其所

不能行知道不可以辨辨故辯其所不能辨學行辯者有迹者也其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辨皆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一歸於自然而爲所造之極矣若有反是者未免以有爲失造化自然之理必爲天理所棄矣天鈞天理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

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

臺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者順其形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言爲

周南池云
不善之人
明有人非
出有鬼責
慎獨者見
內而不見
外方能無
惡於志不
受陰陽之
患

善之人備萬物之理而順其形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言為善之人備萬物之理而順其形生之自然退藏於無所計度無所思慮之地而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釋氏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所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人間不如意之事萬有不齊也我之所造既至於此而猶有不知意之事雖然萬出者是天實為之而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何足以滑我胸中渾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人而不舍每更為失更音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靈臺心也不納不入也吾靈臺之中雖有所主

而不知其所主畢竟無主則虛有主則未化實則不可持者也若夫不善之人未能實有諸已而何所作為妄發妄發則每事皆不中理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含是耻過作非者也業即史記業已之業已之業更變也耻過而作非每欲更變以自飾轉見差錯如此之人所為不善在明顯之中則人得而誅罰之在幽明之中則鬼得以奪其魄而益之疾或幽或明皆不可逃如此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

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

然券合也合於內者求在我者也常闇然無名可稱合於外者求在外者也志之所期不過為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券內之人雖闇然庸常之行然克實而有光輝券外之人舍已求外志在得利特商賈者之用心耳故曰惟賈人也跂高而自立貌人見其外之富貴有過於人則以為魁然可尊而不知其

與物欲相與物窮者物人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
為始終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矣莫憺
於志憺音慘鏌鋣為下寇至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其一身皆沒入於
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且也既逐逐
於物必苟且以求得至於喪身而不悔故曰與物且
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及其甚者
則親戚骨肉皆疎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
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不親者盡人盡絕也所以然
者志為之崇焉耳志有所係者皆能自傷故人之自
害莫慘於此志鏌鋣利劍名此志比之鏌鋣其禍尤
甚在席之間干戈生焉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
此皆人之大欲何所逃於天地間然心若平和陰陽
豈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

焦火其寒
疑冰是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道為先天
之朴朴散
則分分則
有成有毀
而道未始
與之相離

成毀二事分而為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道通
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以人心既分爾我則於其私也
必求其備故曰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反所惡乎備者以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
求其有也有道者惡之故曰所以惡乎備者其有

以備大都天下物理有成必有毀若但逐於外求
備其成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

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見其鬼

謂鬼窟裏治計是也夫無成無毀則此心常生執是
非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彼役於外而自以為得其所
是非得是也得死而已齊物論所謂近死之心不可
復陽是也何者無心則虛虛則實故太虛之中自有

出無本以
言造化始
終之妙

實理則其人與鬼同矣故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
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貪着
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
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
也釋氏所謂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即此意
此下言造化之妙出生也萬物所由始也未嘗無本
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所由終也雖知其
所終而不見其所入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無方之
可求故曰無乎處有長以下即解上出無本三句理
在古今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
曰無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
以為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
入字却曰所
出可見其意

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
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
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

是。上下四方之謂宇。道無定所。上下四方皆是也。故

是故曰宙也。生也。死也。生也。死也。出入皆有自然

而不見其形也。而出生死由是焉。是以謂之天門。

天門即造化一虛無自然而已。故曰天門者無有也。

天地間萬物皆從無有而生。其有者亦不生於有而

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

魏仲雪云
無有生死
先後一體

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故曰無有一無有。即齊物論

臘腹廟偃
彼此不常
蓋欲悟有
生之本無
破積是之
妄見耳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道之明於道者原始要終直知到至極之地何以謂之至無物之始死生始終無分所謂至而不可加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為喪。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為反。言歸真也。以生為寄。以死為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其次曰始無有。既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屍苦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又其次者則曰始而無有。既有生。自無而之有也。倏焉而死。又自無而之無。未幾而復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循環而之生。又未幾而復以死有屍循環而之死。屍尾也。物之終也。孰能知有無死生同守一循環之理者。吾與之為友矣。蓋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

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死。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為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賊也。賊音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故以非一也。結之非一者。無非一也。下遂言其一以廣今之人一體同觀之義。賦壓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疑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為人。元氣之病也。猶前言生者。暗噫氣言人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乃聚氣耳。亦釜底一烟氣聚而成。壓者類也。既云聚氣。則人之生也。同是此氣。何得強有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

其原皆因
認已是二
字錯來

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嘗言移是所移
之是已著於言前矣非所言者不當言也謂移是之
說在人皆不當言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臠胾
臠音皮可散而不可散也然一轉不可知謂不言其
胾音該也譬之祭臘祭也臠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
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
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
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
移而無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
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
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

是今之人也是與學鳩同於同也

又譬之室一室
之中有寢有廟

又有偃息之所偃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平一
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
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故曰為是舉移是上面
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竟其說是以生為本至以
死償節從來解不明稍槩括其說是以生為本者言
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故以生為本而以
所知之知為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而果孰以為
名實曰果有者言其未必有也又因已之生以知為
師遂執此已以為真是足為是非之主而欲人皆聽
已之節度故曰因為已質使人以為已節又因此
自是一念是非之爭到底不休認虛為實雖至以死
償之亦甘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唯其如此故於用
舍窮通之際遂有知愚榮辱之分却不知用舍窮通
皆非我也此皆今人移是之弊也子玄云玄古之人
無是無非何移之有徹通也與與學鳩皆笑大鵬是
與與鳩同移是之人不知至道而亦笑之是人又與

螭鳩故曰
同於同也

呂吉甫曰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膚之有臍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為有物矣而以生為喪一以為始無有矣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為有生之臍亦不可知者也又曰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為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為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已為主至其弊也以已所是為已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

先言禮義
知仁信之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至德下則
示人以往

之喻為下禮義五者而設也言與市人行而蹶路其足則必以放驚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路弟累而全德足則嫗拊之而無所辭謝益其情親不待謝也若父母而路其子之足則併與嫗拊亦無之矣情親之至

靜正虛明
可以無為
而合道矣

自相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

親至信辟金

故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揖遜也義之至者不待物而度其宜至知自

自然生明不容於謀度至仁天地為量不見其相愛之跡至信金石比堅不待以金寶為質辟屏除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

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

上言至禮至義此又教人下工夫處能悖亂其志者

宜撤去之能迷謬其心者宜解釋之能累其自得之真者宜剪除之能蔽其自然之道者宜疏通之富貴顯嚴名利六者皆能誘志而使之亂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皆能牽係其心而使之纏繞惡欲喜怒哀樂六

者皆以情勝而為德之累去就取與知能六者皆舍於迹而為道之障能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不使之蕩亂

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

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

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正則靜中自然生明

明則虛無自然雖無所為而實無不為此便是道天下惟道為尊故道者德之欽所當恭敬持守者道實生人人之有生則德從此發見發見則有光華矣有生則有性性者在我形生本然之質也率性而動以有為則得其性若有為而流於偽則失其性矣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

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

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自生謨謀比性中之知也若

德性之知雖有知而若無知亦猶嬰兒之睨雖有視而若無視也凡所動作皆以不得已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物不能亂謂之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

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良唯音全人能之射巧

於中至微之的是其工也而不能使人無譽已是其拙也聖人能盡天道而不能逃天下之名工拙亦類是矣若能盡天道而又能自晦於人世惟音唯蟲能蟲全德之人能之俚乎人能自晦於人也

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平人乎音

褚伯秀曰
羿之以巧
而射伊尹
百里奚之
以好而籠
於天如鳶
如魚如馬
如牛皆蟲
也而鳶能
飛魚能躍

鳥獸百物之總名物物雖微皆能自率其性而有得

是皆解執
着之凡見
廟虛玄之
化掩混大
下工拙而
超乎物我
是非忘毀
譽敬侮而
造乎不遺
不怨者也

馬能蹄牛能齧皆能率性而動如此方能成其為蟲
故曰惟蟲能蟲能則又進物而言之凡此蟲之性皆
天命之而蟲率之以各足性命而自得於天非蟲能
天而何謂之全人則不以天下自名矣有天之名則
對待而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
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別天
人乎故曰惡人之天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
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
公以五羖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
可得者無有也 彼世人分別天人則必為分別所迷
見養由基抱樹而啼之意然此猶以威得之物可逃
也若以天下為籠而以所好誘之則雀皆在籠之中
不待射矣伊尹與百里亦因其所好在豎王霸之業
故湯得以庖人籠穆公得以羊皮籠耳我若無所好

則超乎萬物之外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

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

謂立

不懼而忘人忘人因以

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

和者為然

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移捨去之也

於毀譽已棄外之矣非即毀也胥靡城旦春之人也
雖登至高而心不懼彼為罪人視死生若棄故不愛
其身也然則人心之中無所愛則無所看何所不忘
哉復反復也謂習熱也不愧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
此道在已不是賣貨但知為已而無為人之心則忘
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維乎天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
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觀此可知不愧之
意故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舉
世譽之而不加勤舉世非之而不 出怒不怒則怒出
加沮也唯與造物為一者能之

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彼其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出而有為，於世而無所容心，雖為亦若無為。是其所以為者，本自無為而出也。上句况下句，以見至人之作用。如此故，人心欲靜，則必平其氣，以學至人之不怒。欲全其神，必順其心，以學至人之不喜。凡有為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趨之，意以學至人之無為不得已者，無為之為也。應事而無為，則為聖人之無為。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褚伯秀總論曰：武侯雖強悍難入，而能鬼說之有道，首言相狗馬以異其心，遂能始忤終合。蓋

人之受諫者，聞巽言則悅，猶人之去國者，見似人則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途耳以警其失，和好而惡姦，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何在乎為義以宜民，懷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明。即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唯知辨諸士，趨向不同，馳形性而之，萬物何復望其歸根？若儒墨陽東，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成匠石之功也。又喻必有隰朋之才，然後足致管仲之舉，徂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鋤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歎知相，祿而不言其則，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覩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堯稷，應零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持不踐，心心持。

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
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諸伯秀曰
武侯雖強
悍難入而
無鬼說之
有道不以
橫說從說
而以相狗
馬之術從
容陳說王
維悍必容
矣蓋人之
受諫者固
寡言則悅
猶人之去
國者聞似
人而喜也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
君君有何勞於我徐無鬼緡山人魏隱士女商亦人
名武侯慰勞徐無鬼而無鬼還以
勞之盈者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正去其
者欲惡則煩失耳目之常皆君侯之病也武侯超
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大抵詩書
禮樂皆是
腐儒空談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
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
天下馬有成林若邱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
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嘗嘗試也言相狗之法
求飽而止是其本質與
狸同視口者疑然上視而目不瞬也一者身也精神
不動若亡其身也相馬之法又進於此直謂馬齒如
繩之直曲調背如鉤之曲方謂頭如矩之方員謂目
如規之員四者皆合矩度也即國馬也而未若天下
馬者天下馬乃天成之材惛惛悶悶全無發揚蹈厲
之意上之得失不驚者猶是若此之馬一去而不知
所止武侯悟其心自然
之意故大悅而笑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
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說音
稅則以詩

策士勦說
皆為武侯
所厭聞今
聞狗馬之
論無所因
襲而而獨
見以之相
士則得士
以之養心
則得心宜
其悅也

書禮從說之則以金版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
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

說音若此乎

此下女商詰以何術而致是從橫只是
反覆鋪說之意勿泥詩書為橫六發為

從金版六發即太公兵法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
說以詩書六發而不自得君之啟齒說之相狗馬之
法而君為大悅者

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

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流人
去國

流落之人也離鄉緣數日見舊所知誠之人而喜離
鄉十月見平日所僅識面之人而喜及一年之久見

似其鄉人者而喜矣此蓋
離鄉愈久故思鄉愈切也夫逃虛空者藜藿枉乎

馳之逕踉位其空

良音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

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

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山間之蹊曰蹊蹊之逕在塞也
欲行貌位居也止也空虛之谷

其所由之山蹊僅容蹊蹊又為藜藿所塞塞偏狹荒
凉可知而吾困倦之極欲行又止伏於谷中當此欲

行欲止聞寂無聊之時偶聞蹊然足音但是人者已
不勝喜何必知識之鄉人又况兄弟親戚之謦欬其

側乎喜可知矣跫然行步聲大聲曰謦小聲曰欬久
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此意蓋謂武侯

本然之真離失已久說者徒以腐儒策士之談溺其
前而卒無以真言啟之者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

聞足音所以喜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此下徐無鬼自述其說。武侯者，以告女商也。無鬼言已初見武侯，武侯迎勞以先生屏伏山林，擯棄寡人久矣。今老矣，無乃為就養酒肉而來邪？抑有意寡人之社稷也。明有以國。驕人之意。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

徐無鬼所以說武侯者，修身之要為國之道兩得之矣。

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惟君所病之何也？故無鬼就其酒肉之養生下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地間之養一也。登高者非獨豐，居下者非獨瘠。長短猶豐瘠也。神不自許者，言君為萬乘主，而獨瘠民，自養外形，雖養而於心神不許。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而同，為一情欲，奸私所以害之，故其所好者在和，同而其所惡者在姦。私一勝私欲，便伐天和而神者病矣。我故慰勞君，然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為何病也，可深思而自得矣。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罷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僞哉。
蓋欲行愛民之仁而與偃兵戈之義舉，也不可者，以其為之以有心。

此見仁義為仁義幾且僞哉。

愛民適以
害民。儼兵
祇以造兵
不若修胸
中之誠以
應天地也。

也有心於愛民則姑息行政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有心於儼兵則傲備廢弛雖曰儼之其實造之爲之以有心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爲危殆不成之始故成美者乃惡器也有心則雖爲仁義而且幾於美惡器

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

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騶於鎬壇之宮無藏途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

凡造化物理成

於先必虧於後形固有造形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我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有外戰者心平則爭息矣鶴列王車名麗譙官樓名徒步兵騶騎卒鎬壇社稷之地言若忽起一念與物爲關則是麗譙之間皆鶴列鎬壇之官皆徒騶一室之內盡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失故宜戒有貪得之心便有途境不如意之事藏伏其中故勿以貪得而藏其途勿中懷機巧之心

以勝人勿外爲知謀之事以勝人夫殺人之士民象人

勿逞雄心於一戰以勝人

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

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

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夫殺士民氣土地以

養一已之私而快吾志者所得不足以補所失其戰果孰爲勝不曰孰勝而曰孰善者如此戰勝吾之胸次爲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爲得失故曰戰不知孰善此之爲勝勝安在故曰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言君勿若爲此則亦已矣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櫻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若不爭而善勝則民已脫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駮乘張

陳太初曰
童子以喻
治國有旨
哉馬之真
性齟草飲
水自足民
之真性耕
食糲衣自
足更無他
事今之牧
民者不知
鞭策之爲
害字民者
昧乎法令
之生奸乃

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大隗是假設人名。喻大道也。御車卽車右前馬後車卽擁衛前後者。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閭滑稽也。此皆寓言。言此意謂獨任聖知之人皆迷於道。不若還淳返朴之人也。惟童子能知具茨。惟童子能知大隗。惟異其獨。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

謂馬難調
而民難治
兩失之矣

予病少瘳。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內。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爲天下亦若此
牧馬而已然爲
天下非吾事也。予少而知覺。便自遊於六合之內。與物爲構。因有瞽昧之病。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諸襄城之野。則無物可見。障礙可除。今障漸除。而病少瘳矣。又且復遊六合之外。不復爲方內之累矣。若問爲天下。卽牧馬可通。蓋牧馬而去其害馬。猶爲天下而去其有爲無二道也。天師贊以天人可爲我師也。

此言知辨
諸士趨向
不同馳形
性而潛萬
物終身不
知歸根甚
可悲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變者變換百種思量

也知士樂以此自見序者說得成條理也辨士樂以此自見凌凌轢也諄諄語也察之士與人爭分毫樂以此自見喜於見才者心不能招世之士與朝中途則憂皆為物欲所能罩者也

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

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

容仁義之士貴際招搖於世以自見者志在興起於

孟賁之徒志在勝人所難勝荆軻之類志在自奮於患難之中喜功者得戰而樂苦節者得名而止法家者流廣其治世之具逢掖韋甫之輩飭其動作之農容居義仁由義之士得志與民由故貴際時

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

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

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

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

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此和樂也農夫以開闢草

萊為事無之則不樂商賈以鬻販交易為事無之則

不樂庶人有日積月累贏餘之業則愈喜而勉於力

百工有一藝之精則精神愈旺而勇於為食夫所重

在積錢財故不積則憂夸誕之人所重在權勢一旦退失而不甚感則悲不尤不甚感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彙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此等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吏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以變詐為樂已上諸人亦貴頃時一

且遇時有所用雖其身亦不自由若時使之然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所自由故曰不物於易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歸根復命之說也

引與差
二段奇絕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

平惠子曰可

前期言有所指之地也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乃見其精今非前期志的偶

爾幸中便謂之善射則中者皆為羿矣

莊子曰天下

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平惠子

曰可

天下必有公理以為是非之準的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則人人皆堯矣可平此可又是

強辨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

邪或者若魯遽者邪

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

秉四人合惠子而五相與上下其議論學說不固論當不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知果孰為是也此

之為是其亦魯遽之自為是邪夫子指惠子楊楊未秉公孫龍其弟子以下引魯遽與弟子問難之辭而

斷以且若是者邪一句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

鼎而夏造水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

我得夫子之夫子弟子指魯遽冬爨鼎而夏造水言冬寒之時能不以火而爨

則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水二者遠時似亦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汝不過以陽召陽而為火夏至之日陰氣已生汝不過以陰召陰而為水雖

若遠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吾示子乎
吾道於是平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

引與差
子問難之
詞見惠子
不得以舌
錄取勝

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遽言弟子此術未足為高而曰吾示子以吾之道遠之自言鼓瑟亦必以陰召陰以陽召陽一種道理橫自以為是以夸示其弟子蓋欺其弟子之無識而誑之也。發置也置瑟於堂上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自動宮則應角則應角似為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猶是也。或只解詞一弦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何絃故曰五音無當然纔鼓其一絃於此彼之二十五弦皆動似又難矣然以理推之此一絃者其聲音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衆音之君故鼓之而衆絃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均不足為奇也。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而已。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

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惠子終是強辯言今此儒墨楊秉四人方與相辨辯以言語相抗對以名聲相厭服要終以我之說不可是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躡音直其命闇也不以完其求鉞鍾鉞音別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莊子遂亦不復置辯只以齊楚二躡喻之言齊人有躡子於宋而命之闇者以闇不用完人齊人自以為為子者是矣不知求小鍾者猶束縛而恐傷求仁子者葉棄之外國而徒索之域中在鍾則必索其完在子則不欲其完夫楚人寄而躡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闢未始離於空而足以造於怨也。躡其足而不能行謂之躡子鉞鍾小鍾也。躡子仁子也。又言楚人亦有寄附闇

外國者不能自歸附舟而返夜半無人而與舟人聞楚人亦自以爲是矣不知夜無與援而獨爲聞則舟之中皆敵國舟未離畔而造戎仇則恩之初自怨之府此時此際進尚遙而退且無據乎旦之悔恐晚而半夜之怨已深岑畔也造結也卽此二事足以斷惠子之是非矣吾知惠子縱善辨終有遺類是亦齊之躡子其徒口舌爭鬪也終成仇敵當不啻楚之自躡者然則何一而可哉

郭子玄曰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自言鼓瑟具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遂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二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憲緩爲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爲其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以是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

惠子雖執一偏然其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其鼻

始非吾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遂舉齊人躡子於異國使聞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而反以愛鍾離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躡聞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岑畔也夜半獨上人舟未離畔已共人鬪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吉甫曰莊子以微言感動惠子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躡子於宋其命聞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鍾離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破簪施以辭辨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爲可惜也楚人寄而躡聞者簪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自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言論枕鋒
所觸亦有
賴以發明
道妙者猶
鄙人聽斷
足成運斤
之巧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聖白泥以白泥漫其鼻
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
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
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正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
不傷是立。者尤難也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
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質是用巧之
地也言必有
郢人之質而後得施其巧。今郢人已死。是臣之質死
久矣。無施巧之地矣。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
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子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管仲既受
鮑叔之荐
至於將死
公問以屬
國則不存
顯朋非仲
薄為君民
慮為鮑叔
慮世稱管
鮑相知寧
在拘拘形
迹哉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逾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不謂
列子

作不諱屬國在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鉤束之
之意。逆強民以禮義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顯朋可。其為人也。上
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
賢下。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

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畔其遠而無求於下也。愧不若黃

帝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以善救為心也。以德分人

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

斯民不致於仰事俯育。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

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

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

容之耳。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

吳王浮於江。登平徂之山。眾徂見之。恂然棄而走。逃

於溪臻。有一徂焉。委蛇攬撥。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

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徂執死。委蛇攬撥。跳躍來去。曲折扳援之意。

見巧自見其技巧。於王敏給射之。矢去迅速也。徂能搏接其迅捷之矢。亦甚巧矣。相者王者左右也。眾人齊射之。徂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一說徂被創。猶執其矢而死。其巧黠可知。亦通。

齊伯秀曰

徂以敖人

而遠斃人

以鋤色而

致稱此以

傲世俗之

驕慢也

齊國三賀

以得見子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徂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放

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

之。以色列驕人心驕人而見於色。鋤其色者去其心而

已去樂耳。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為於能

之喻。南伯子綦隱几而望。仰天而嘯。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尤也。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因

木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

故以不悲
悲之則其
悲稍去而
泊然無心
枯槁其形
所以為日
遠矣

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則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
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
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
日遠矣田禾齊君也攬即見也國人以共見賢者故
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
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若我
先無迹彼安得知若我不賣名彼安得鬻故以形迹
自見者乃自喪者也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
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
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途至今日形若槁體而
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愛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

又

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

觴之迎之而飲之酒古者

按聖人無
言其所言

今於此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耳寢

者有姓之
言耳故曰

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

不言之言
荷以言為

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

不言則雖
言出於口

所不知至矣

宜僚善弄丸鈴楚與宋戰遂勝之楚與

固為未之
嘗言於此

軍停戰遂勝之楚與郢戰孫叔敖方酹酒而寢時或

言之言於
無言也

秉執羽扇巡行軍中郢人以為有備乃罷兵乃罷兵

二子皆能為無為之為又何待我諒願有喙三尺者
願結口不言也且鳥喙長者多不能言故以放也孔
子之言止此以下乃莊子斷之之辭彼謂二子此謂
孔子二子者正所謂不道之道乃教道也孔子皆正

所謂不言之辨至言也故德總歸乎道之自然而言至於知之所不能知便止斯為至德至言矣一者自然也休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蓋道之自然者與人為所得者不同故曰

德不能同知所不能知者雖至辨者亦不能舉以示人故曰辨不能舉今之以儒墨名者類欲強同強辨祇足以裂吾道而

禍人世耳故內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

諡是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海受物無所辭故能成其大聖人德足以

孫叔敖薦爵不以爵自有也死無諡不以諡自表也實不聚已雖有善不以歸之一身也名不立功歸於物故名不立於已也此上八人所以成其大狗不以善

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佐仲卒後寓言而已

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而不

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

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

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狗不以善吠為良句特引

起賢人之不貴言賢者且不以多言為能况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為大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語備

物者至天地而止然寔無求而入備也知大備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

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可舍致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已常貴於物物不以易已反之吾身而無終窮循之遂古而不磨滅也

此真大人之所以天也故曰誠郭子玄曰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

雖言出於口固為未之嘗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條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千此謂仲尼也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辨不能舉

九方歎善相者而以相為祥子綦始而喜繼而祥至問其所以泣之之故則以怪微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若必有悅行卒而則足食肉是歎之相相不若父之知相也古云知子笑若父信夫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怪何邪酒肉入於口鼻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特牝羊也與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吾所與

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

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與吾子為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為事所宜。

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

也。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為。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償。未償也。如此之相恠。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口。行然此殆非吾與子之罪。乃莫之致。而至似為天之所與者。惟天命一定。不可逃。故泣。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於道。

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全而鬻二句言盜以。為全之則恐迷不若。

則其足則。易售也。鬻之齊。賈之齊。為踰閭者。焦云。渠公。齊富室。為街正。置欄自代。必有據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意者。亦其命也。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

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

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天禽食者。是以一。

人之斷制利天下。許由之逃堯。禪者何。堯以煦煦為。

不難。以有心聚也。有心愛之。則親。近我。有心利之。則歸附我。有心譽之。則交相勸勉。苟我拂其所惡。則何。

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倘致我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偽。偽出而患害橫生矣。此許由畏堯仁而逃也。

陸西星曰
暖妹濡需
卷妻六字
叶音成文
三等人品
雖有清濁

之親者至者勸者皆相率而散矣凡愛人利人之名其原皆出於仁義天下之言仁義而與相忘者少惟利仁義以煦煦為之者衆夫仁義之行皆出於有心豈其誠寔哉特假此仁義之名以為用如貪得僨者假弓矢之器譬之猶一覲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覲割也一

覲者猶言一截之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絕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堯但知賢人以仁義利天下不知其反仁義害天下夫有暖妹者有惟出乎賢人之上者乃知有心之害矣

濡需者有卷妻者所謂暖妹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妹妹暖妹妹妹淺見自喜之意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妹者也暖妹妹妹濡需卷妻造此名目以訛刺學

焉下不曰者
以言乎不
安性命之
情則其失
均也

者訕侮帝王暖妹淺見自喜意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妹妹妹私自歡幸以為所學已足而未知原來無物之妙所以有濡需者豕豕是也擇疏鼠自以為廣宮大圃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濡需濡需而有

利之人也此等人譬豕身上豕豕然疏鼠豕之毛全蹄曲隈乳間股脚腹邊與足相近處釋處於是自以為廣宮大圃安室利處之便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厲亦布草而燎其毛則與豕俱焦爛矣域者固其心富貴之間而進退不自由故曰以域

進以域退所以有濡需之名

卷妻者彘也羊肉不

慕蟻蟻慕羊肉羊肉鐘也彘有擅行百姓悅之故三徙

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卷婁偃僕自若貌則舜是已羊肉無心暴蟻蟻蟻有心慕羊肉羊以體而聚蟻舜以體而聚人堯察之成都十萬之中舉之童山不毛之地視以冀其來而為已

無假曰真之利澤不測曰神則是矣。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而舜自登庸允陟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用日衰後

人言神不以體萬幾而不能自已則亦終身為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行悅衆惟堯所苦而已所以有卷婁之名。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

有也
三語為舜
日蟻魚羊
已稽伯秀
以天下而
抱德煬和
行悅衆惟
人言神
神入即是
不測曰神
無假曰真

立論甚奇

也繩其變也循。三者人品各不同而於失性均也是以神人惡衆至不樂為衆人所歸也

不比不和也。衆心難得其和。同衆心不和為害滋大。故於人不甚親亦不甚疎。但葆其全德而不露融其和氣而不爭。以與天下相默順而已。抱煬守保也。此真人之行也。蟻未能盡無知真人則無知矣。故於蟻而棄其知魚相忘於江湖真人則亦相忘於道術故於魚而得其自為計。羊未能盡無意真人則無意矣。故於羊而棄其意。真人心之目與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目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平也如繩自然之平也。其變也一順其動自然之變也。豈可與暖妹濡需卷婁者同日道哉。

陸西星曰夫聖人之為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究也適為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能不愛利乎。斯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凡其親舉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之利仁義者多而捐仁義者寡。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則利之者衆矣以利

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保其後之不仁相食邪夫使仁義而以誠實行之則雖無心於感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又况畜畜焉有心爲之而且無誠則貪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言哉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罷則愈貪而愈無厭矣罷謂網罟皆弋之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本無厭心招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義爲利是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一規也規註訓曰割言工人以刀斧斷制物料非不稱利於一規之頃然一規則朴散爲器生意斬然矣此便是利中之害仁義亦然夫竟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而不知適以賊天下惟高出賢人一等者知之暖昧濡需卷費六字叶音成文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承上言神人惡衆至衆至謂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庸違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慮之則所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於天下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

下之來去庶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人卽神人也以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耳於職三句皆隱語叶韵成文表真人之忘情也職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職則棄其知若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爲計得矣於羊棄意羊以棄羶而聚職人以美行而致人亦羶意也棄其意而無羶行矣如此真物相忘將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唯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唯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唯心復字最妙易卦所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蓋如此若然者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真人以自然之天待應感不以有心

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重也桔梗也雞靡

也雍音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其生也若

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豈鳥頭也雞處矣實也豕零猪苓也言譬之藥其實有君臣佐使如莖莖而梗浮茨補而苓利當其用也主者君餘皆臣佐使而已君則其時爲帝帝則用之者得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哉隨時推類因病而投其逆相君臣佐使何可勝言卽是可知死生得失之無常主矣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

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

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故一勾踐也以三千甲楯棲會稽而用大夫種爲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一種也智能爲勾踐報吳而知亡之所以存亦爲帝之時也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又一時也時亦何常之有鴟之目明於夜而不

風日一節

不是教人

事物之求

強排遺將

去直是日

家有個主

本如水水

有源頭方

能如此

明於晝聽之則適鶴脰之節宜於長不宜於短解之則悲此皆隨時而爲用者物固有之人亦宜然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

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攔也。特源而往

者也。故曰者想古有此語風之過河而河水皆有損

守河而不去者任憑風日之過而河終不爲風日所攔而動水雖損而不覺其損也何也特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往去來續故

物雖損已而已不爲損耳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日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

也。殆心之於胸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

給解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人而人

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

也。始信天地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如水土自然。然相人一定不易者也。審定也。形影自然相依。一定不易者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一定不易者也。若不循自然之定理。必且有心用明而目不安。有心用聰而耳不安。有心殉物而心不安。知能出於臟府。凡有心於求能而臟府亦不安。危殆既成。則不及改。不給猶不及也。禍之至也。愈萃而多矣。茲與滋同。然物豈能始人哉。人自取之耳。其反覆而至於敗也。多因有一念謀功之心。其心之固。必而不化也。多因有一念待久之謀。緣因也。果必此謀。功之心待久之謀。皆是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亦足悲矣。故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者。皆不知講求此道者也。如勾踐大夫種。真其人矣。

邵堯夫詩
云。向首路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時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

徑無令窄
路徑窄時
無過客過
客無時路
徑荒人閒
大率多荆
棘其意蓋
本於此

之知也。少雖少時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此

總論知為禍之招。故凡人舉足必有餘地。不可使盡。使盡則無容身之地。天下之用知者亦若是矣。此言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然所踐雖無幾。亦恃其何所不踐之地方可行立。而善於致遠。蹶亦踐也。博遠也。人之所知者能有幾。何然所知雖少。亦恃其有所不知者方為大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

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

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既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

定從可知矣。所謂知之至者也。大一造化之運者也。為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大陰至靜也。優其靜定。則無所不解。脫大目所見者廣也。廣則無所不見。緣順也。凡事以大分割之。理順之。則無所不順。以

太虛之無方隅者體之則無所不體。積決也。以真寔之理決疑則無疑。可決以物物之定理。總持天下之物則無。盡有天。循有照。其有樞始有彼。便見天命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故曰盡有天。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其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所謂主張綱維是也。故曰其有樞。無物之始必有彼物以始之。彼即造物自然之理也。故曰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涯。而不可以無涯。頤滑有寔。滑音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榘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日天口照曰樞曰彼理最深與雖可解之亦似不解難可知之

亦似不知。惟其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此造物之理。以為有涯際。固不可以為無涯際。亦不可頤頤頤。頤上下滑流動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摸擬。也不可摸擬。則若無物。而此理又實有之。故曰頤滑有寔。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為一項大議論乎。呂說揚謂發其幽樞。謂核其定闔。何也是者。造物之理也。人何不問此造物之理。獨賴何而滋疑惑。為乎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地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乎。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至人達物之綱。繆使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禪蓋治道多矣。世人往往徇物失已。日遠舊都。望儼。

思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如
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
而羣輔賢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
如四時成歲功何內天外天之辨哉大因齊魏
之敗盟遂觸蠻以爲喻蓋恥當時好戰之君明
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議丘議有迹之可嫌
封人論爲禾忌欲恩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
之要至於矩矩歎辜人以失爲在已正已以正
物也遽環隨年化特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
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爲靈定堊於未然
則凡所爲者不得不爲造物有定筭託之於人
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大人合併而爲公
萬物殊理而備道不越形氣分化而至理盡矣
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爲執滯未免與物循環
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意得道物極識
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眞常而非言非默之
可載道也明矣

此段王果
誠則陽好
進稱山樊
隱德以鎮
市朝奔競
之風

王果言吾
不若夷則
者言夷節
倭人好進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闕
休彭陽曰公闕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擗鼃於江夏則
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
而况我乎則陽姓彭名陽則陽其字也夷節嘗薦陽
果以求見言子何不薦我於王彭陽好進故以隱者
公闕休語之欲其自悟闕休冬夏無常居有過而問
者則曰此予宅也不江不山以爲安居夫夫夷節之
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富
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陳者假衣於春晴

所以進汝
於王我豈
肯似彼邪
化鄙薄夷
節之心也

者反冬乎。冷風

然我不惟讓德閑休抑且難比夷節夷節爲人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

智吾苟不以節義自許而與之波靡以神其交必且爲習所移顛倒昏迷於富貴之場而失其本心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夫陳者得衣則其

煖如春暘熱病也暍者得風則其冷如冬此二句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今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

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

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且楚王爲人亦難與處恃勢以凌下罪人而不赦好殺如

虎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調真小人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

故聖人其

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聖人惟不求進窮則安貧亦使家人忘其貧達則能使王公之尊忘勢下士而化尊爲卑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物也與之爲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碍以自保其真爲樂故或不言而飲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文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

以至和飲之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閑暇殊方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操進者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

聖人達乎
綱繆之理
而盡性以
復命其行
其止則歸
之於命耳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此
上聖人而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綱繆者。陰陽造化
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
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
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夫性根極於
命。盡性則致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故又曰復命。搖作。卽動用也。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
爲主。故曰以天爲師。聖人一法乎天。任其自然。人以
其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
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
端。多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人
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
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字知字始。若生而美
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生而美

者。人之與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

亦無已。性也。

譬之生而美者。人與之鏡。而告之。乃知
其美。若不告之。以美亦不自知其美也。

有能付之。無心雖知其美。而若不知。雖聞人之告。其
美而若不聞。則我不自分妍媸。不自自美惡。便不生
憂端。其可喜也。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
無心。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

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之愛人。人與以愛人之名。
而告之。乃知其愛人。若不告之。

亦不自知其愛人也。但聖人能付之。無心雖知。若不
知。雖聞。若不聞。則愛人出於無心。無心之愛。譬亦如

此久亦如此無已時也人之安其所愛者亦合久暫而無已時此亦自然之理也故又曰性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

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縱

使人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緝緝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以十

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再相時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

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以十仞之

之臺縣衆間者言其暢然猶以干之高臺縣衆間之樂則聲音可達無所不見無所不聞其爲暢然可勝道哉縣張樂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

此言聖師

天師其未

始有處不

絕物又不

衛物正與

天地普萬

物而無心

者際合無

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卽我之所得一個不化底如此用出來合者去也

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

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與未始有物

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

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得真空之道者夫天者自然

身殉物其所爲事如之何其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與世偕行而不替者言雖與世並行而物無廢事替廢也所行之備而不洩言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而不至陷溺洩者陷溺之意也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

涉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圖得其

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畫慮
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司御門尹登恒總是

一伊尹而莊子詭立此三個名目言湯得尹爲師傳而從之不局於規矩隨寓而成名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此名乃身外刺法於本分上何益但見得君相兩個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罄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過矣未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矣故除日則無歲人能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

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李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魏瑩魏惠王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城旦春

役以築城城既成而火壞之則役者以爲若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垂成之業而犀首教之用兵是猶壞壞其已成之城亦有國者之所苦也衍犀首名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

妙絕奇絕

宋太復曰道而
蝸牛固小已矣
而左右二角之觸
則小之又小矣以俗
眼觀者無小不大以
道眼觀者無大不小
天下一隅也梁國一
觸蠻奚以辨哉

矣華子之言蓋謂着一伐字則皆未免容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丘不言矢故曰君求其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
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
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仗尸數萬逐
北旬有五日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
實之惠子問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見之戴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着虛言而下而說得來却成個真故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
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
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

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辨

無窮太虛之問也通達之國卽中國也以

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以中國而觀魏又爲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客出而君喑然若有亡也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富之惠子

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

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嗃然若自

亡者戴晉人出而君始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客大人句君對惠子極贊戴晉人之言惠子後爲設譬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若以劔首而吹則一呖而已言其全

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此段孔子

論蟻丘之

隣人藏聲

銷影不願

姓字落人

間耳此意

即從丈人

荷篠章化

出來其室

虛與子路

反見至則

行同意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

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

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蟻丘之地有賣漿者夫子宿其家也極屋棟登極者升其屋極而望

人也稷稷紛紛也聖人僕者林云聖人之徒也自理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隣也藏居於此隣人亦不知

之者其聲銷逃名也言雖不求聲名而心志無窮雖口與人言而心常若默大隱隱市塵沉不在水而在

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塵也言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

此人必為市南宜僚之徒

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

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倭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倭人也蓋聞其言而尤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吾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著於已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倭人多言之人也言彼必

以我為多言而耻聞之况肯來見乎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去而空其室恐夫子言

之楚王召召之故逃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

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

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

此借治田

為喻見為

政不宜莽
鹵滅裂莊
子因論治
之道亦不

以茅塞擢其性也

而熟稷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飫封人因耕而輸政莊子又以喻

學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飫飽食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

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

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蒿莊音九

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僉潰漏發不擇所出

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以衆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孽也郭

註爲性萑蒿句連上節言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之萑蒿也蒹葭始萌言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

長如蒹葭與萑蒿種類始萌軋茁充蒲其身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慾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

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夫

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僉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調則成病也僉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治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

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

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

莫爲盜二語乃栢矩發問罪人之詞

引古君人
厚責已薄
責人與今
人待民者
大相反

得乎。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為盜莫為殺人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乎或為殺人乎莫為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為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其意蓋言太古之俗醇厚國無刑人也古之人君於民之所行而得所行而正則歸其善於民若所行而失所行而邪則以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一人之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

焉出遠伯
王寡過未
能心事因
概世人不
可以不知
自恃也

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今之人君則不然大率物而不言而反以不知者為愚已實大為難行之事而反以不敢為者為罪已實重為任而不量人之力反以伐其不勝任者已實遠其塗而不計入之行程反以誅其行不至者是以民智力既竭猶恐不能避刑憲則以巧偽繼之良由在上者其所出政令一日偽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偽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凡人在是事初非在覺後也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卒乃自詘以為

非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
化者非五十九年之非乎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
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時
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
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
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
乎凡天下之物總之有萬
其生也無不有根其出
也無不有門但人不覺之耳
此皆是其所不可知者
今人但知尊其知之所知
而不知恃其知之所不知
者乃為至妙之知可不謂
大疑乎知之所知者知有
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
口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
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於
形體之外者以主張綱維
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
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
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
於彼可不謂大惑乎哉疑
即惑也已止已也且無所
逃者言不知之知自然而
然通古今徹上下皆知此
誰能逃此理以為知乎然
與然乎者言即吾今所言
以為為是指亦未知其信
然

否也隱然使人忘言以契
之之意也按伯玉二十年
而知十九年之非五十年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至六
十猶有五十九年之非少
年刻礪工夫三十年而始
一進老年學問不倦十年
而始基化焉而猶未可以
為是也寡過
之難如此

仲尼問於太史太弢伯常
騫狶常曰夫衍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
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

以為靈公者何邪

三人皆太史之官靈公既湛於酒
而不聽政又荒於田獵而不答諸

侯交際之禮畢弋田獵取鳥獸之用也其人如此謚
之以靈公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大弢曰此亦因國
人所同是
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
而謚之

三人同謚而浴史鱸奉御而進所傳幣而扶翼其慢

衛靈公無道章參看

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濫浴罷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博幣者執其贊見之幣而靈公使人扶扶翼之言有禮也。夫男女同浴何其甚。

慢扶翼見賢何其甚肅肅敬也。稀常曰夫靈公也死

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

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

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沙丘石槨先有靈公

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三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致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爲靈公所奪也。馮託也。此二句銘辭按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公固不足當此謚者大發伯常騫則以人論之孫常則以天論之則雖名謚固非人所能

爲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

爲異。聚井爲丘聚丘爲里故曰丘里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高德邵者評論一鄉之善惡如所謂

月旦評者是謂丘里之言少知之問蓋疑其有不同丘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故合

而言之則總居丘里之中異而同也散而言之則中有別姓異名同而異也。今指馬之體

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天

太公調論丘里之言在乎合衆人之輿論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譬之指百體以爲大人合併馬不得謂之馬此即散同以爲異之說立其百體乃以爲公此謂之馬此即合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

章主腦不
執不距終
能合異為
同

為大人合而為公

丘山積土阜以成高江河合衆流以成大大人合衆人之

異同以成公論總亦不外此理蓋能合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

是以自外人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惟公則不當有執距之意所以聽言之自外人者吾心雖有所主而一可執定一已之見立言之自內出者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蓋執之距之則不能合異以為同矣

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

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

為而無不為

試觀四時異氣天則合四時之氣以為氣而無私亭毒故歲自成五官異職以為職而無私輕重故國自治文武異宜大人則合文武以為用而無私張弛故德自備萬物各具一條理

入道則合併以為公而無私異同故無得而時有終名無名故無為無為故無不為此理之必至

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殫

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

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然而時有終始世有變遷禍福吉凶機相

倚伏聽其淳淳流行反覆有所似拂而實宜者自殉公私如面不同有所似正而實差者物理不殊任人自取譬之大澤百材雖別同以大澤為居觀之大山木石雖分同以大山為壇宜理而歸之道復何同異之有哉此所謂丘里之言無不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

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小知途因同中有異異而卒歸於同便以為可謂之道而不知

此段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為執滯未免

其非然也。夫道本不可名。有異同之名。不足以盡道。物數不正。萬有萬物之名。不足以盡物。亦各以其大者而名之。言之耳。期大約也。號名也。讀言也。即名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私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統天地陰陽。以合併為公。而為之大。然亦因其大而借名言之。則可其實。大道無名。纔有異同。便涉名相。便與無名之道不相似。今既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比於道哉。以斯而辨。譬猶狗馬之大小。其不相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

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意得。道物之極。議擬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也。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少知又問。四方六合之中。萬物之生。從何而始。自太極既判之後。分陰分陽。有相應者。有相合者。有相消長者。四時之氣。有相代禪者。有春而生。長者。有秋而肅殺者。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於是欲惡去就。橋然而起。雌雄分合。常有於世。有安則有危。有禍則有福。有緩則有急。有聚則有散。非惟其名實皆可言。抑亦其精微皆可書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隨其時序消長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氣運升降之相。為使大約窮則反。以為通終則反。而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只說得個物字。而盡知而及其至。亦只

知得個物而至故曰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此議之所止惟見道之人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

止此而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

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少知又問季真與接子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曰或

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但偶然耳或使者言有主宰無非使然也此二人議論孰為得情之正孰為見理

之偏也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

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

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或之使莫之為

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大公調之造化之妙非若雞鳴狗吠為人之所易知雖有

唐荆川曰

莫為是佛

家自然性

也或使是

佛家曰緣

性或使莫

為則有言

之所自起

故曰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何以見其皆有過也

一曰或使則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一曰

莫為則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此謂之有則

有冥斯有名不免累於物而囿於物之中故曰是物

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寔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

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

可忘已死不可徂徂一作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

老莊合集

卷四

五十三

疏遠矣故曰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且欲見道現前卽
道試以物理而論未生之初不容不生豈可禁忌既
生而死豈可阻遏死生理本在日前初非甚遠但欲
見不可見耳故曰理不可觀若以爲莫之爲皆是中
心疑惑假借此以立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
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
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以我觀之未動之時是本始也
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既動而止
之時是未終也已見其方來者無止矣以此而觀之
但民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無窮無止
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彼或使莫爲之二說其立言本
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故曰言之本也與物始終
道不可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
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至道忘言
惡掃言詮
要當理會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
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不知說有說無終落邊見故
曰道不可有道不可無若究
而言之道上安不得一字說無猶是贅語說道寧非
假名况或爲莫使之說皆爲泥物而在於一偏又胡
足與于大方乎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故同此言
也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
不妨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
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
之極而求言亦不足載道默亦不足載道非言非默
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或使莫爲之說皆不是也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
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
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怨尤

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况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惟儼然無爲闇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申徹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敗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故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卽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特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意互相發問至謂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称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

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陸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閑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微則道不欲墜有知特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大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繫修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

江萇弘死於蜀藏於血三年而化爲碧

首章爲世
人多務外
求而不得
怨尤橫
以破其惑

外物身外之事也不可必

夫忠孝立者求在外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身之善行不可必也。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置盛血三。猶不能必年化為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兄以外求。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

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絞。於是乎有雷有處。水中有

火。乃焚大槐。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為至堅。見火而

稍稍逆行。則天地間有大性異之事。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淮南子謂老槐生火是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異事。有甚憂兩陷而無

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所逃。噓噉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譬沈屯。利

方虛舟曰
外禍之來
不惟惡者

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憤然而道盡。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

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情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譬。鬱悶也。沈屯。陷溺也。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胸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胸中至和之氣。故曰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慾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為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月屬水。故以月字替水字。憤然者弛然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後已也。呂吉甫曰。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

逢比。予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為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惡而不近刑名。則

不能免而
善亦未能
免不惟不
忠不孝者
不能免即
忠者孝者
亦未必能
免故曰外
物不可必

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
已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
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已者也蓋道未至憤然而盡
雖在已所欲猶爲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
員畏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
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
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
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以下言大寇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爲霆發而爲光或出於所異
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
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
是謂兩階墜蟬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縣於天地
之間慰腎沉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統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燬之時
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
於有心憤然則縱心而至于無心道盡於此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宋太復曰
昔人有云

邑金將貸予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典不期多
少其於當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厄莊周家
貧故往貸

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粟於監河
侯此正周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

當阮之時
使必待得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邑後而貸
之金何異

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激西江之
水以活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或只是監河之官邑金采邑之

鮒之魚也
吁且休矣

租金波臣猶水官常典言常相典謂水也然活言若

然則可活耳呂吉甫曰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
身而不論
務有餘

呂吉甫曰
任公子鉤

魚說明紆

世者須志

於大成而

不期近效

褚伯秀曰

任氏垂釣

而卻小說

之非則明

道富存大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牯以為餌牯音躡乎會稽

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

巨鉤鉛沒而下鉛音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

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腊音

昔音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

幹才幹音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巨緇大黑索也

陷同鬐魚口邊出水處驚而展開其鬐呼吸波浪其

高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

可畏也憚赫驚懼意言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

離割之也乾肉曰腊厭厭食而食之也幹才揣量淺

見之士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夫揭竿累趣

灌瀆守鮪鮪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命其

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累小繩灌瀆田中灌之水小瀆也鮪

其所守而必得者鮪鮪之小魚耳縣與懸同縣令縣揭

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于求

于上求合其所示之命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

大達亦遠矣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

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鬐壓其顙儒以

世儒剽竊

陳言故借

發冢取珠

一事為喻

亦奇想也

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又蓋喻遊說之士借聖賢詩

書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儒爲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阪賦墓田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議富者也接其鬢以下乃相與計議取珠之法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卽暗指發冢之事小儒復大儒言未須解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下引詩爲證脣上有鬚接撮也先撮去其鬚願下曰顚壓以手按之也次以手按其顚日旁曰願控開也然後以鉄錐開其顚願旁曰顚別亦開也又徐徐而開其顚此皆發冢取珠之事次第徐徐者必欲取其珠而無損傷也詩曰何以含珠爲則我今取之亦全古詩之意矣

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

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

此段寓言於老萊子尼以兩忘

非世患自息卽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

老萊之教卽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出薪者出而採薪也弟子不識仲尼歸以告老萊子而言其形体如此脩長也趨與促同短也言其上長而下短末微也末僂者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卽蒿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射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

老萊子知

必仲尼而召告之射矜射持之行也容外飾也知思慮也言去汝矜持之行并去汝自飾之名思慮之智斯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葉可得進乎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

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

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

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驚傲然不恤之意。言汝爲一
抑轉語也。言汝之如此。抑其道宜窮邪。無乃智略有
所不及。和固宜也。竊窮也。敬得人之歡心也。施惠而
得人之歡心。以此自驚於世。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
庸人之所爲。則務人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
耳。中民庸人也。以名相汲引。以隱蔽。與其譽堯而非
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堯桀而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
特也。反皆此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
而且專爲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以
躊躇興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
成功。載自負也。汝柰何終身以天下事自負。故曰柰
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終見其矜持而費力耳。

神龜見善
於元君魚
不畏網而
畏鰓鰈此
皆爲小知
之喻惟去
小知而全
大知乃爲
自然之道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披髮闔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
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刺龜。與
窺同阿門曲側之門。宰路淵名。予龜自謂言清江之
神。使我使於河伯也。余且史記作豫。且再欲殺再欲
活。再三遲疑而不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七十二

鏹而無遺策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

七十二鑄言用之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故曰知有所困神有

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

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此下數句却泛言世情以寔之人有至知

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魚知畏之而網出于魚之所不覺而顧不知畏此魚之不知也上之龜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豈能敵之此之魚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明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師碩大師嬰兒不待求師而自能言者與能言者處大知自善自然之

理也不教能言

自然之喻也

無用之用

見至理無

可揀擇人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而謂其無

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

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掘爲深淵則不可行

矣即前謂足也踐恃其所不壞之意地雖大而無用也然容足之外亦不可棄言雖大而無用然去宏濶

之中自有至理故曰無用之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

陸西星白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

人之志趣各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曾次酒西一塵

唐荆川曰
名分莫嚴
於君臣易
世則變况
其他道理
豈可拘乎
只是借此
爲至人不
留行者引
起耳不置
行卽無住
着浮屠不

天掛雖未嘗遍迹於有方之而此心直
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遊乎哉
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
不能遊者根塵太重骨掛世網昌黎所謂
持破入省中顧婢子語刺刺不休雖與之
遊安得而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
遊乎哉
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
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大抵世緣
難斷私欲
易牽流遁之志決絕之行乃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
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真有流遁之志決絕
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不能者只爲於
世緣上看得不透遇富貴則貪富貴遇功名則戀功
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爲
君臣極其際遇而易世之後無以相賤也重等耳貴
已而賤人先已而後人何爲者哉以故至人之行不

三宿桑下
卽此意

留於此直將等爲浮雲視
爲儻來有天下而不與焉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且以稀世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

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

不彼

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古今逝波耳上
邇希希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是古而非今得乎至知之人達觀若此是以

遊於世而不僻於行順於人而不失乎已直將乾坤

世界劇爲戲場古今旦莫逝爲流浪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與彼所謂世教者雖不屑屑焉學之
然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何者
世出世法原無兩件有所揀擇去取則非遊於世而
不僻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卽是而觀莊生之所謂遊
者定非絕物忘世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

所以爲至
知厚德也

陸西星曰

六根六塵

必徹而淨

之然後伏

其本然之

其覺然六

根門頭頭

頭是障雖

下幾小徹

字寔則一

了百當一

處徹處二

皆徹矣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

知徹為德此段言壅之為害而虛之為用也徹通也

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

為真聰直明鼻口亦然則所嗅味為真顫真甘心知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珍珍則累害生物

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凡道不欲壅壅塞窒

不通珍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碍哽塞迷

而不止則累於形迹矣既累於形迹則衆欲交攻而

害生夫人之有知覺者恃有此受生之性而已息生

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殷

不當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胞有重閭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

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天埋之在

發見於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穿心竅也無降無

止也竇亦心竅也特人以物欲自蔽而自塞其實耳

胞有重閭以下乃言其虛也胞人身中膜重閭空

曠處也人身之內有此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身

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着常與太虛相

為游衍於室亦然室有空虛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

私各得其所無空虛則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前易

百德溢乎

石以下皆

能無容心

谷心之失

老莊人

生乎守官

事果乎衆宜

春雨日時

草木怒生

銚鑿於

德溢乎名

名溢乎暴

謀稽乎諛

賢諛音

知出乎爭

柴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則有天遊矣

是子始脩草木之列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所以學道之人

常須靜養不能靜養而求名於外名勝則實衰故德溢乎名溢過也而名之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志於暴白也此言并名亦失之矣謀稽乎識者謀亟而反遲也知出乎爭者彼此爭勝故人各用智柴即柴柵之柴官五官也人心本無柴柵五官各執守不化而滯於物故柴塞胸中而與物為梗事果平衆官者果決斷也事本無固必一一準諸衆情之所宜以為決斷則是胸中先設一毅的便與事順萬事而無心不相似此謀稽四者皆言以物勝其神也若夫心有天游者譬之春以時至而雨有雨有陽與久陰者不同草木自然得之以奮生怒生二字甚奇鉅鐫田器也當春雨時至人知修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鉅鐫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為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

此言勞佚不同謀聖人大抵無過仁義賢人君子則修飾其禮樂文章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而已

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云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戚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

凡人病只求

一真靜則真氣自復邪氣自退而向之虧者可以補而全之皆戚猶云翦滅翦滅男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康豫事若急遽一以安定鎮之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然此皆已見物累而後自悔乃

勞於用心之事非安佚自得之所也真安佚之人不待病而先居於靜不待老而先休於滅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

賢人夫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

問焉蓋道不同不相為謀也不特勞佚不相為謀也

聖人以治天下者賊天下神人則無此矣故亦

不問賢者以治一世者賊一世聖人則無此矣故亦

不問君子以治國者賊一國賢人則無此矣故亦不

問小人則營二役二求合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故亦

不問賊者聳動百姓令其改觀易聽之意

郭子玄曰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

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神人即聖人

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呂吉甫曰

官師之勸

其黨至於

毀死許由

之逃其徒

至於踰河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善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者半此段形容好名者之足以自累演門宋城門名

演門之人有親死而哀毀者宋君以善哀毀而

稱其孝爵之為官師其黨之人慕之

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過也

堯與許由天

爾迹之弊

至此

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

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踰河充以天下

讓許由由不受逃之而隱湯亦以天下讓務光務光

不受怒之而隱紀他慕由光帥弟子而躡伏意諸侯

亦有以國讓者而諸侯但弔其自苦耳後三

年申徒狄又因以投河人之好名一至此哉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上面說個好名既盡了此却以忘言

此舉荃蹄

二事為得

意忘言之

喻

6
COPY

鑄眉公陳先生評選老莊合雋卷之五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探立言既多恐後人徇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邪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覲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筆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况欲必信於後世乎魯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間乎爲親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

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曰虛而道日集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克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關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肝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者哉

魚忘荃

寓言十九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

言之如齒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十重言十七言

九者言此書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者借古人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

是也十七者言書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厄言日出酒

厄也入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和以天倪寓言十

厄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

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

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天理也以天倪

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與借通不出於已而出之於

人者謂之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昏則其

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

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於我則

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同者必應我是我重言十

異者則反我非我此皆他人有私之見也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父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

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

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所謂重言十七者正所以止其

老莊合集

出而不厭王聖賢皆耆父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

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口

老莊合集

同異是非
各當其分
言出於無
言亦猶不
言也其然
其可則物
情之去取
耳惡知其
為固然固
可邪是以
至於不言
則齊也

也期年期願之年也若使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
以期願之年而稱為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為先謂
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為
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陳久無用之人也

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

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

所謂厄言日出者皆是調和以天理

游衍自得之言使人聞之儘可以消歲月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此之謂以不言言之則總歸一理齊一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理本至齊

是非同異則紛然不齊吾復以言齊之以我所言之

齊齊彼所言之不齊皆成不齊焉若以不言待其自

論同異言而未嘗有言也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

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稗也以不

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

倪也

夫天下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我則何從而然之不然之惟

隨其然者而然之隨其不然者而不然之我又何從而可之不可之惟隨其可者而可之隨其不可者而

不可之此無他物各有理則固各有所是處也既各有

有所是則物物皆是何物而不然何物而不可苟非

以自然之言而調和眾口若與之同為是非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以物理論之萬物皆種類各以其形之不同而相代禪然天地之間總之同出乎造物往來始終若循環然其

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惟其同出於造物只此一氣故皆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有至齊是謂天均均同也謂天理之同也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本是伯玉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以之稱尊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誠悅心服

管言始是而卒非今是而又非言其心之虛也服知

而非弟張

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以謝去博學

平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

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孔子云者莊子舉

孔子之言也受才

曾參悲縣
不泊親即
是樹欲靜
而風不
子欲養而
親不逮之

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

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返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目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義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信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謹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盡忤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

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平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不

及其親見無所縣其罪平者縣繫累也謂魯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係累則哀樂不足以入其心其視一切外物舉無足輕重何知孰三釜何知孰三千鍾特如觀雀蚊虻之過乎前而已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之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順也於是非善惡無所途也三年而通通彼我也四年而物外形骸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如往而來也鬼入者即鬼神來舍也天成者即天然無所復為也不知

下一勸字

勸人灰心

滅意以還

造化人皆

以生為樂

以死為悲

惡為勸慰

要人解其

天殺墮其

言之不知其

天泰同証

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一年至九年只借為節次之語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物也無自也而果然乎。生有為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果然乎否也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所適然也所不

適不然也要其靜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此生
死之理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惡乎其所適
惡乎其所不適此之謂大妙然此大妙之理一本於
造化有不與知者故欲求之天則一星曆之數耳已
欲求之地則亦人迹之據耳已言以曆數及人據而
求之果可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
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
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茫茫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
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
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
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
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呂吉甫曰一說以生死而論有為無為言人生則
不能無為如富貴則有富貴之為貧賤則有貧賤
之為死則同歸於無為而已故曰生有為也死也
勸公公之為言同也下一勸字勸人灰心減意以
還造化人皆以生為樂以死為悲急為勸慰要人
解其天役墮其天袞同證寂滅以返吾真夫人皆

以其死也有自也而不知其生陽也無自也死也
有自謂自有形而返於無形始見其有倏見其無
故含情之類不能無悲而不知適其生陽之始寔
無所自如是則其始也亦返其無所自而已而果
然乎而汝也言汝果以為然乎以為然則惡乎其
所適惡乎其不適而生欣戚於其中邪如此說
勸字甚妙然亦未透愚謂生則有為有為未免於
私死則已矣以此無為之理勸人之公公者亦只
是返真無為之意自由也死也有自言有生方有
死則死由於生故曰有自生本無生一陽之動而
生動息則生息是其生也亦歸於始之無所
有而已故曰無自莊子之反論死生如此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
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
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罔甲也

罔兩與景
問答其二
形影之因
待皆明造
化不可致

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罔兩生於影者叟叟一作搜搜若隱若顯影外微陰率略意謂

其何為率然有此問也子之所有本自不知其所以然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蛻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蛻之生而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

况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

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在日與火

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無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張鳳翥云彼亦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之如此者夫彼之不能自主者尚為我之所待而况主張之造化者將獨不為彼之所待邪來與俱來往與俱往強陽與俱強陽此待乎彼而非我也強陽動也彼以強陽而動

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

間矣請問其故楊子楊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楊朱請問其故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

過何老子曰而唯唯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唯唯肝肝矜持不自在貌一說唯即目肝張目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誰與居者言其傲

視乎人將畏而避誰敢與同居者人太察則無徒之意即避席避竈皆是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意盛德

老子戒陽子勿自矜持及退而謙虛舍者與之爭席則形骸亦我皆化矣

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
自居也二句道德經語 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

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迎將迎送也家公族

邸之主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炊也避席避竈敬
之也未聞老子之言猶有矜持之意故人見而敬之
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人視爲常人矣此便是列子
見壺子歸爲妻執爨食豕食如人食之意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褚伯秀總論略曰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充舜許
由舍卷至於王子搜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心
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魯顏公子牟之
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操視富貴如浮雲者
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
能以王侯之尊就蟻穴之隱亦良難矣後世清

按讓王以
下四篇而
眉山蘇長
公以爲非
莊子所作

淨無爲之教既渺玄聖素王之業猶存懷道抱
德之士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至慕
無擇隨光之風抱石沉河而喪不貲之軀邪蓋
中行不可得而狷介孤鶩之節始聞是以貪甚
者求之無厭其心篡途讓甚者避之無所割志
自沉此亦慕名之過也其惟聖人乎中庸無弊
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充舜之事是也
伯夷叔齊棄孤竹而逃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
矯亢要名後世者爲君而讓其迹顯未爲
而避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亦惟其時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

褚伯秀曰
本篇載讓

王高節自
充舜許由

卷至於
王子搜重

道尊生不
以富貴累

老莊公集

心視天下
如敝徙者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繩也，而不

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幽憂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無以天下為者，言不欲為天子者，方可託之。

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

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

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

此段孟軻
答滕文公
力事大國
事祖此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捲音葆

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

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

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

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

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

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

成國於岐山之下。捲捲，目勞貌。葆，力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

引太王段
重在尊生
引王子搜
段重在以
以國傷生

而去之妻以百戴夫以背負其携其子而逃也。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夫大王寡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

君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君乎。君乎。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君者方可託以國。
故曰越人所
欲得爲君也。

子華子止
韓侯爭侵
地而以身
爲重於國
則昭侯不
審而自止
矣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召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敎寡

顏闔志不
在富貴故
辭魯之聘
有兄夫身
之爲重也
彼危身棄
生以殉物
何異以隨
侯之珠彈
于仰之雀
也

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奪取之也。銘僞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
可以有天下愛荷身者且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
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
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
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

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

以完身養生也。

苴布粗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上苴
糟粕也。其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

功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修身
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但抑揚太甚耳。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

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干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

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

哉。危身棄生以殉物。便是以外物累其身也。所以之

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
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

列子辭子
陽之粟以
子陽非真
相知也越
石父請絕
晏子其意
頗與此相
類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
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
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
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鄭國之相
嚴酷無道人也。其粟本不宜受。無事而吾之毀譽由人有事而彼之死生及我矣。列子真見於幾先哉。

屠羊說屠
辭昭王之
賞而願反
吾屠羊之
肆是不以
爵祿同心
者也。檀弓
載衛獻公
出奔反於
衛及郊將
班邑於從
者而後入
柳莊曰如
皆守社稷
則孰執蠹
勒而從如
皆從則孰
守社稷但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
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
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
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
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
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
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

取兩君相
較則昭王
更賢於獻
公矣

原憲曾參
顏回三人
皆有自得
之趣故能
不以貧窶
動心

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一本作三珪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原憲居畧。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禍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

原憲是有
守之士曾
參亦恬恭
之儒顏子
則屢空近
道合三人
論之顏子
尚有負
郭之田若

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茨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

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簾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揭以爲塞。弦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絁澣青赤色表裳者以白色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爲冠也。縱履曳其屨也。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希世而行言其以所行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而爲人教人曾

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原憲貧矣
曾子更貧
之矣此養
曾者每食
必有酒肉
故能以孝
聞也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絕纓。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綖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祖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腫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也。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屨之後已破也。曳綖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溺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無待於外也。審者信也。在我者直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作，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丘之真得者，言得友也。

見公子牟
言亦是翻
翻濁世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

雖知之未能勝也。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也。雖知之未能自勝。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者。理未能勝欲也。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

未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此念不必強為抑遏也。故曰不能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若於自制是二。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

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孔子不窮
於道政與
原憲段今
憲貧也非
病也意思
相類

以道觀窮
通一句的
是千古特
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藜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

陵輒之也。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栢之茂，卽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栢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故曰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

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

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其

伯得乎首丘。削然，瀟灑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之也。謂其伯未必爲共和，大抵皆寓言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

其道也。許由共皆託子貢之言。

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隴上曰畎。

隴下曰畎。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爲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汗我，遂投淵而死。

亦只寓言辱行。猶曰穢德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

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

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

比人無擇不受舜禪。卞隨瞀光受湯禪，其清風高節，可以激厲萬世。

強力惡垢
四字是開
後人割烹
議論

之以讓卞隨。卞隨解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敢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上。兄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廬水。強力有作垢耐世俗汗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瞽瞍為仁者也。卞隨瞽瞍皆古之隱者，但

造語甚正大

其自沈一節亦寓言而已

太史公伯夷傳載歌辭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以暴其暴兮，不知其非兮。神農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兮。吁嗟徂兮，命之衰兮。正與此段神農至推亂易義句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

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
不如此也時祭祀以時也不祈害者祀而不求福也
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
為政與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
今周見殷之亂
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
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恭也
為
政者急急修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
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
也以亂易暴言
與紂同惡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金乎周以金吾身
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
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

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其金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奎辱吾身也不
賴者不取以為資也戾行亢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為
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
不至為此高亢之舉准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
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
為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此篇着盜跖行惡雖至聖有不能化末論興名
就利之徒有感慨末俗之意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
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

此牽父兄
之詔不先
以責柳季
詞亦正大

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弗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漏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

知弟莫若
兄柳季之

此好事者
造為毀聖
之言未必
盜跖有此
語

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廼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謂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謂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子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太極重疾走

盜跖兩云
丘來前何
僂侮之甚
也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屣幕下。謂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嗔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僂戶者，挾人戶樞而取物也。人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漏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爲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柳下季得相親也。望屣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屨也。此再通謂之辭。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此是戰國
策士口
往而仲尼
之言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其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

恐盜跖無此見解

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乎。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

以湯武放弑爲亂臣亦是。的當之論

造語甚奇

盜跖猶知有子路

子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其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危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

非盜跖不能有此語

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圖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擒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羊公竹之

余真之說恐盜跖未必能知之

足論哉

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謂

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聾也孰論之詳論之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磔犬流豕也言其身之分裂烹糜如犬豕也操瓢而乞者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着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假假即汲汲也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

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

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

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

季曰跖得無途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執轡三失

比之如虎知不可以大聖化矣

言響屢落也。驚貌。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篇中既刺訊列聖。又戲劇孔子。而偏及于賢士夷齊。忠臣比干。諸人跖之為跖。如此難鳴。寧寧更不知世間復有性善矣。

子張蓋因干祿而借其名。滿苟得則以苟欲為自然之道。終而折衷乎無約。謂無約而來而聽其自然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此因上盜跖餘意。撰出滿苟得與無約奇名言。世人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真情相忘。為愈先設為子張之問。蓋不為行者。言何不修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為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非行義。不可此正學于祿意也。滿苟得曰。無耻者。

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入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

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

之為行。抱其天乎。多信者顯。言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

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

所欲。以為苟得。自滿之計。猶為子張曰。昔者桀紂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昨

色。何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

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

此言小人亦有賤惡之心。宰相不無貴士之念。勢為天子。數語讀之。令人警醒。

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即前祛襍篇之論言行之情，勃戰於胸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為義之徒，失其時者為篡夫，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為詐偽而失天真也。滿苟得曰：堯殺長子

貶駁中肯
今堯舜諸
聖幾無以
自解

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五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為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為利而已，不假詐偽之名也。為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訟質成也。以下無約，因滿苟得質成而答。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棄其所為

取前括適
與前士之
為行抱其
天句相應

者捨其所當為而不為謂不能存生保性徇其所不為者謂為利為名乃其所不當為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為小人。反徇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為君子。亦不為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從天理只是自率其性而已而汝也。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之極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南西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皆也。皆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你。謂本直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

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

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

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

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

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比于子胥以下總言立節

信廉義之言為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為忠信

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遭其殃害也

褚伯秀曰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

小人殉財至章未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殉一篇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是非之辯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及趨於富

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

無足與知和問答一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

則從與名就利上起

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

見一則從全真葆性之起見所以議論大

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

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

北又因上滿苟得餘意撰出無足與知和奇名

無足無止足也知和知義者利之和也無足只就與

名就利安體樂意上起見故問知和之無意富貴豈

其智不足邪意者欲亦知此而力行有不及邪

抑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知和

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

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

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

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知和言此等富

貴之人自以為與我同生此世同處此鄉者皆不我若則我必絕俗過高之士矣不知自吾觀之其胸中全無所至全失其性命之正不過俯仰趨時舍覽古今盈詘之勢是非向背之情隨俗治化與世浮沉棄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而為其所為之名利而已古今久近也察其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以為乘時逐取之計是也是非者向背也向其所是背其所非或人棄而我取或人取而我予皆以分別而巧取也以是論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何其失之遠耶

此段只把富上來說

慘怛之疾恬愉之

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

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

此段只地
富上來說

患也。

夫富貴之人既失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知

爲其所爲之名利不知所以爲之天理也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况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

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

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

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

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無足又釋言貴而專言富窮美者可

以盡求其所好也先勢者可以盡惟勢之事也雖至人聖人亦有不

及者言其力量過人可恣惟而自用

不冠故用
求有餘故
致辭四言
最是持身
涉世之道

也俠脅也秉持也因乘也其力可以脅人而奪其機其智可以持人而襲其謀其巧可以乘人而掩取其德此三者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非享國而嚴若君父言雖未嘗享有國家而尊嚴儼若君父所謂素封是也欲富惡貧避貧就富不待教而能故曰不待師言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皆以我爲非而我

安能辭避此設爲貪者之言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

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

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

名譽也

知和遂告以智者之所為動則以百姓自處言以百姓之日用飲食者自安無求多於常

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無所爭彼誠知為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不求也使其在我者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為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為廉此廉貪二者之實非以為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鑒之雖使為天子有天下直外物耳亦不可以儻寄之物而驕人戲人也故計其遠度而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不受非以要求名譽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笑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名而害性也善卷許由可以得

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八下事而害身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上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去之也乃不自名而天下之名自歸之非求以興名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無足曰必持其名苦澁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

物莫不然而財甚者也

無足又因名譽二字疑其為名而姑合利必持其名者言

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其去美味也約養儉自奉也以持生言以此三者自保其生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此箇識見始終俗化其於安體樂意何從擺脫故知和復準諸物理以曉無足言凡物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而財其甚四句最是格言

今富人耳營鐘鼓莞簞之聲口喫於芻豢醪醴之味

脩舉富人終身在財

利之中種
種憂愁畧
無出頭處
亦可悲也

以感其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倏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合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合滿心戚醺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兼塞滿其口也感其意者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平也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倏或曳於下而為溺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山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聞而自及溺於驚恐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飽悅澤則馮滿有驕張之意

總見名利
之無益祇
足以成其
惑

楊用修云倏溺於馮氣寢安鴿毒聲色所迷無水而自沉故曰溺營營然如馮河往涉陷身九淵故曰馮自妙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而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為誇而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惟惟戚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滿心戚醺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刻請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劫盜故為樓疏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取獨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及其患至數語舊句讀非訓亦未當今斷以患至求盡句性竭財單句言及其禍患既成求謀具

盡以生則生已竭以財則已殫欲其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未盡卽史記智盡能索之意性者生也單與殫通無故卽無事去富返貧則復于無事矣今既至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殫利之徒繚意絕體自纏縛其身心以爭此賈禍之物不亦惑之甚乎繚意繚擊其心意如纏鎖柴柵然絕體殘絕其支體若斲刃挫枯然極言富貴利達之爲身患也子張一念干祿隨此惡趣名利之爲鎗行如此前後三段辭意層層至破世人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雜篇說劍第三十

趙王喜劍如徒舍劍爲說卽曰舌葉喋無益不若因劍說劍廣大其心消奪其欲所謂婉而諷之雖昏必悟悟者也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太子悝患國之衰而欲止王之喜劍亦賢太子也

朱道子曰莊子叙已所以辭金之故痛快劉切讀之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陽周于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逾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如歌采家
梨妙不可
言

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喜劍者喜劍闢之戲也。夾門權門也。言以劍術之奉猶言犒從也。蓬頭突鬢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纓繞於項下。曼胡粗纓無文理也。短後不禮也。語難者欲闢之。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

四言却省
用劍情態

莊生所舉
天子劍一

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一訓作治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

段列國形勢海內地高志盡此矣

爲鋒。齊岱爲鐔。晉魏爲春。周宋爲鐔。音尋。韓魏爲夾。音缺。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示以虛紀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鷙鳥將擊。必匿之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斷也。敦劍以劍相擊也。御杖用杖也。鋒劍首鐔刃也。鐔劍口缺。劍把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决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

說出諸侯之劍其氣象便與天子不同。上以地勢論此以用才言也。

爲鋒。以清廉士爲鐔。以賢良士爲春。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方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肺肝。此庶人之劍。無異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

末段說庶人之劍。

無裨於國
家事以止
王之不當
好處

酈臣竊為大王薄之

芒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

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

王三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酈事已畢奏矣於是

文王不出宮三月酈士皆服斃其處也

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三

環者行環所食之地三匝謂環視之以致敬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酈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方孟旋曰
此叙孔子
漁父問答
中間亦有
好處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願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

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

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

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

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有道也子貢

漁父豈不知孔氏者但見其弦歌鼓琴處不成處轍環馳騁出不成出不若已之鼓掉自娛也想是荷簣沮溺者流耳

李仲達曰
請教之言
何等謙卑
不虛不足
為聖人今
世學者稍
有寸得便
謂人莫已
若何有於
引船之輩
哉其視聖
人懸矣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挈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言，以卒相丘也。」緇帷林名榆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揀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且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辭道遠也。絮船篙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丘。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

鄒臣虎云
分解庶人
大夫諸侯
有司之憂
患處極其
詳悉是深
於當世事

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矣。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聖人人同得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餘陳世人之所宜知也。四者自正，各供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也。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乃不相陵奪也。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

者非蠢然
一漁翁也

此處方引

到孔氏身

上去所謂

千里來龍

到底一穴

首

魏冲雪云

說出八疵

四患為人

生之通病

亦是隱刺

孔氏之意

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

傷廢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人民。禮樂不節。財

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

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微賦不屬不

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且人有八疵

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

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

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

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煩一儉

挾其所欲。謂之險。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已事而

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

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

段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已矣慝姦也以顏色投人之

好曰頰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兩容揣此八

人意之所欲而借引援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

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

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

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八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

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很戾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爲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圖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謫者何也。客愀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

譬喻明切

處靜息迹
慎身守真
此是道家
修煉第一
法門。弟未
知孔氏之
用心耳。

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人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

乎。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謫魯衛宋陳蔡四

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辯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爲此皆爲人而非爲已。所以不免於四謫。若修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爲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

貴真一段
見人用情
皆荷真處
不假勉強
不煩造設
所以神與
神相契
莊景說口
忠貞以功
為主數句
即孔氏所
言亦不過
此真惟聖
知聖哉

真客口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貞忠。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問舍受業
得以幸學
真是虛心
求教者與
假館而後
受業不同

故聖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其問其禮與易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為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精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好為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慎祿祿猶云碌碌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常慊然也湛
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者。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

由見夫子獨致敬於漁父故從有車問之甚怪之之詞

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至緣蒔間顏淵還車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比之服役言此

朱道子曰此段先責由之不知尊賢而說個道字出來見漁父是有道的人奈何不致其敬

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緣蒔間以梳櫛舟沿岸而去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之也途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言漁父若非

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尊敬之下人不情不得其
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
故長傷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
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
敬之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篇
總見得道
者須忘形
任化不必
過用技巧
如朱評漫
曹之用之
術况貪利
者必遭憂
患故以莊
子辭聘結

褚伯秀總論曰首以列子五餐先饋戒其出異
惑人未幾而戶外屢滿不能使人無保也又以
緩翟交爭憤死化為秋栢通自然而之形戮造
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
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學屠龍者無所用巧用巧
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其詘痔者得車愈多不
多不足以旌其奇詘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
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恬動過之刑心
當知謹只九微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
八極三必之不常一殊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

此段列子
驚五餐先
饋戒其出
異惑人未
幾戶外屢
滿不能使
人無保也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
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成光謀音牒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
整其所患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餐與漿同責
餐者之家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其人敬
已半受值而半作餽也內誠不解則誠積於中而未
化解化也形謀成光則形容舉動煥有光儀謀動也
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有迹之學鎮服也外鎮
服也外鎮人心言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也言我未能

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倘能因其
有刑反寃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
舍犧牛而為孤犢亦在人駕信而力行之篇未
結以莊子之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

陸西星曰
移其貴老
之心以敬
我鑿其爲
利之心以
享賓則鑿
爲鑿碎之
說似不如
林解深至

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貴者老者
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
已在貴老之上也。鑿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夫
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
贅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
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多餘
言以飲食之故。求刀錐之利。其志不過在於贏餘。其
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見我如此。况爲君者身
勞於國。而智勞於事。倦勤若此。使其見我。必將委任
以事責効。以功一不副。其求將若之。何此所謂鑿
其所患也。吾伯昏瞀人曰。舍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比面

而立。敦杖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
子。賓音列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來矣。魯不
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
瞀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
曰。汝止矣。謂不必出遊矣。人將歸而守汝。而爲師矣。
處已止也。保守也。戶外屨滿。從者衆也。敦杖蹙之乎。
願立其杖而撐柱於願也。敦豎立也。賓者主賓客
者也。提屨蹠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
迎瞀人。故不及穿屨也。既乎門。暨至也。發藥者。言開
發而藥石之也。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
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卽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
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
之所爲至此。何所用也。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

司法勁挺
萬夫莫當
焦倚園保
附也歸者
衆而守其
門也焉用
語寓不足
之意
以虛字一
字作結局

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出異表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本然之性。其身尤無益也。本才一作性。無謂即無益也。焦云。非道德之謂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孰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着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何。

褚伯秀曰
此段說緩
翟交爭緩
以憤死化
為秋栢遁
自然而之
刑戮造物
者報其人
之天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文。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呻吟歌詠也。祇適也。及人之廣也。不為儒食而澤及宗族也。緩既為儒而收儒之利。以其餘資使弟從墨者而學之。儒墨相與辯。兄弟二人各以其學相雄長也。墨子名翟。助翟即助成其為墨翟之學。郭註誤以翟為緩弟名。後人因之。訛甚。父愛其弟而助之。十年緩感激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為墨者。誰乎。我之餘澤也。我與弟亦有恩矣。我既以弟故死。父益視我之塚。于我之冢上。垂垂乎秋栢已成。寢矣。秋與秋同。即墓木拱之說。言其死之久也。良音浪。冢也。夫造物者之報閻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其冢也。

人也不報其人。而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并飲者相棒也。莊子遂從而斷之曰子之然我曷亦揆之造物乎造物即天也天之報人也不報於人之力而報於人之天使彼爲使彼爲墨人之力也彼得爲墨人之天也天謂彼世分中帶得有此熏習之性是彼天者使彼爲墨既已彰其報矣夫緩也貪天之功以爲己能曰吾之處弟有以異於他人將無賤視其親以成我者與生我等邪彼故使彼上彼字指造物下彼字指其弟夫人即指緩也齊人猶衆人也棒相爭扭也井泉出諸自然造物不自斬衆人飲於自然之水乃因水相爭何示人之不廣也

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今世人不知有天而以我相市私恩者皆緩之

類也。夫至人無恩上德不德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况得道者乎。不務道德而務報施貪天功以爲己力。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遁天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人而不天。知而不言者。人爲也。知道易。勿言難者。金言則涉於有心。非默而成之矣。故知而不言。與天爲之徒也。知而言之。則未離於人爲。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之即也。

朱泮漫泮音平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

成而無所用其巧。單彈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

褚伯秀曰。知道不言。知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机淺矣。惟聖人能安於天也。屠龍喻技。無所用有。微學巧者之意。

論事不可必

此言小夫之智徒自獎其精神至人則不然

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郭子玄云事在於適無貴遠功是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

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天下之兵起於爭人心

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爲可必故

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

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以知力

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身故曰兵恃之則亡焦

弱侯云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

庚桑子曰懷惠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

道物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

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敵其精神以此爲智而

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

太一形虛若是者迷

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形虛卽無形也其所見若

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

彼至人者歸精神

乎無始而耳順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

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惟至人則

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爲之地其美也順睡也

以美睡喻安處也此其應物如水之流人皆見其有

形而不知其寔出於無形及其發泄而去人又不知

其歸於太清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

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大

安也卽無爲自然之理也悲哉乎嘆其見小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宋道子曰此段說曹商抵痔得車愈多見車雖多無

補於舐痔
之陋有鍼
砭當時之
病意

織屨。稿項黃馘。音國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
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
癰潰座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
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困窘
貧匱而自織屨。稿項頸瘦而無肉。黃馘髮黃而被耳
言其老也。座亦癰類。癰座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
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
之言其污辱不足貴也。

此述顏闔
毀孔下見
呂賴仲尼
為楨幹不
宜離是學
為不若休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
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
首。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之當悟過
動之刑心
自謹省耳

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
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
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貞幹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

天布字奇

之危也。畫采色物既加以采色。而又羽飾之言其文
飾之甚也。華辭華言之言以支為言。謂其所主之意
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上也。不知不信者
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着乎此也。宰乎
神者其神色以此為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者言不
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顏闔自謂也。言謂
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與汝願養也。言汝若以彼
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
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寔而學詐偽。非
所以視民也。此正是誤處。若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
休已也。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施
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

王制云出
卿不與士
齒

施政教則
非天經矣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事一作士神者弗齒為

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作土宵人之離外

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

刑者唯真人能之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

為齒列而其胸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

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人身之舉動過失也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化之譴也外刑一句形

下句也離麗也難治以下大抵言離實學偽之人施於人而不忘人而不天道所不齒不足以上民皆侮

聖之意

此言人情
多變故設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多

為九徵人
觀之法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

不肖有順懷而達順一作慎有堅而縵有緩而紆厚貌

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愿而情實求益利者有胸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

有能者不肖不相似也有柔順懷惡而反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古詩昔為鍊剛化作繞指

柔是也有若寬緩而實福急者紆惡也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

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卒音倅而觀其知惡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

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

朱道子曰
設九者以
觀人即是以
視以觀由
察安一段
分折言之
不肖人得
與人焉獲
句相類

至不肖人得矣

其就義若渴者去義若熱者言其易就易去也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

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
對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
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知期約之急易至於失
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
以財而觀其仁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
節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儀則色能惑人故以維
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
與不肖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為孔子之言
為觀人者
立法云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敢不軌

正考父孔子十世祖偃背曲也僂腰曲也俯
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牆而
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為軌法

如而夫者一命而曰

方希詠曰

正考父之

恭非若凡

夫之慢賢

不肖相越

豈不遠哉

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而夫

丈夫也曰鉅驕矜貌車上僂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
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
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
此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孰協者言彼與
唐堯許由孰能合而觀之也子玄云而夫凡
夫也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平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

矣德為德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為
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
中而又有思前弄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以此

字病恨全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干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
在過人上有渾然者則無線可

以成道矣故曰敗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

吡匹

反者

是以謙而
受益者此

中德為首何謂中德

論其理耳
非謂人者
皆劣而今
之所謂達
者皆此三
等人也

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鬣長大壯麗勇敢人者
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俠音困畏不若人。三
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
者。倪達於知者。岱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齒德有
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日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
害故曰中德爲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此謂也
以我之能而謂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此便
是德有心而心有曉之人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終
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貌美
則媚妍有髯則瀟灑身長而腰闊大則魁偉氣不委
靡曰壯口有微言曰麗有力強悍曰勇有决斷曰敢
此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順
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然快隨倒隨起之意困畏
有所困阨而憂畏也此三者此之他人皆不如人而

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
矯亢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府藏也知
慧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慧用於外而求達也勇動
一府也特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
多憂責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倪然自高達知
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解之達命一府
也在天者爲大在己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
自然也達在己者則唯時所遭皆是命遭者猶有得
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
故隨者又達命之上乘也

驪龍領珠
之喻見食
名逐利者
必遭其患
也即十乘
奚以自多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
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史記寫莊
子太廟犧
牛之喻一
段亦可想
其生平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必為鑿粉夫。驕悍者驕粉而有孺子之色猶今云乳臭也。綿織也。蕭蘆草也。恃此而食以此為貨也。取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之刑戮奚微之有。鑿粉殘食無遺。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

得乎。與前龜曳尾泥中同。旨郭子云。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體聞生而顧蹙。此生死之情異而各自

也。

莊子郊厚
堊一段真
是達生之
言。門人慮
鳥鳶之食
不免著世
眼之觀正
未結明不
勝神亦知
莊子之難
入入天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堊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堊具豈不

備哉。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

曰。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

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

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天下大患為吾有身

故達人以生為隙駒。為幻夢。為泡影。為石火。為電光。以死為南面王。樂為天地棺槨。為日月連璧。為星辰珠璣。為萬物齋送。犧豕。龜孰得孰失。螻蟻鳥鳶何彼何此。又何攷。褒之不解。而軀殼之為累哉。此意益

議當世貪生惡死厚莖之人守鳥鳶而與螻蟻一偏之見者言雖過蓋非達理者未易及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不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唯爲之使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爲之若或使然則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爲必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爲每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林希逸總論曰莊子於末篇序言古今之學問皆矯激一偏之言孟子之篇未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個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叙之內則莊子之心亦未嘗不知聖門爲何

此說道行
總歸於一
分明是二
個總腦

此言神明
聖王皆原
於一與堯
舜精一仲
尼一貫之
說自是不
同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者天下之治道術者人人皆自以爲是人人皆以爲不可加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果何在平大約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但不得其全耳言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之道何自可見聖有所生王有所成言聖王生成之功暨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

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

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以

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以無爲爲體也兆於變化以有爲用也以仁爲恩以義爲

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謂之聖人。以上

所謂有內聖之德者。仁義禮樂皆失道而下。賢人之事。以之治世而薰然納天下於慈仁之中。故謂之君子。自天入至君子。古之道術括於是矣。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參一作操。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

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法則有區。故曰以法為分。名則有標。

準故曰以名為表。參此可以合彼。故曰以操為驗。援古以斷今。故曰以稽為決。參稽之數則一二三四纖悉歷歷明備也。相齒者百官大小上下有序也。以為常者庶事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為主者蕃息蓄藏教民農桑使之蕃育生息而有蓄積蓋藏也。老弱孤寡為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凡此列官分職。

為政為教皆是養民之理。此為配神明醇天地育萬外王之業也。古之人其備乎。

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木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

大小精粗。其運乎無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

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

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於天下。而設

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言古之聖人天德王道兼該備

舉可配神明。可和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意。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闢。用無不可也。運即道也。言大小精粗。道無不在也。其明在曆數。相授受。

林希逸曰
鄒魯之學
鋪叙於摠
叙之內則
莊子之心
未嘗不以
聖門為正
也

卸臣虎曰
摠說一察
自好者多
有誤於後
學皆由聖
賢不明道
德不一所
致

者皆有舊法可稽是為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
多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先王經世之迹則鄒魯之
士縉紳先生平居講論尚多能明之此指聖門而言
分明是說孔子六經其數散於天下言卸魯得其全
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為百家亦時
時其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卸魯之學而已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
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大亂是說春秋以後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
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為百家也天下多得一
察焉以自好謂天下之人類只得其一端便察察自
好而以小見誇於世也語意自貫郭註非耳目鼻
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口不
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

教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
周徧聖人之道故為一徧一曲之士而已判天地之
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情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
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
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天下之美因是而分判不
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
不合故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
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矣道之在內者也
容道之在外者也寡少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
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為方術百家之
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
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道術之

此段提墨
從禽滑釐
之學

在天下自此分裂矣故曰道術
將為天下裂此一句結極有力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世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惡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
節用以下皆流而方術之學者此段論墨翟禽滑釐
萬物之學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
墨自拘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
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儉世之惡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
滑釐獨喜聞其說惟其喜之遂至於為之羅云為之
大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太循所以
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此
說甚明非徒節用墨子書篇名

生不歌死無服墨

傳不異正
是尚同處

未敗言其
未流之敗
壞處未字
恐非

子汜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傳不異不
與先生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
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
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
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
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
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言墨子既作為非樂
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斂之
服近於裸葬以此為節用汜愛兼利於人故以爭聞

爲非以不怒爲道推廣其說以爲傳主於尚同故曰
傳不異然雖尚同却又不同於先王而欲毀古之禮
樂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必毀
樂古昔以來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必
欲毀禮至一意節齋以三寸之指爲式而不用擲以
此教人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
道也不愛已者言自苦而非所以自愛也未敗者言
墨子之道要終必敗而不可行也郭註併焦本俱作
未敗崔云未壞其道人生不能無歌而墨子以歌爲
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子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
樂爲非其道全不近
人情故曰其果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
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其生也勤若其死也薄堯
敵盡也太敵言其太朴以

魏仲雲云
引墨子言
禹治水之
勞非徒自
苦爲天下
耳見不非
是不足爲
墨兼愛尙
同之意祖
此

至於人道漸盡徒使人憂悲而彼之所行他人寔難
行也吾恐其既不合聖人之道又不順天下之心天
下必不堪卽墨子一人獨能堪恐如天下不
能何既離於人心則去王天下之道亦遠矣
墨子稱
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
天下之川腴無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
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
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
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
墨子之說以禹爲口實
而不知其不然也各川
天地間自有之大川支川禹疏鑿而不爲之者橐耜
土具耜耜土具九者鳩也鳩其功而難治天下之川

墨氏之後
又有別墨

墨子為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況他人乎政相里與屐同躋與僑同水曰屐草曰僑服用之也

先加貶抑
用雖然一
轉又為墨
子回互筆
法轉摺
變妙絕

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齟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腴脰無毛相進而已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相里姓勤名學墨而為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齒鄧

陵子三大名也此三人者居南方亦讀墨書者而其謫怪尤倍於墨子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齟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齟偶不忤之辭相為問荅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為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言其臣子又傳之弟子以為之後也即衣鉢相傳之意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也相尚為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禍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者矣才士者豪傑之士也

此段言宋
鉅尹文之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攷於衆願天下之

學以寬容
在宥為尚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收於眾。不拂人情也。以人得其生。為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為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學也。華山冠名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為別寬閒。而自安為宥。始本也。接萬物。此以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跡。限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而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說音稅 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

為人自為
而下該為
弟子之說
議論尤自
奇絕

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行者心之用也。以和聊之意。合人之飲。以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為教主。謂民好鬪也。為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民好戰也。為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皆不聽。而猶強聒不舍也。上下見厭而強自見。必當時有此諺。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雖然一轉言其為人之意太多。其所為太自苦。其為說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言其師弟子皆忍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為久活之道哉。但以矯大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

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
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
而止。其說又曰。不爲苛察。苛察則非別有矣。言不當有爾我之辨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皆自爲而
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
其可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大意
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之汨寡淺滅
削情欲也。言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
意僅如是而已。

此段論彭
蒙由駢慎
到之學

公而不僿。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不僿言無私也。公正大也。易坦夷也。決然無主
決去私意而無所偏主也。趣物而不兩與物同

趣而不立人我兩見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

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

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彭蒙田駢慎到皆齊隱士。其說以爲

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一則皆齊同。故其學之自務。惟以齊萬物而已。其說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

載而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能包羅天地而無所分辯。此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然萬物者

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乎。言各有一偏也。吾人但隨其行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就

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備。以此爲教。則不能盡其物。惟與之同歸於道。則無餘論。故曰。道則無

方孟旋云
此段筆力
矯健舌端
奇警非索
解人不得

遺者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溥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魏與魏通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以慎到之學棄知去已而緣於不得已。以用天下之物。冷然清其濁汰。然其其優無所選擇。以爲道理。當如是而已。其說又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蓋知識之開混。沌之鑿一鑿則傷而混沌死。卽此意也。薄迫鄰也。譏骸無知。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

無知之物
若水石土
塊之類故
毀譽不入
其胸而又
安用賢聖
之名

任事也。彼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於尚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推指輓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畧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不師知慮。無思慮也。不知前後。無思算也。魏然者。兀然不動貌。惟而後行。曳而後往。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

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戢然惡可而言

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魴斷魴音軌其所謂道非道

而所言之騷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

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之

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故終身而無

譽惟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其說曰人

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

以不失於道慎到之道至欲人如土塊故豪傑笑之

以為非生行而有死理也適得怪焉者言徒以此見

訝於世也田駢即慎到之道故亦然田駢又學於彭

蒙者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

州奮辭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為

主哉然風聲也謂其謂言如飄風之戢然無所容心

雖言而何所答言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世人相

扼轉有力

此叙關尹老聃之學有推尊老氏之意

反不能合聚倫類而觀故為一偏之說不免於求無
圭角而已魴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
者非道也故不免於聖人之非笑矣曰彭蒙田駢慎
到不知道雖然莊子轉一語斷之曰皆有聞於斯道
者亦取節意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建之以常無有王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為寔此段論關尹老聃之學本道也物事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藏富天

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以無極

為宗以太極為王建亦主也濡弱謙下即吾柔長存
之意為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
則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實實理

先言闕尹之學

也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

其應若響芳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在已無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隨物之形見也水之動鏡之靜

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芳乎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又若無物也寂乎若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同於

物者為和以無所得者為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老聃

是道德經中觀成語

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

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故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

高而不為高也谿谷在下而能容物為谿為谷各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

數語奇類

非常亦是

涉世處人

之要訣

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辱也不以寔為虛以虛為寔故曰人皆取寔已獨取虛惟其虛以為寔故雖無藏而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

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溪為根以

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

人可謂至極闕尹老聃平古之博太真人哉再言歸然而有

餘者狀其真有餘也徐緩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為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為福而我獨以無禍為福曲全者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溪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以簡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為量則人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太

真入者禽
之之辭

此是莊周
自叙已之
學接於老
聃

此段足盡
莊子一生

芴冥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金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悠謬之說荒唐
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
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
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
物

此段莊子自叙已之學卽接老子而言知其有自
來芴冥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不以一爲一也死
與生與不知死生也天地金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
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

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
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
也時縱恣而不悅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儻卽
黨也不以觴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觴奇也以天
下之人愚而泥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
而語誠實之事也曼衍窮也爲重者言借重於古先
欲人以爲真實也爲廣者寄寓爲言廣大不拘也與
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爲友也不傲倪萬物者
不以此散睨於世俗也莊子之意

正傲倪於斯世却自爲反說也

不譴是非以與世
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舛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
詭可觀彼其克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
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脫芒乎昧乎未之盡者不

是非者無是無非與世俗居處也環帶高壯也連休
和同渾融之意也無傷無訛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
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詎詭滑稽詭譎也可觀可玩味
而得其理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彼其充實
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雖欲
不言而不容已於言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
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辟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遂
者可以上達天理也言雖皆無為自然而用之於世
則應於教化解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
不竭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脫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
脫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言之深遠也未之盡者
非言語所得盡也至是則有不言之言言之不言歸
之太一而已矣

林希逸已前二版倉三個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
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逐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
用於世者是其文字轉換處

林希逸云
莊生篇末
而以惠結
未難以其
不預聞道
列亦以辨
者之言固
皆以無爲
有而其語
亦自奇特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
不可積也其太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方
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
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墨翟宋尹彭田嶼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
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預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
末言之多方者道已流於方術而惠施又多一則難
甚矣其書雖多其學未正其言亦當故以舛駁不中
訊之麻物之意言歷歷考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
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但謂之大一小一便
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
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
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

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與澤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故曰山與澤平睨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為小同異者之種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相與樂之。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蓋天傾西北而海居南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

此段大是
不經因莊
子與惠施
友善故併
及之即孔
子不棄故
人原壤之
意

不可解而其為環者必各自為圓不可以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為大小雖謂之一體可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

卵有毛 卵有毛者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

雞三足 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為三矣

郢有天 則有卵有毛矣

犬可以為羊 犬可以為羊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矣

馬有卵 馬有卵者胎生初謂犬為羊則今人亦以為羊矣

丁子有尾 物之初謂胎為卵則今人亦以為卵矣

火不熱 丁子蝦蟆也蛙也雖無尾而其始也實蝌蚪化成蝌蚪既成尾則謂丁子為有尾亦可

水寒火熱亦入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

鼠能出人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火非熱矣

口空谷傳聲人呼而輪不蹶地行於地則為輪終着

不蹶地能應非山有口乎

目不見目能視物而指不至手能指物而

不絕故目不見指不至而手目之伎倆容有窮絕之

龜長於蛇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

亦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

謂之規則不鑿不圖枘枘雖在鑿之中而枘之旋轉

可又謂之圓鑿不圖枘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圖亦可

言圖之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

止之時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

謂影之動矣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

不住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

止之時

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

謂影之動矣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

不住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老莊

寓

陳眉公評注

全

Orien
China

无

莊

寓

全

BL 1900
.L35C543
1620z
vol.1-6

V